



# 桥隆飙

上集



# 桥 隆 飙

(上)

原著：曲 波  
改编：韩秀岚  
季源业  
绘画：季津业  
封面：季源业  
扫描：自治州  
制作：



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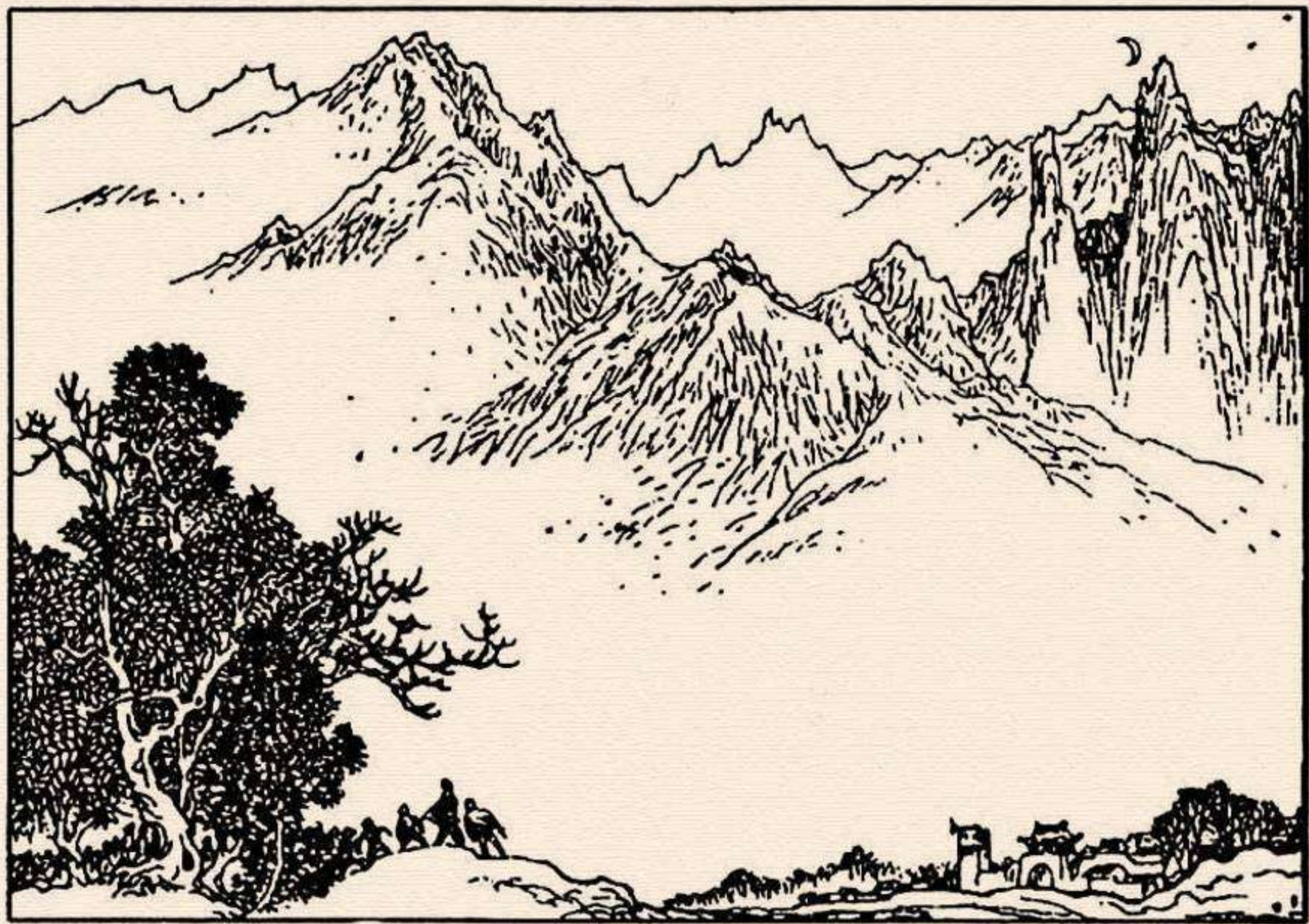




## 内 容 介 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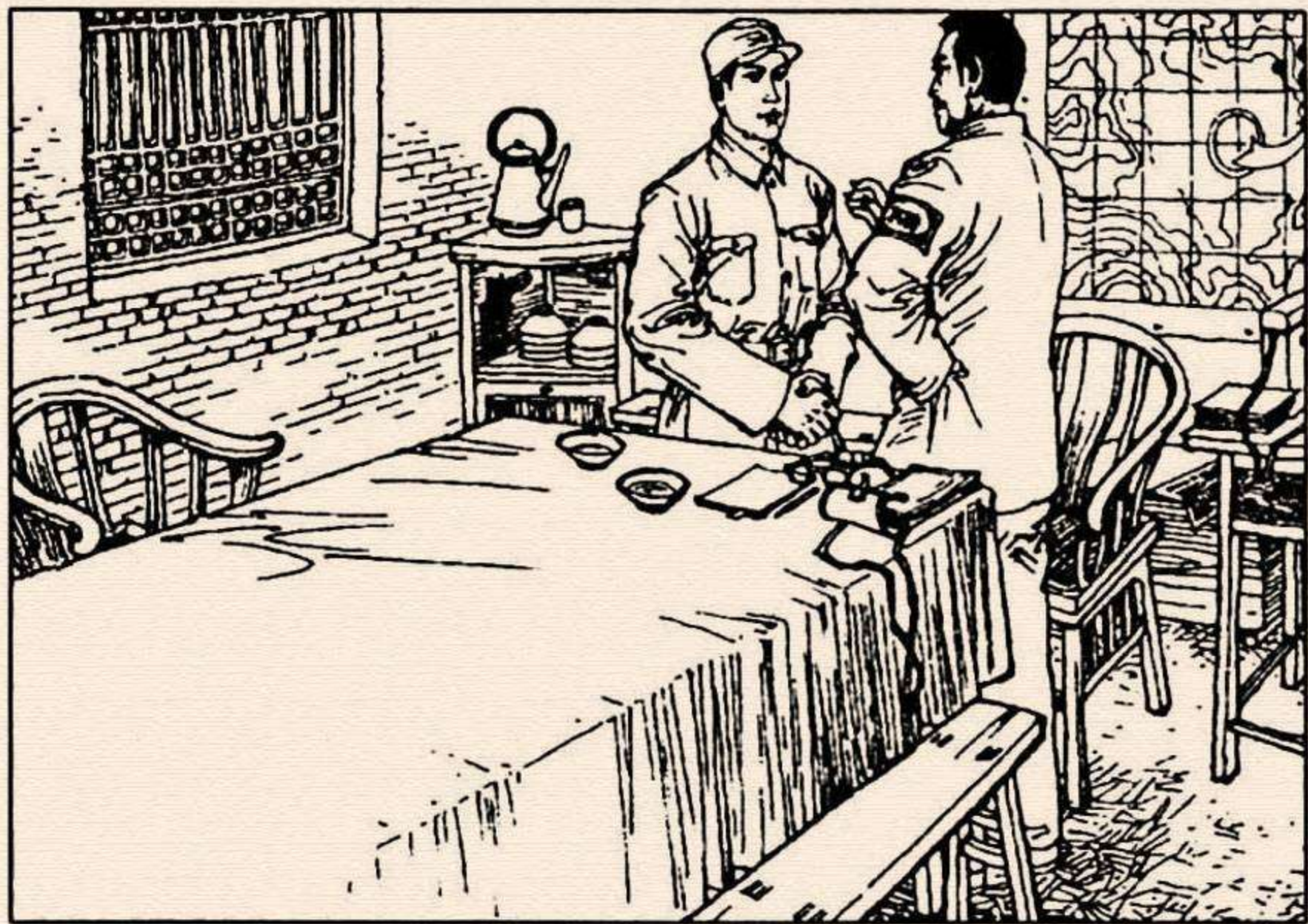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描写了抗日战争时期，有一支活跃在胶东三古镇地区的奇特武装——飙字军。他们勇敢善战，出没无常，巧妙地袭击敌人，给敌人以出其不意地打击。为了弄清这支队伍的底细，八路军侦察参谋马定军和沙贯舟同志，奉命前往，并乔装打入飙字军，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，他们清除了深藏军内的奸细，并深得指挥长桥隆飙的信任。从此，他俩因势利导，深明大义，抗击敌寇，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。但是，在胜利面前桥隆飙骄傲气盛，陷入敌人重围，全军濒临危境。在这生死关头，马定军和沙贯舟力挽狂澜，率队冲出包围圈，保住了这支声威显赫的抗日爱国武装力量。





1 1938年，抗日烽火燃遍了祖国大地。在胶东三古镇地区出现了一支出没无常的奇特武装，见什么队伍都打，为首的叫桥隆飙，因此号称“飙字军”。





2 为了查清这支队伍的根底，辨明它是敌还是友，八路军某部师首长交给我一项特殊的侦察任务——应变侦察。相机争取改造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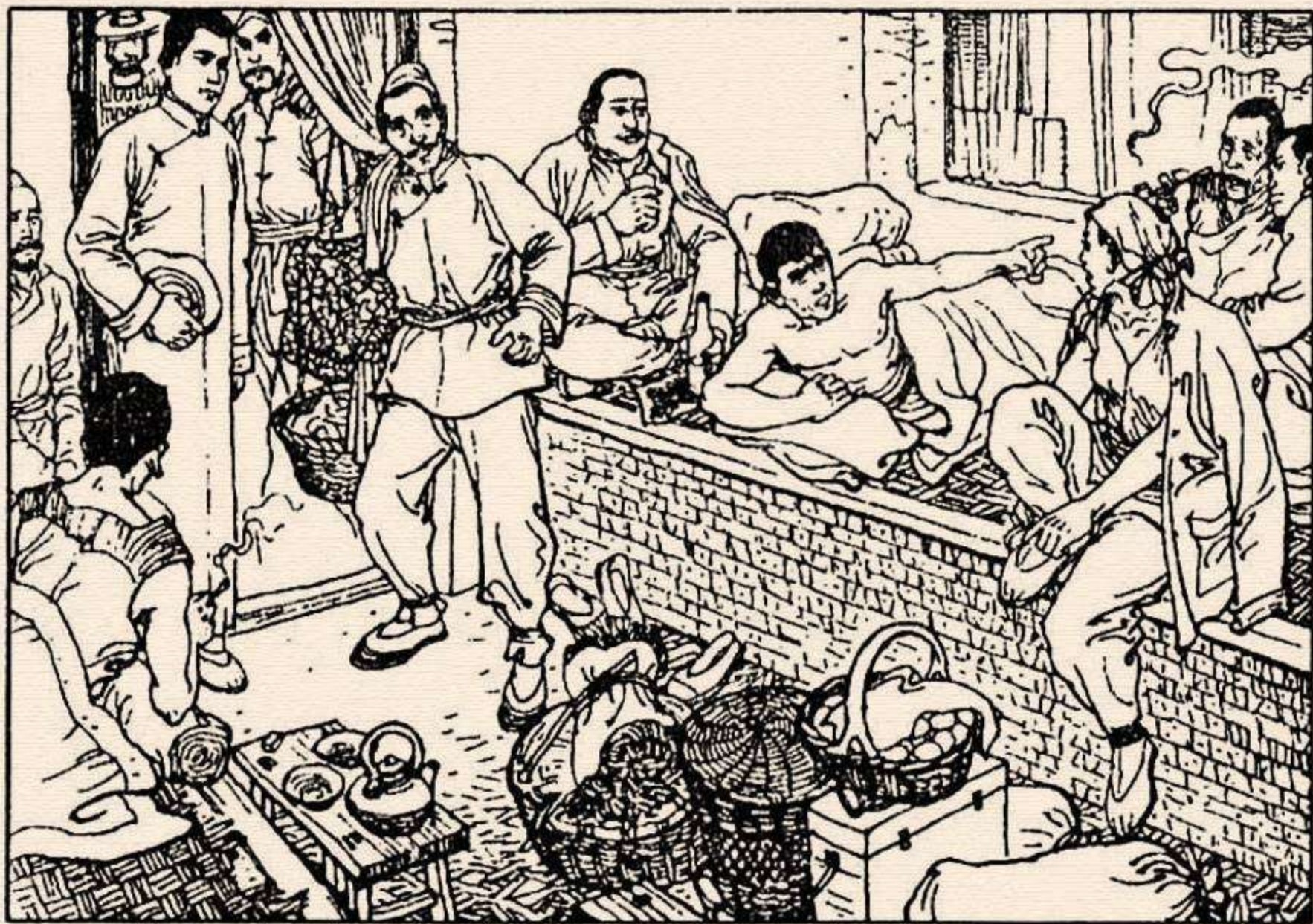
3 我的助手是一位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侦察连副连长沙贯舟同志。他稳健老练，万事不动声色而心中有数，可算得是侦察人员中的奇才。





4 三古镇素有“鱼虾天仓粮谷囤”的美名，又是花椒吞吐聚散处。我和老沙都是三古镇人。我扮小老客，老沙扮脚夫，肩挑花椒样品，上路了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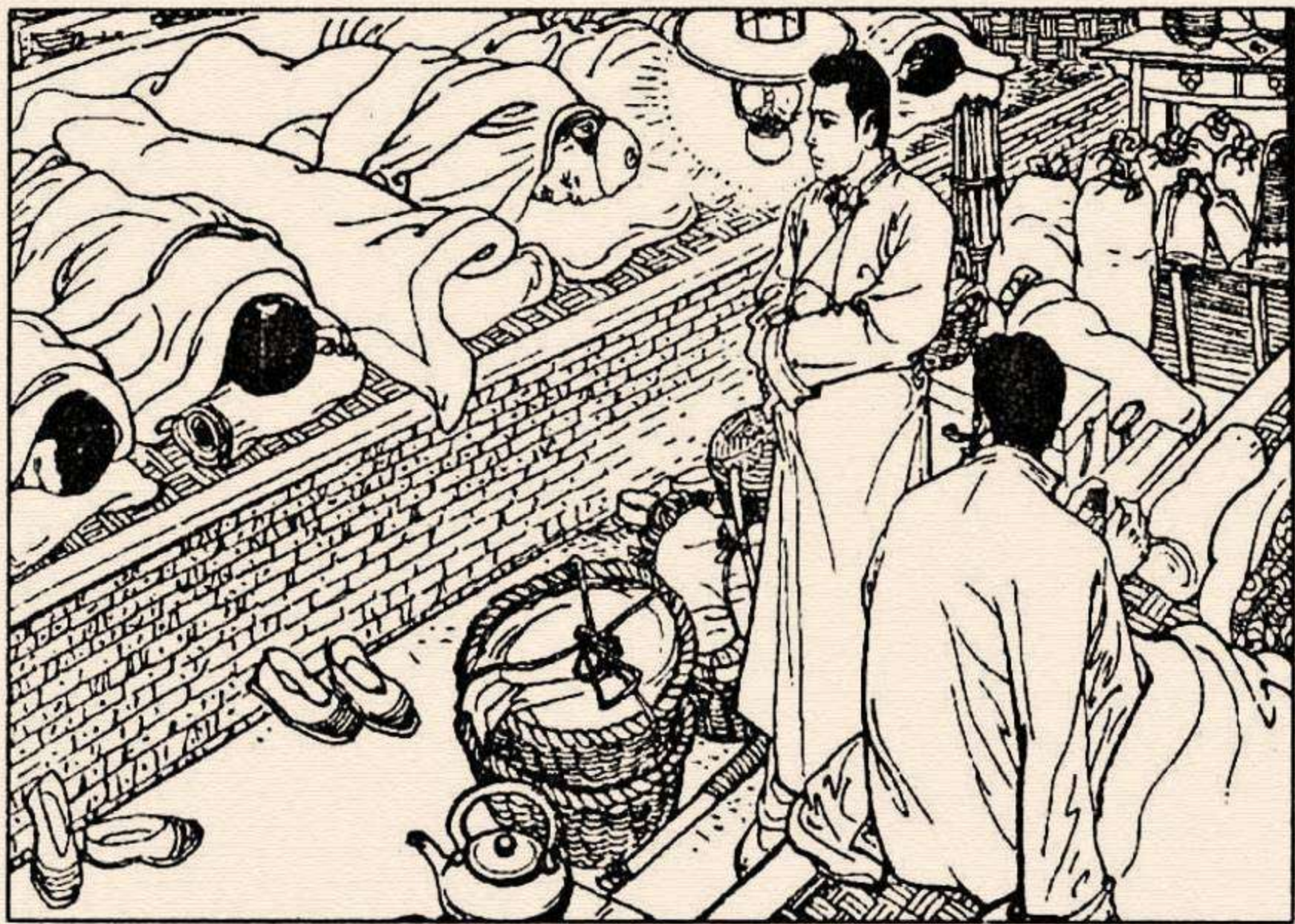
5 日落时，我们来到平里集的车马店住下，大房里是通铺，四五十人挤在对面炕上。有修脚的，谈生意经的，喝酒的，睡觉的，在这些人中还有两个打架骂街的粗壮汉子。





6 我正在观察情况，查店的汉奸队进来了。那两个打架的骂得更凶了，接着还动手撕扯起来。查夜的一看没法管，没怎么细查就走了。





7 查夜的一走，人们也就各归铺位睡下了，打架的停了手，爬上炕倒头便睡，我心想这两个人架吵得真奇怪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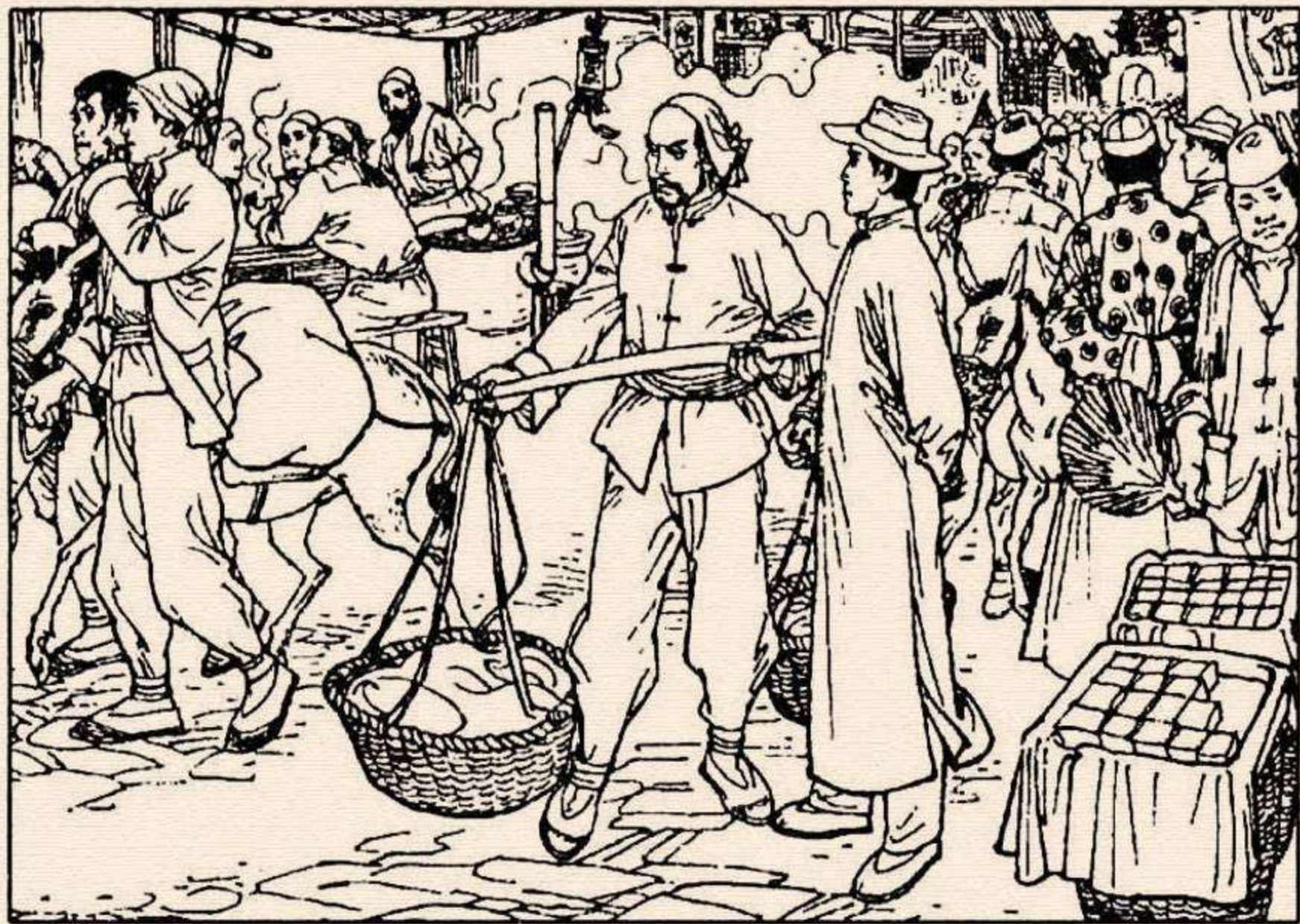
8 第二天，我们混在行人里，向三古镇走去。我边走边想像着家乡的情景，忽听老沙说：“掌柜的，你别光低头算发财账，我家里人还等钱吃饭呢。”我一听便知是老沙提醒我注意周围的情况。





9 “好说，好说！”我赶忙装出商人的虚伪，含糊地答应着。这时我发现，昨天打架的两个汉子，正在紧紧地跟着我们。





10 黄昏，进了三古镇。老沙猛将担子一放，装着歇肩，恰巧吵架的两个人先后从我们身边走过去。我引为离家时间较长，不敢贸然回家，我们只好找了一处离家很近的上等客店住下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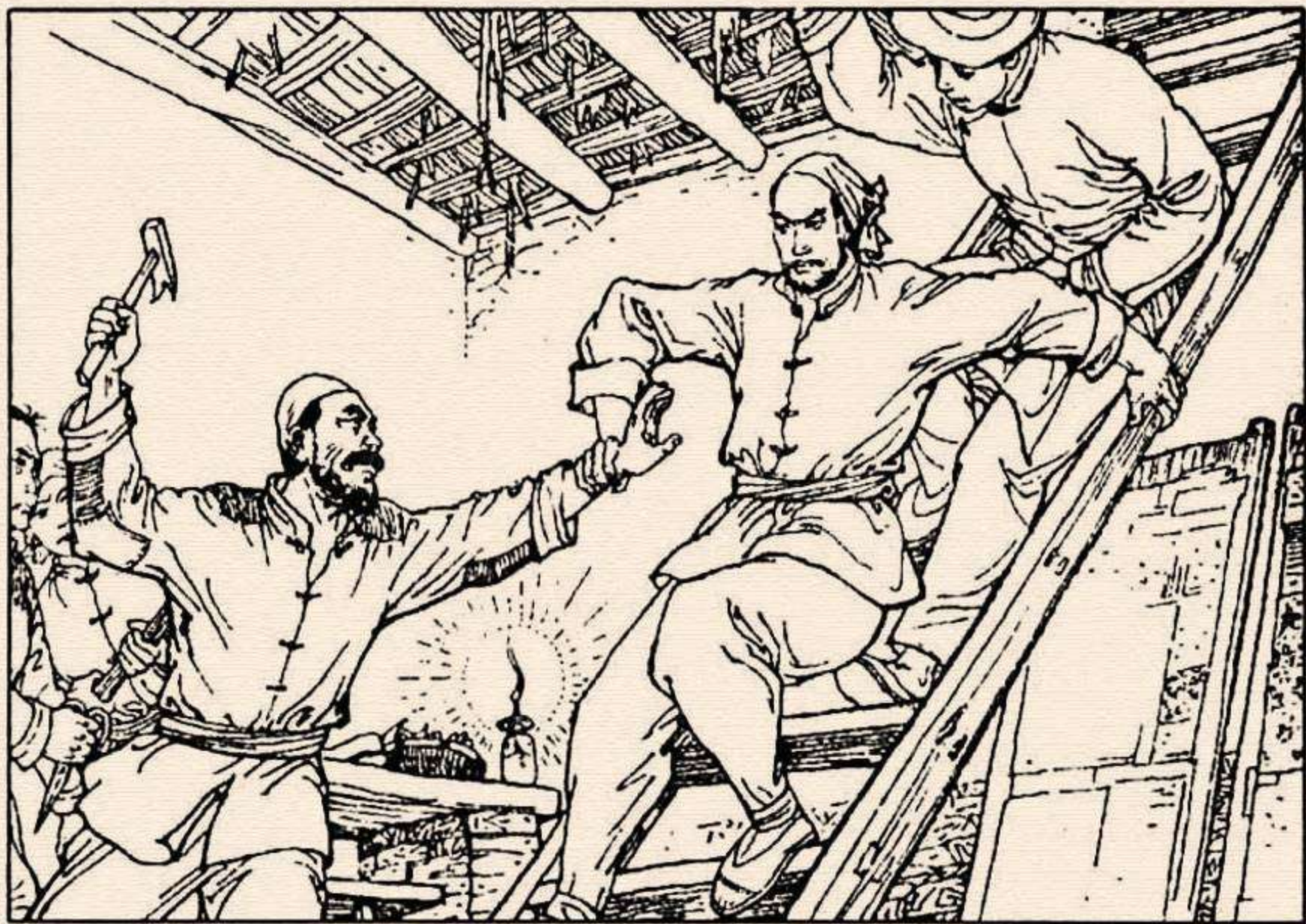
11 入夜，我一来想摸摸情况，二来真想见见妈妈，我和老沙悄悄离开客店，摸到家门口，谁知敲了半天门，家里没人。顿时，我一阵心酸，难道妈妈和牛爷爷遭到了不幸？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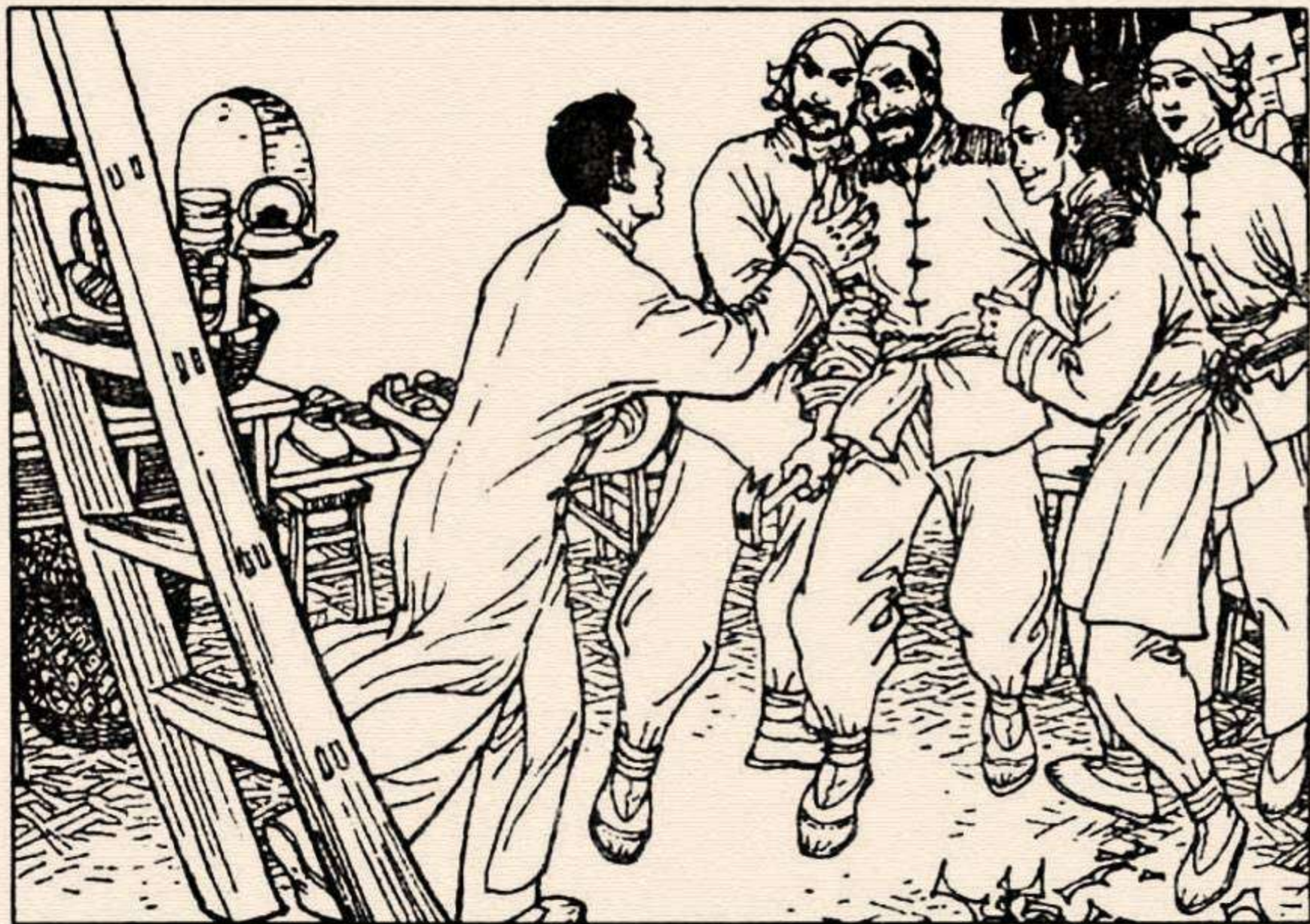
12 老沙安慰我说：“马参谋，别急，我们到鞋店小工场去看看。”我俩很快到了鞋店小工场，这里电冷凄凄没有光亮，我有些绝望了。老沙碰了我一下低声说：“看！”我这才看清，屋角墙根下，透出一线微光。





13 老沙小心地揭起一块木板。一束灯光冲出，原来是个地窖鞋场，我们轻轻下去，冷不防一个人影，举锤向老沙打来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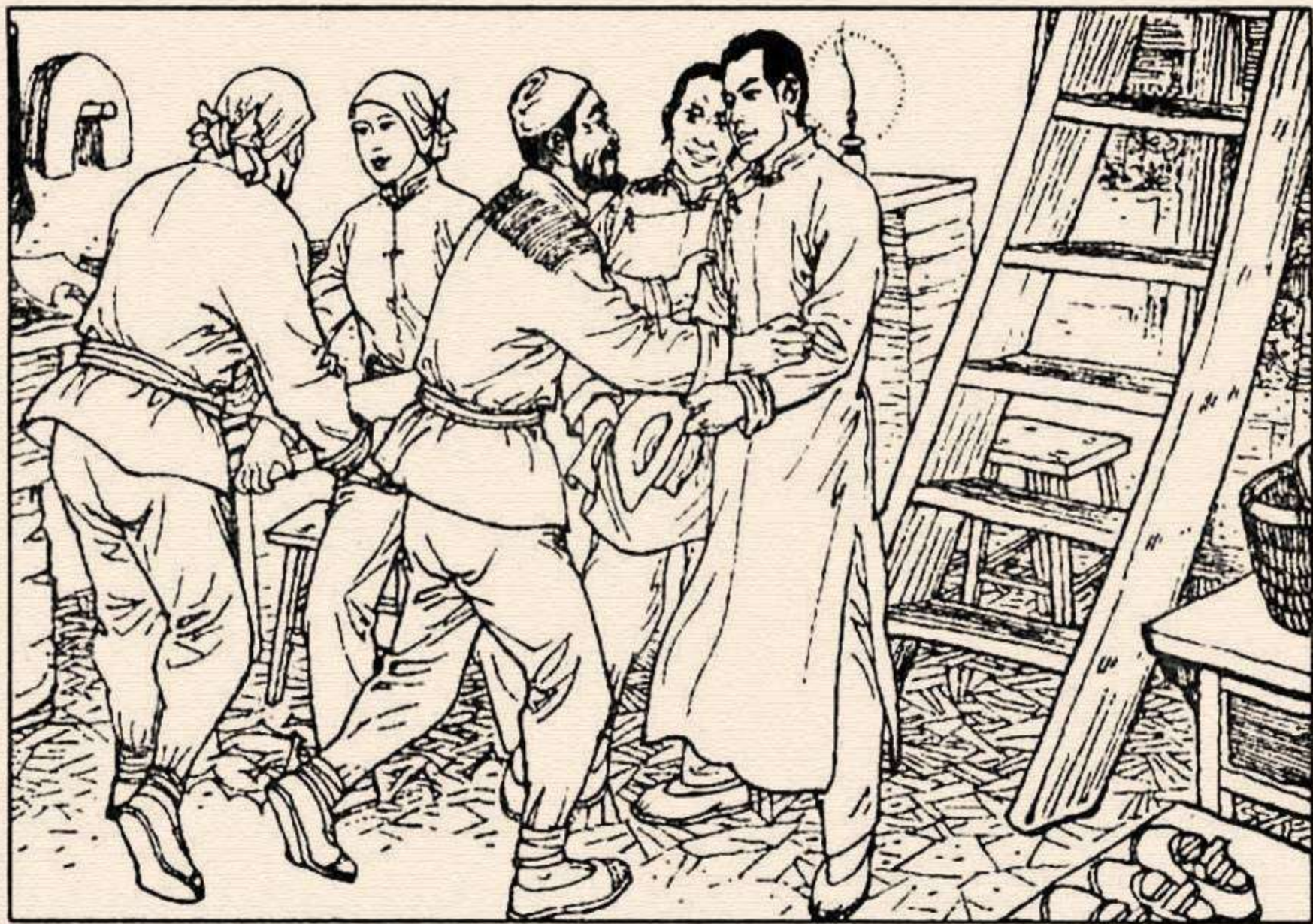
14 老沙急忙用手抱住举锤的人。我定睛一看原来是牛爷爷，后边还有妈妈和一个青年，也都各持家什，看样子是准备拼杀。我急忙叫道：“爷爷，妈妈，我是定军哪！”爷爷有些耳聋，半信半疑地端详着我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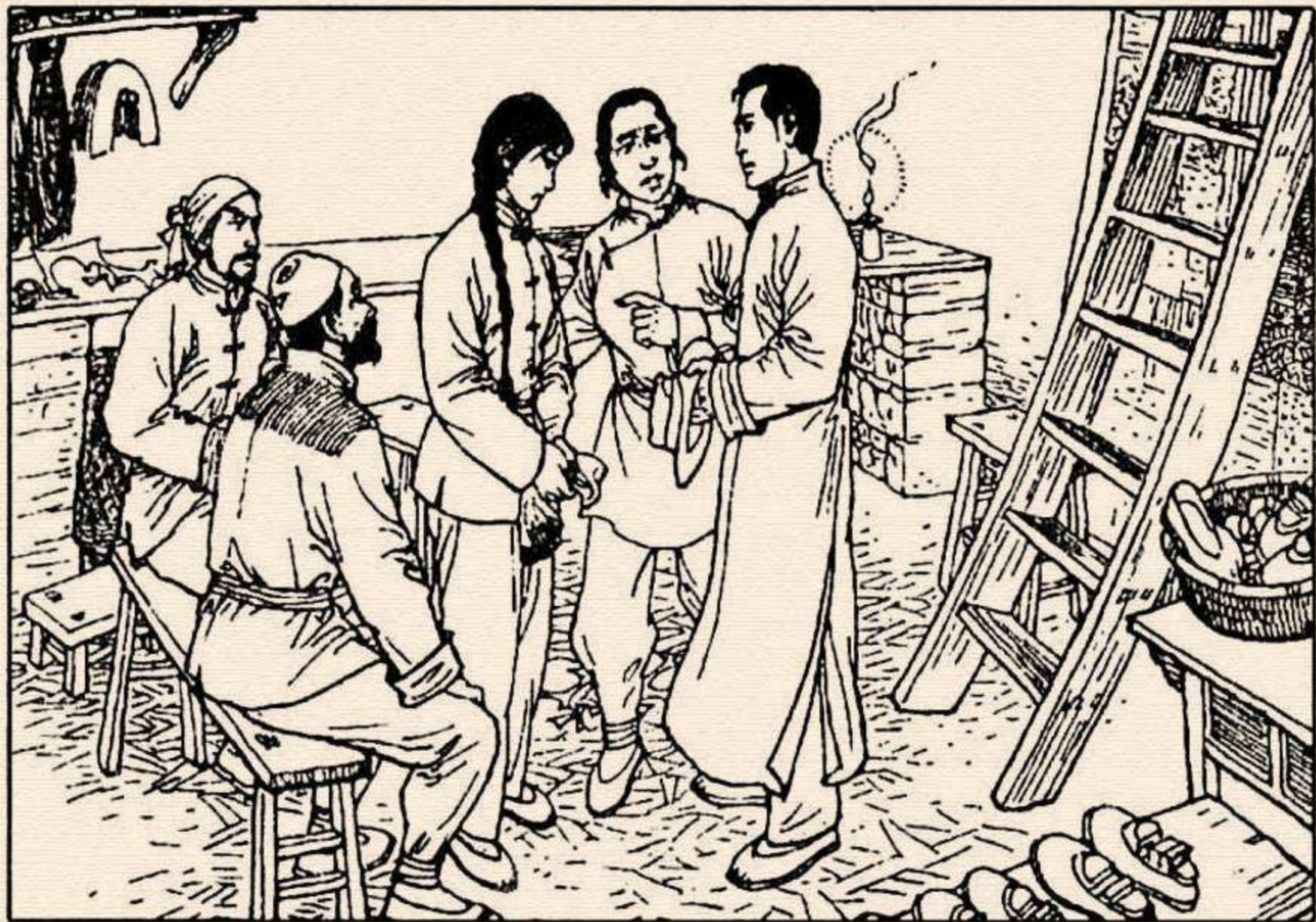
15 妈妈忙扔掉东西，过来一把将我抱住，仔细地打量着我。爷爷又高兴又不好意思地直向老沙赔礼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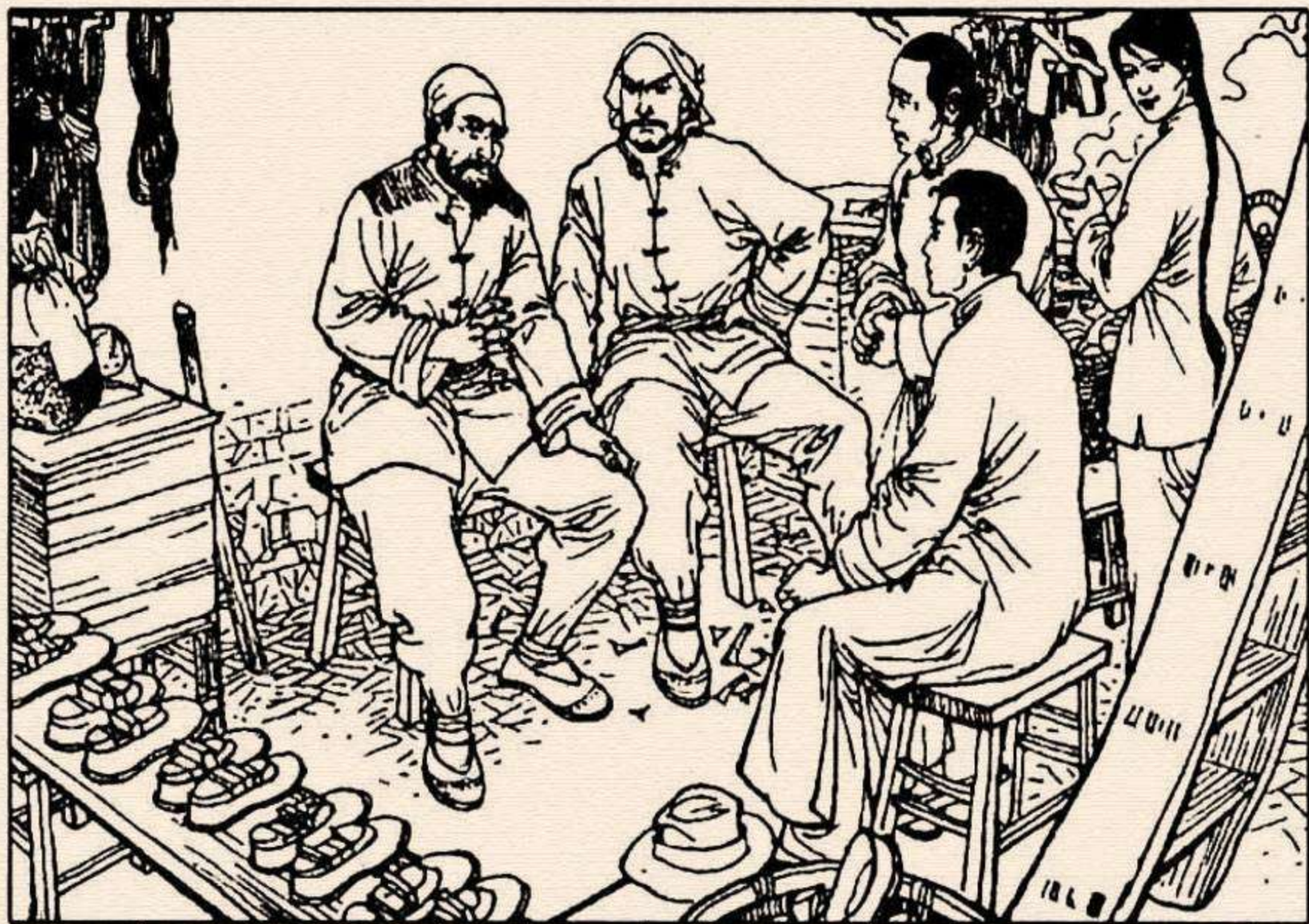
16 牛爷爷是我们母子俩的救命恩人。在我六岁那年，因为渔霸逼债，父亲带病出海捕鱼，不幸死在海里。见义勇为的老鞋匠牛爷爷，收我母亲做了徒弟。从此，我们便成了相依为命的一家人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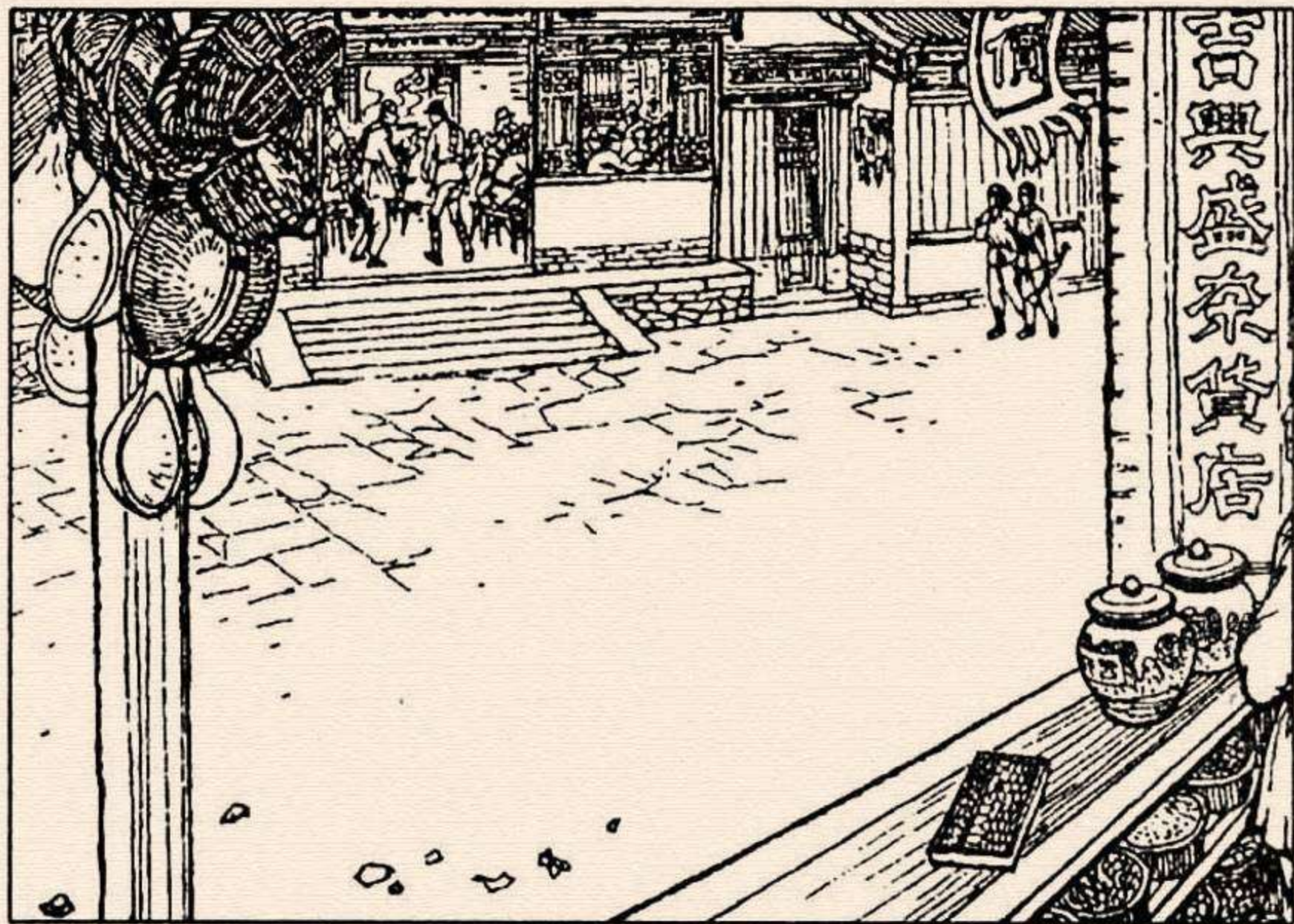
17 妈妈见我一个劲儿端详地身后的青年，说道：“唉！这鬼世道，女孩子更遭罪呀！这是对门张婶子的桂凌，现在没依靠，我收留了她。她扮的男装。咱这镇上，连庵里的尼姑都跑光了。”我这才明白镇上萧条的原因。





18 “真龙不出现，鱼兵虾将作乱，仇国基和狄帮隶勾结日寇，把这一带作践苦了。”牛爷爷说着气得胡子乱抖。当我们问起飙字军的情况时，牛爷爷和妈妈只说前阵打了几个开心仗，可来无踪去无影，听说头领被仇国基害了，已经俩月没动静了。





19 听牛爷爷和妈妈这么说，我只好和老沙扮成小手艺人，四下查访。这三古镇往年繁华的景象没有了，大商号都关了门。只有仇国基经营的吉兴盛杂货店和公顺成饭庄越干越大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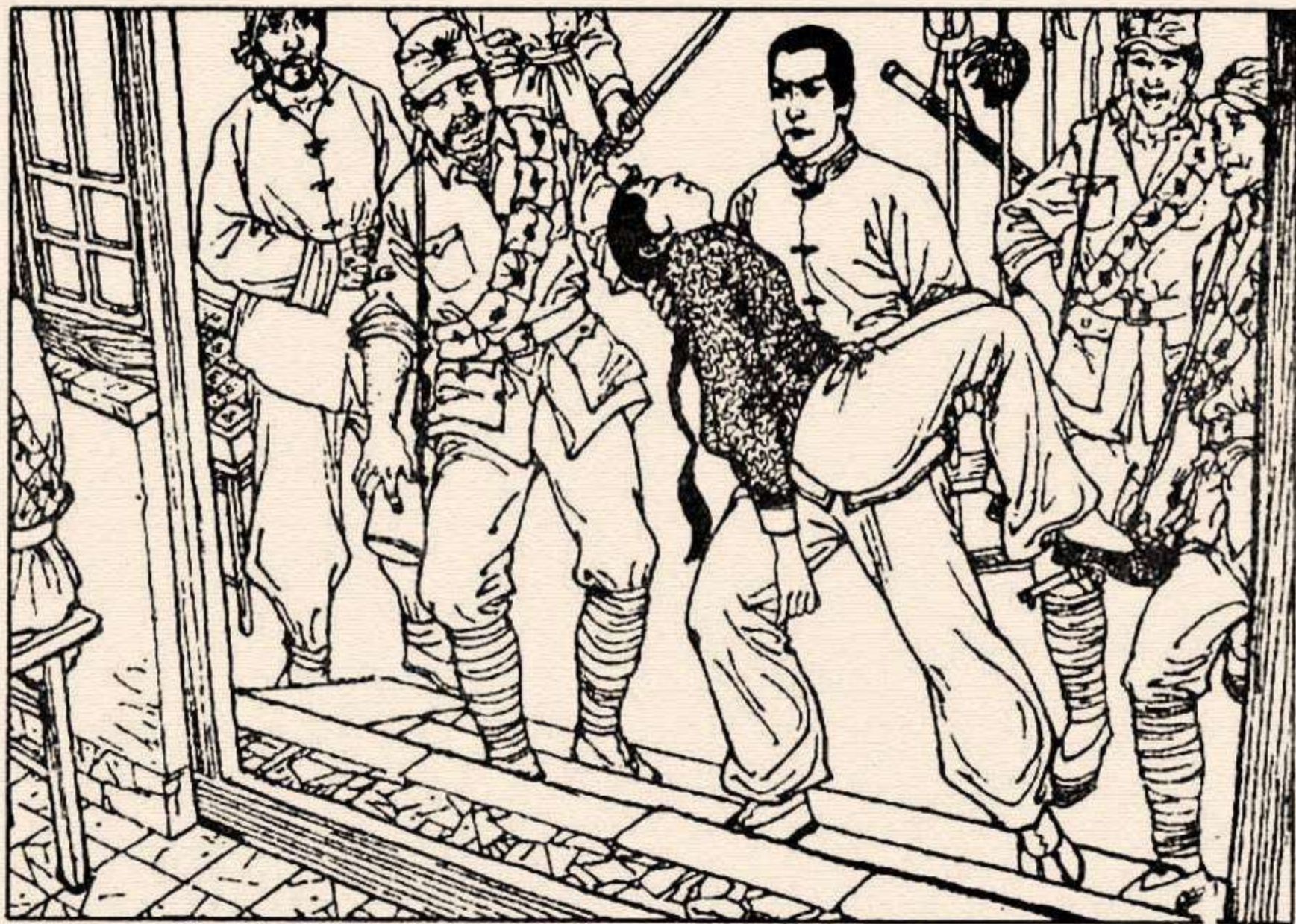
20 饭庄正中又挂了一块“清饮斋”大招牌。白天是兵，夜晚是官，狂言浪语一阵阵冲出饭庄，这里倒成了一群乌龟王八蛋的极乐世界。





21 一连几天，没侦察到消息，只发现饭庄周围各种行当日渐齐全。一天，来了练武术的小兄妹俩。青年拱手道：“小妹有病，家贫无钱医治，只好向各位献丑，求个帮衬。”这话音刚落，姑娘先捧剑出场了。





22 只见她体态轻盈，动作潇洒。大兵们看到好处起哄怪叫，始终不叫姑娘歇场。突然，那姑娘累得支持不住晕倒了。青年一时手足无措，只好在大兵们拉扯下，将姑娘抱进了饭庄。





23 不一会儿，一个说书卖唱的瞎子走过来，他口称：“这里人多生意好，我瞎子也给各位唱一段，讨口剩饭吃。”说着支起鼓架唱了起来。不大一会儿，引来了一群伪军和看热闹的人。





24 大兵们吼叫着：“瞎家伙，老子不爱听什么绿林野汉，来段荤的。越荤越好……”“对，来段寡妇上坟吧！哈……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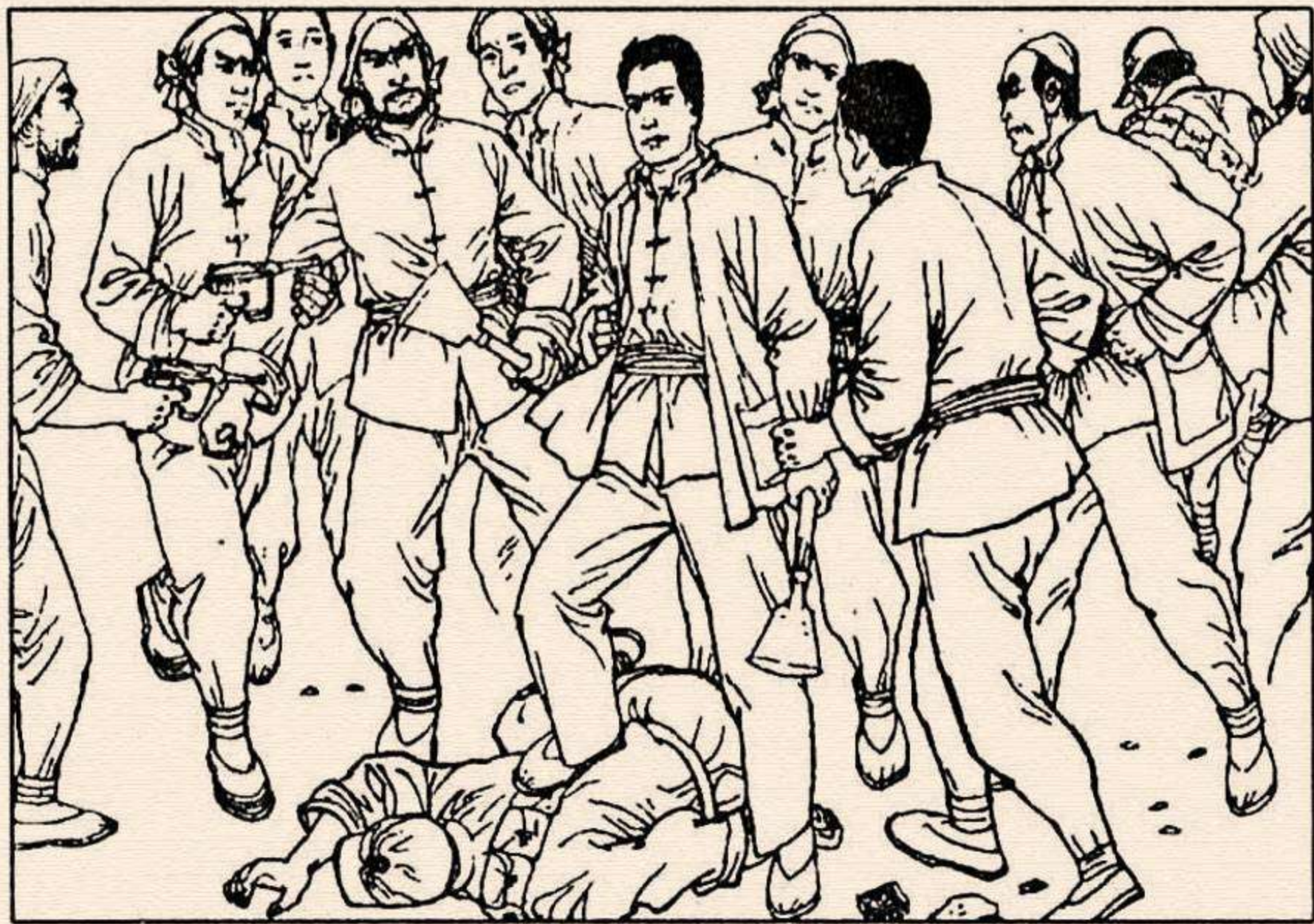
25 这当儿，只听瞎子将鼓猛敲五下，高声喊道：“来了！来了！瞎子我睁开眼，抡枪杀虎狼...”随着掏枪便打。顿时，四周的赶集人也都掏出枪来





26 他们将大兵们打了个结结实实。杀尽了街上的，又闯进了“清饮斋”。这时，只见刚才卖艺的兄妹俩也正从里往外打，英勇异常。全不似卖艺时的神态了。





27 我和老沙手持切皮子的扁铲，也参加了战斗，我们一边打一边观察情况。突然，有七八支短枪对准我俩：“站住！”随之就被他们推进了饭庄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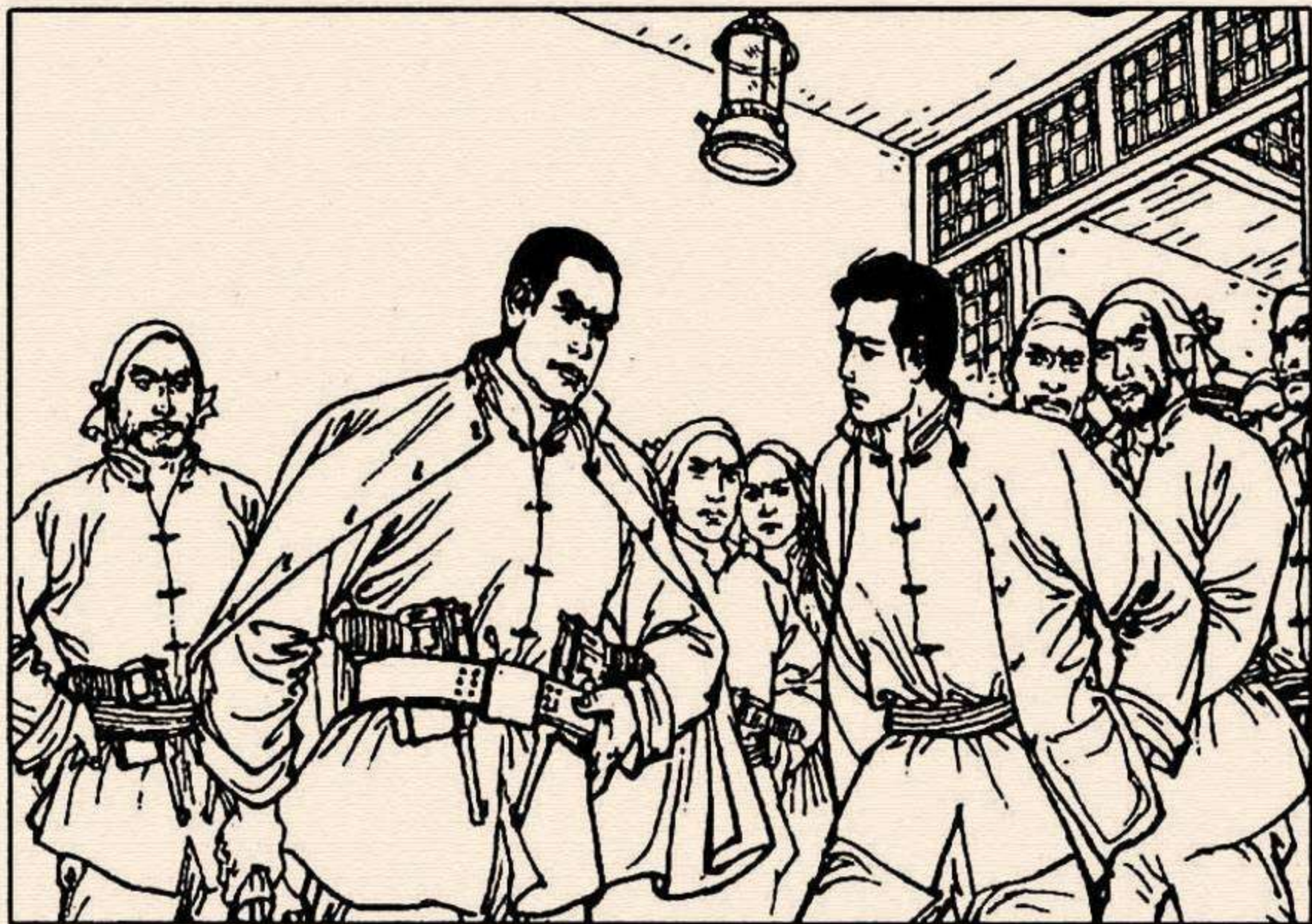
28 这时，从后院走进一个二十七八岁年纪的彪形大汉，后面跟着四个护兵，雄赳赳，气昂昂。原来，他就是我们寻找了多日的桥隆飙。





29 有人问道：“指挥长，怎么处理？”他一不问，二不查，一连几个“砍”字。我俩被这无故袭来的打击激怒了。我厉声质问道：“你们为什么无故杀害对你们拔刀相助的人？简直是没有人性的强盗！”这一下倒把他骂愣了。





30 他缓步走到我面前，盯着我说：“你这个小白脸，嘴还挺厉害，是个念书的吧？装什么花椒贩子。说！是谁派来的密探？大概又是仇国基叫你们来害我老飙的吧？别再做你娘的梦！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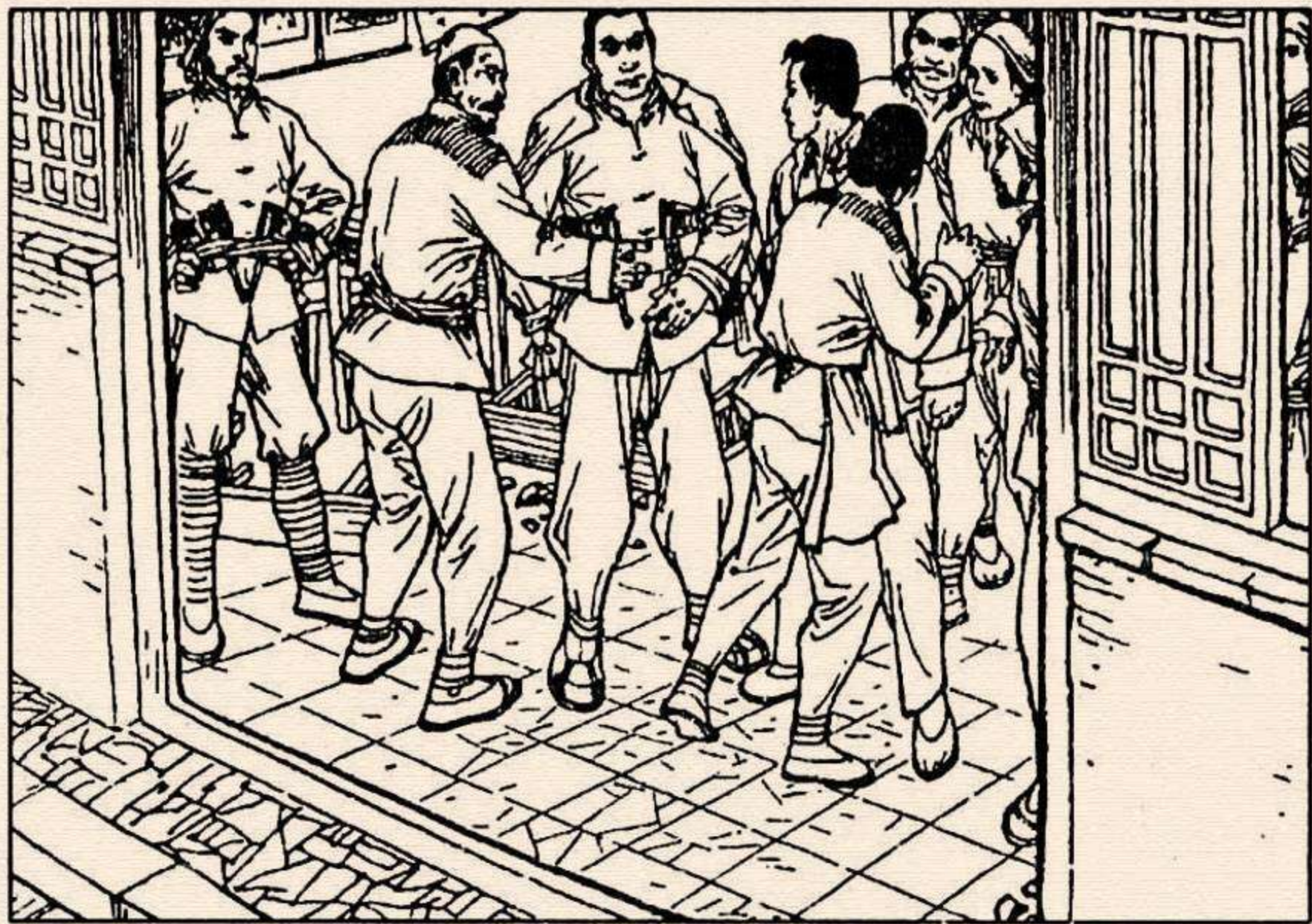
31 这时， 只见老沙两膀一晃，怒斥道：“我辛辛苦苦找的多日飙字军，不承想落在你们手里，你冒充好汉桥隆飙，随便杀人，等他们知道，会给我们报仇的，不须多问，杀吧！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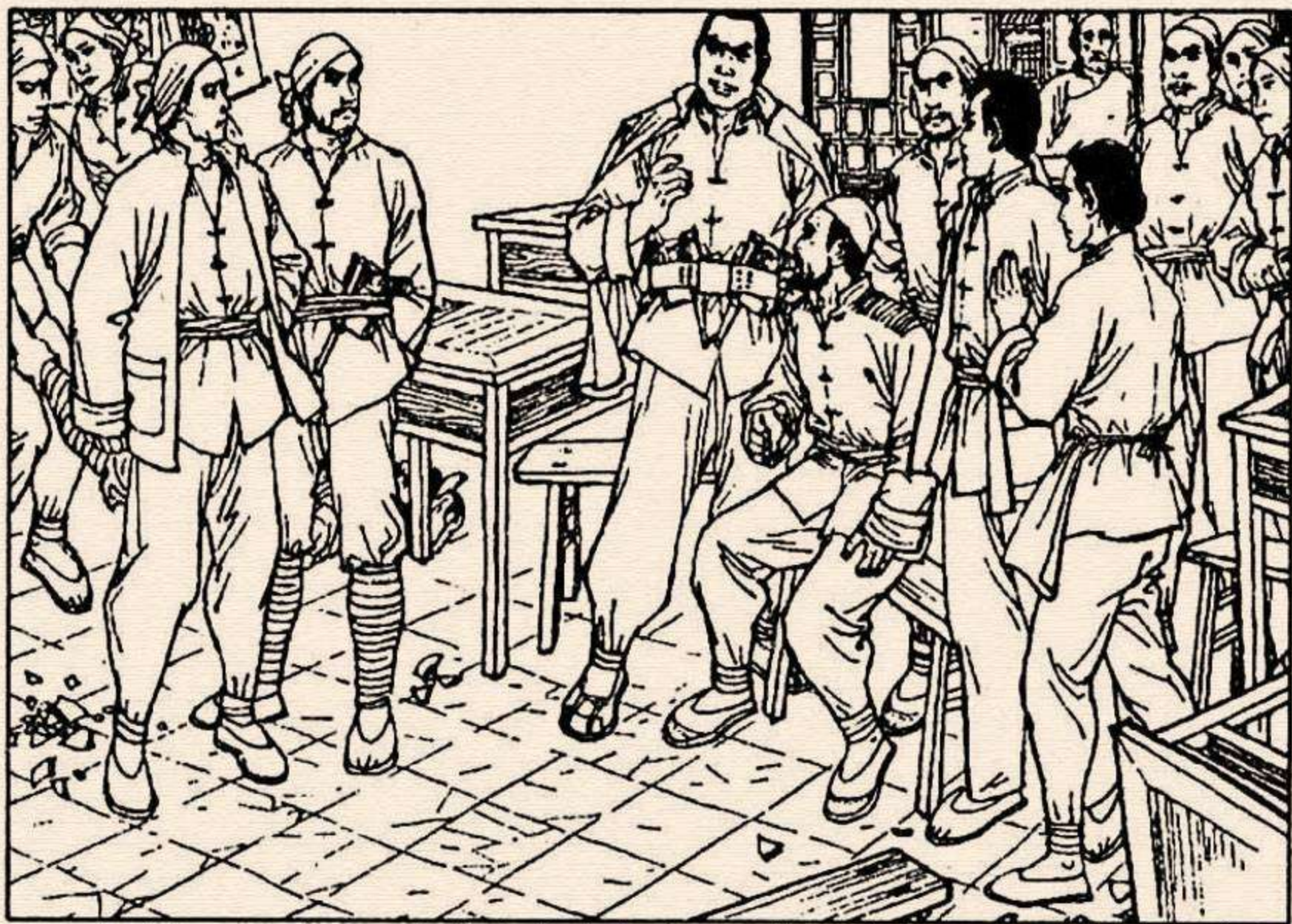
32 桥隆飙冷笑一声：“嘿...，说得好听，你说，为什么到处打听我飙字军？”我正要回答，只听门外大喊一声：“谁是头领？”随声闯进来爷爷和妈妈。妈妈抱住我就哭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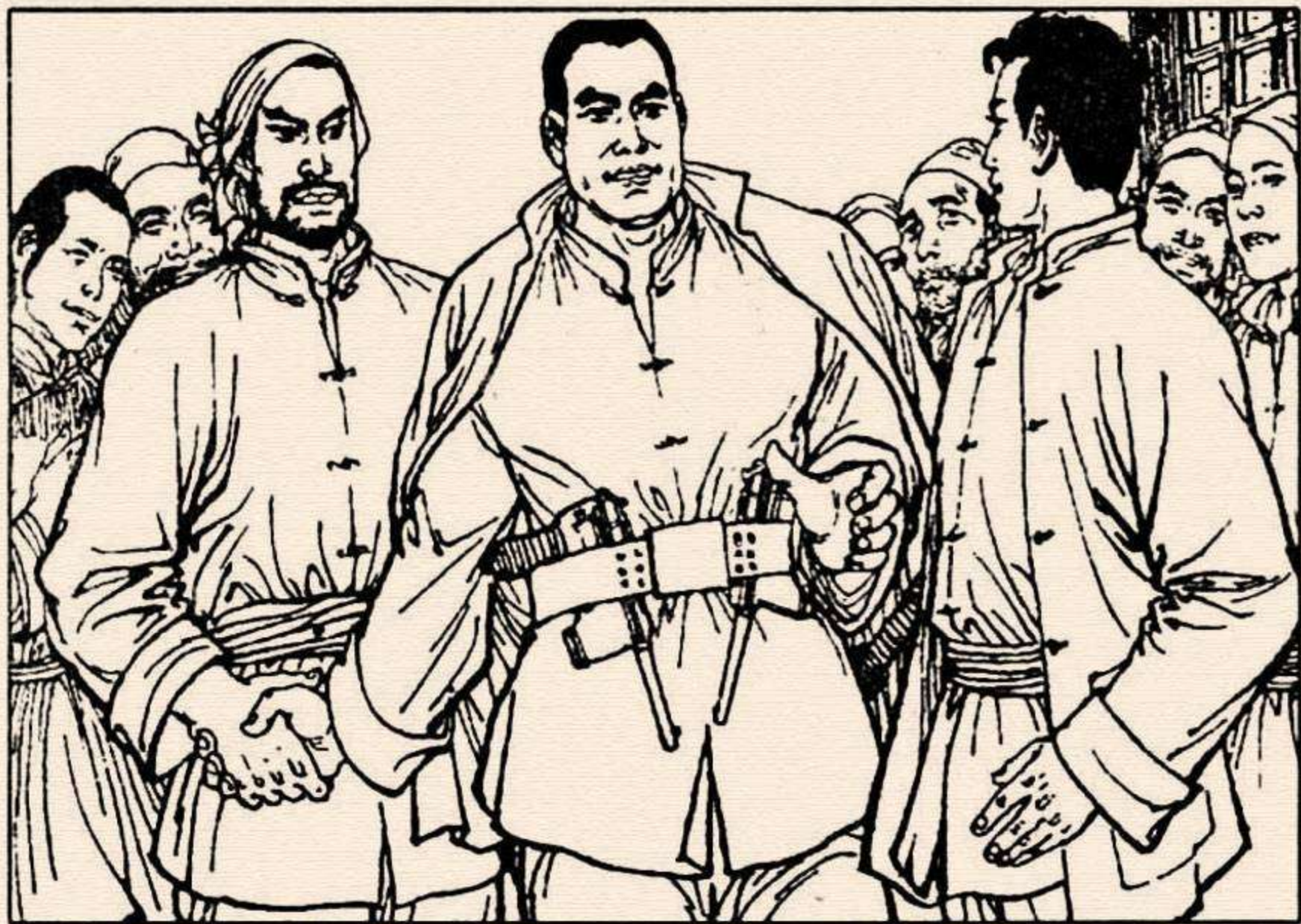
33 桥隆飙被这场面给弄糊涂了。爷爷指着我母子道：“这孩子从小没爹，她妈守寡二十多年，才把他拉扯大，仇国基到处抓兵，没法儿才跑出去找飙字军，没想到你们要杀他，天地良心何在？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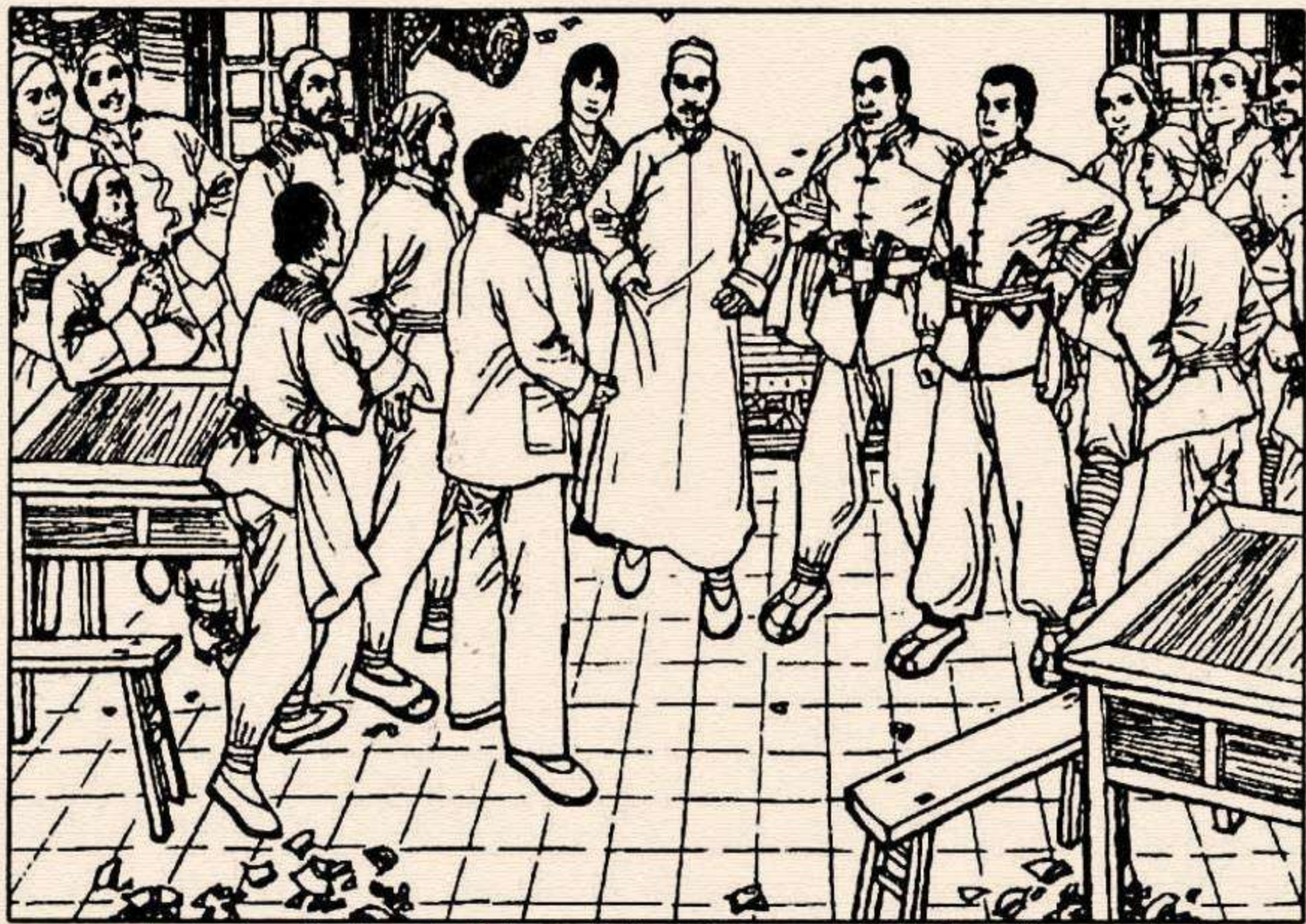
34 桥隆飙二话没说，忙扶爷爷他们坐下，作揖赔礼，还把侦探我们的人训斥了一通，其中就有小店中打架的两个汉子。他还解释说，因为前两个月仇国基派奸细刺杀过他，他才这么多疑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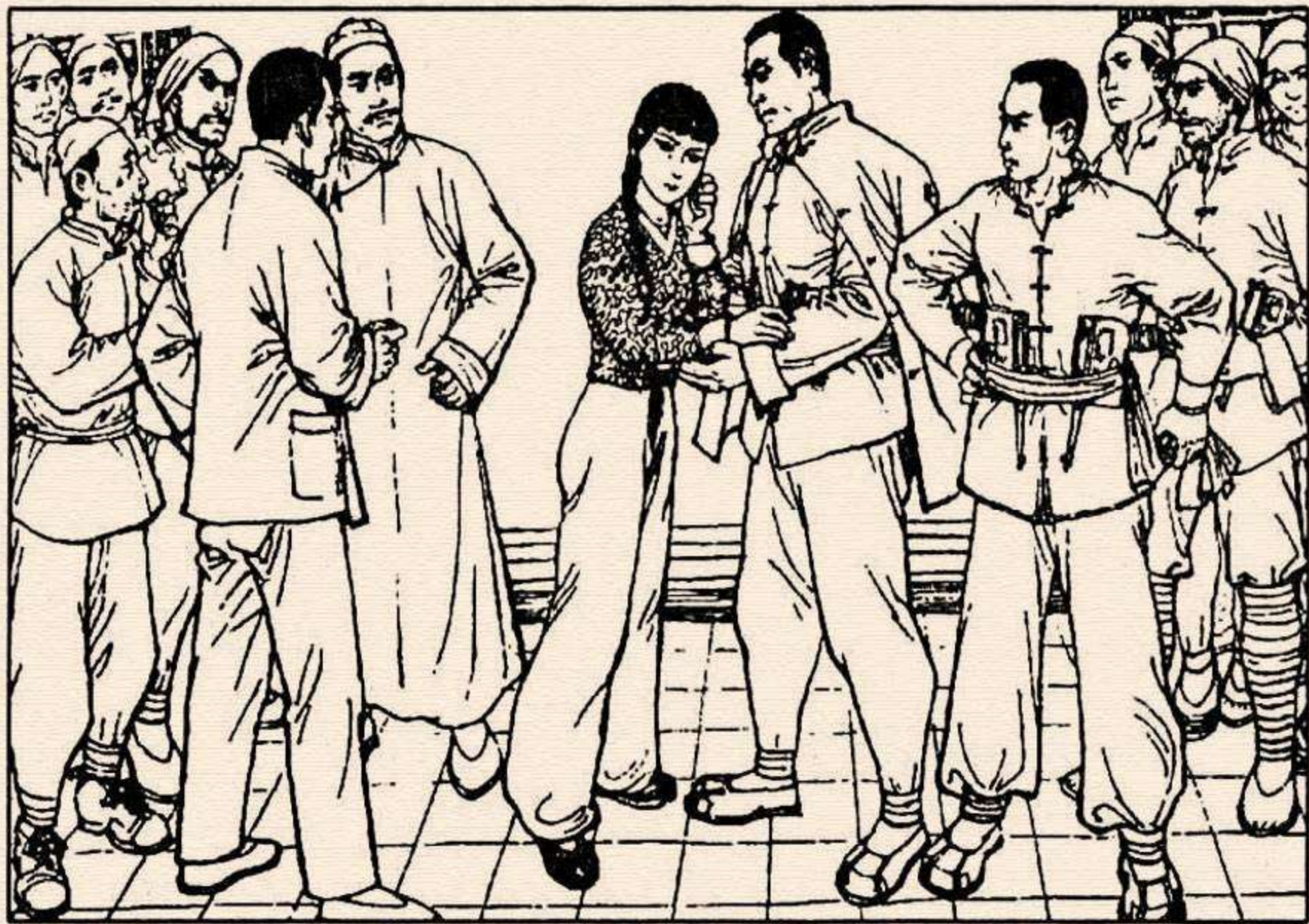
35 我见他虽然鲁莽简单，但性直豪爽，就特意称赞他的好汉性格。他高兴地大笑起来。我顺势提出参加飙字军的要求，他稍一思索就答应了。他让我当师爷，说老沙力大像骆驼，能背钱粮，叫他帮伙夫做饭。





36 正在这时，从外面走进来说书的“瞎子”和卖艺的兄妹。“瞎子”眼光明亮深沉。桥隆飙指着他们说：“来，认一认，这是军师肖元山师兄，这是我的薛继超六弟，她是李兰花小妹。”我心想，这都是些什么糊涂关系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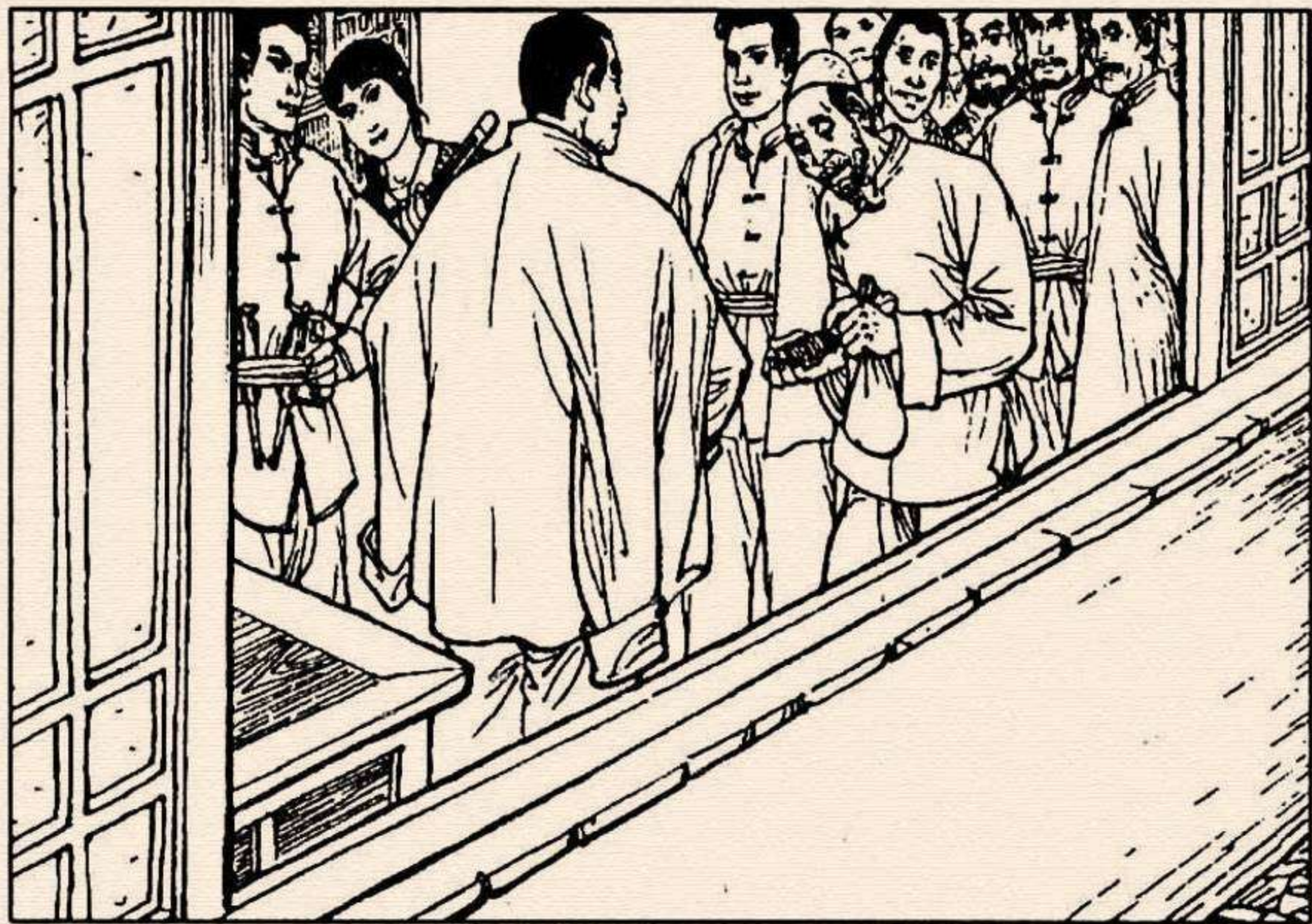
37 我正纳闷，只见姑娘半嗔半怒道：“大哥，你别再叫我李兰花了。自从爹娘叫人贩子打死了，没有肖伯收养我，没有你救了我，还不知是死是活呢，肖伯是我爹，你就是我哥，我叫桥隆花，死也不改。”说着流下泪来。





38 桥隆飙嘴唇紧闭，半天一拍大腿道：“好！你就叫桥隆花，我就是你亲哥哥。不过，我可不要哭鼻子的妹妹，你要帮我成大事，报大仇，铲不平。一定要练好武艺。”说着把他挎的剑摘下来给了隆花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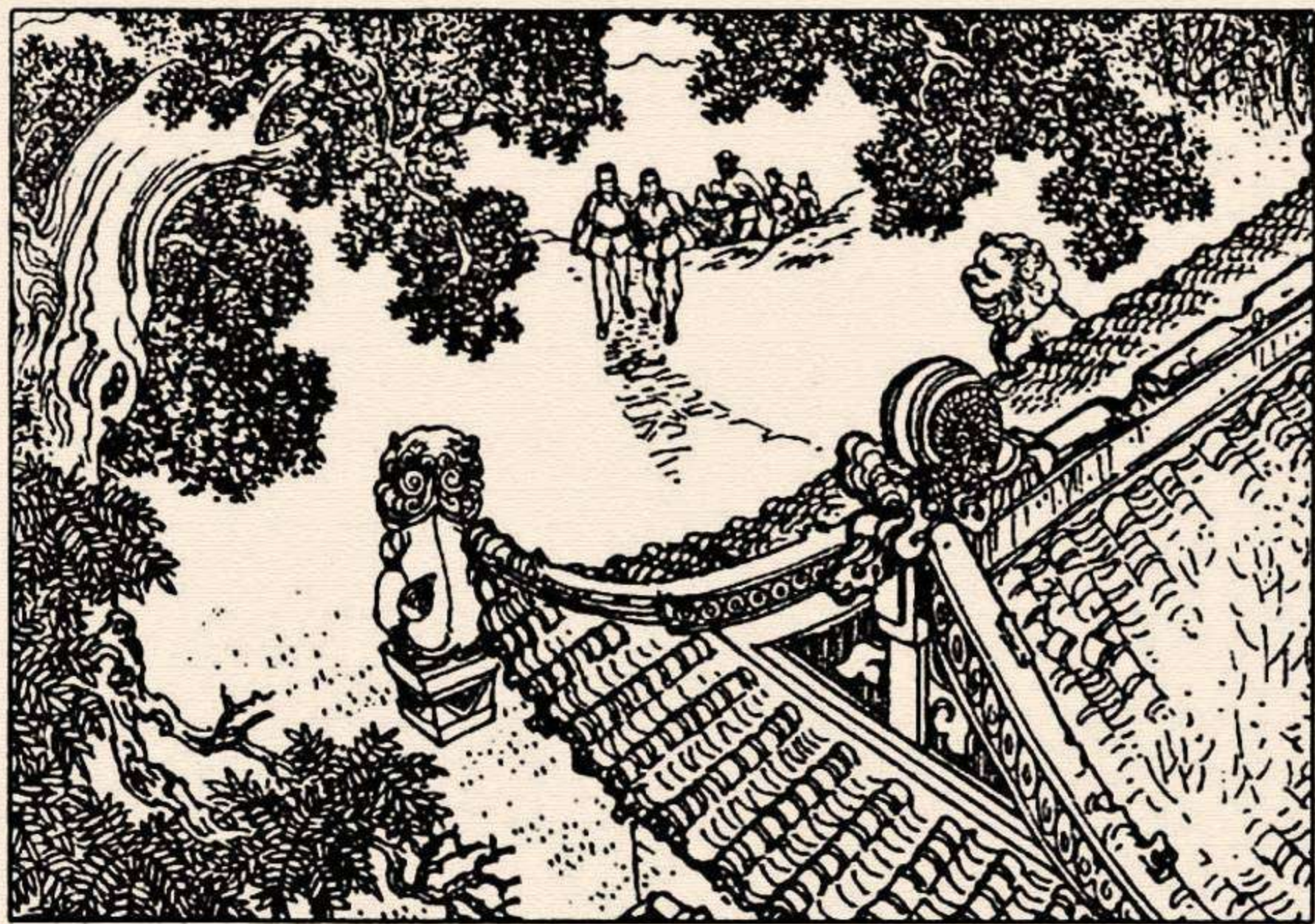
39 老飙向一个又矮又瘦，脸上长着铜钱大黑痣的人说：“粮饷长，给二十块大洋。”后来才知道他是粮饷长吴宝仁。





40 老飙手拿大洋对爷爷和妈妈说：“爷爷，大婶子，我们就要开拔了，一走又得一阵子才回来，先把这留下买点衣服和粮食吧。”爷爷和妈妈本来不想要，一看桥隆飙急得又要发火，只好收下了。





41 深夜，桥隆飙向肖元山和薛继超布置完行动任务，只带四个护兵，加上我和老沙，出了三古镇，一路行军很快，不知不觉来到一座山坳古庙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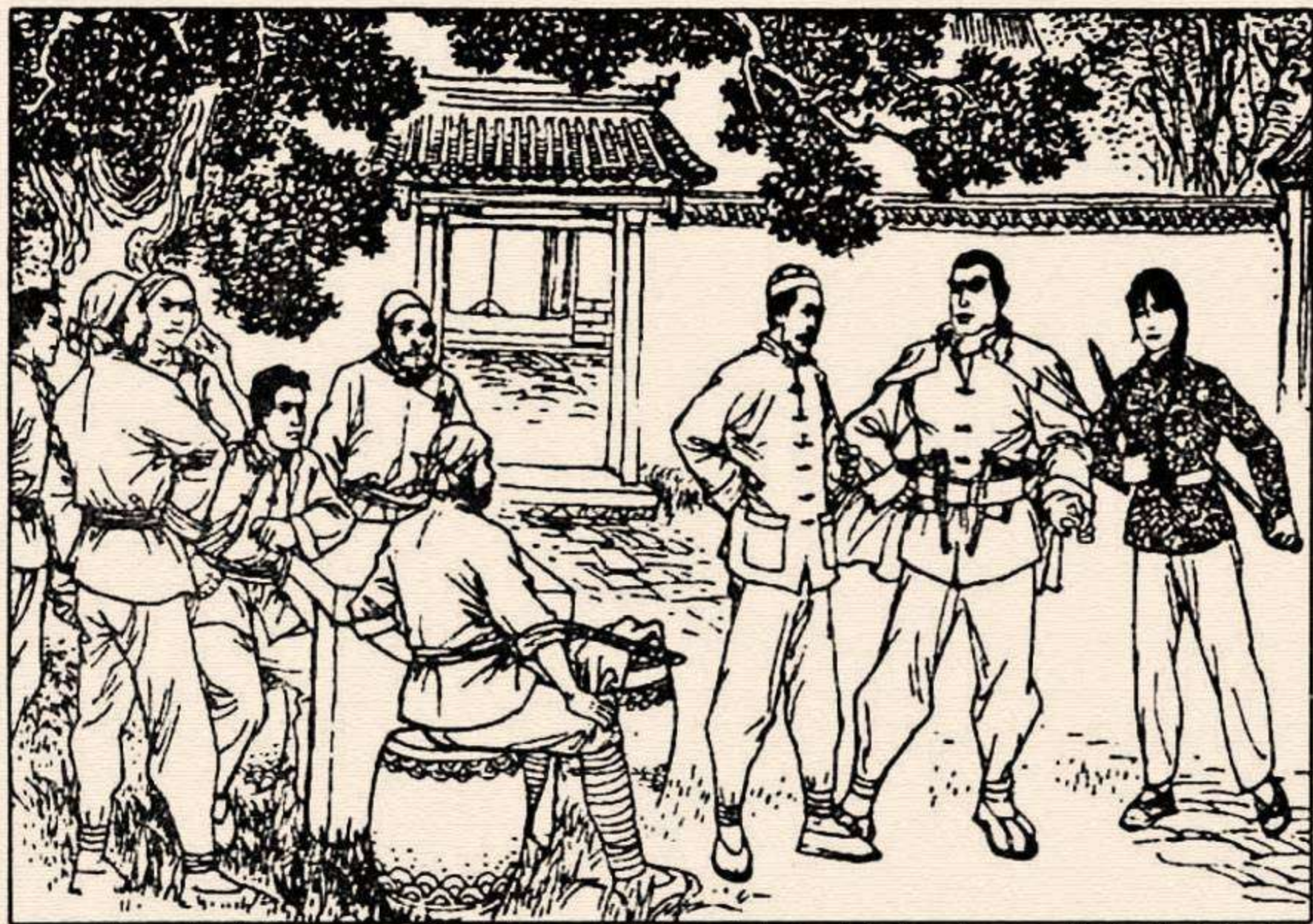
42 庙已经破旧不堪，马匹、自行车都在东厢廊下。隆花已将饭备好。饭后桥隆飙亲自查岗哨布警戒，一切安排妥当后才下令休息。





43 这座多年断绝香火的古庙，由于这群传奇式人物的到来，又复苏了。老飙教隆花耍短剑，功夫之深非一日所就。看来桥隆飙身边的几个人都是些体壮艺高、与众不同的人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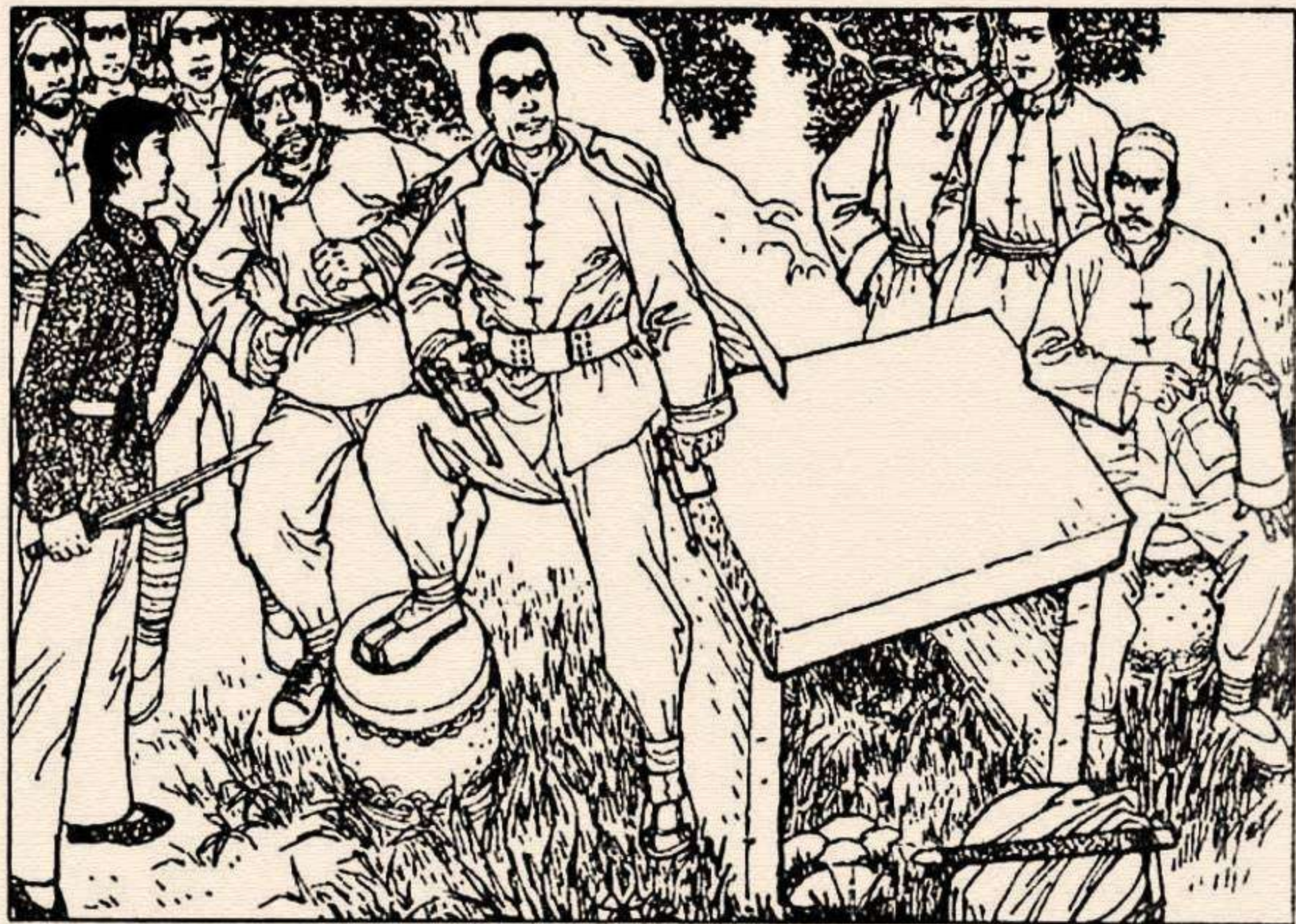
44 我和老沙正在细心观察，只见肖师兄进来对老飙说。孔德第带兵抢走了三个侦察点的十八辆自行车，并且还杀害了三个点上的弟兄，从哪儿漏的风，薛六弟正在追查中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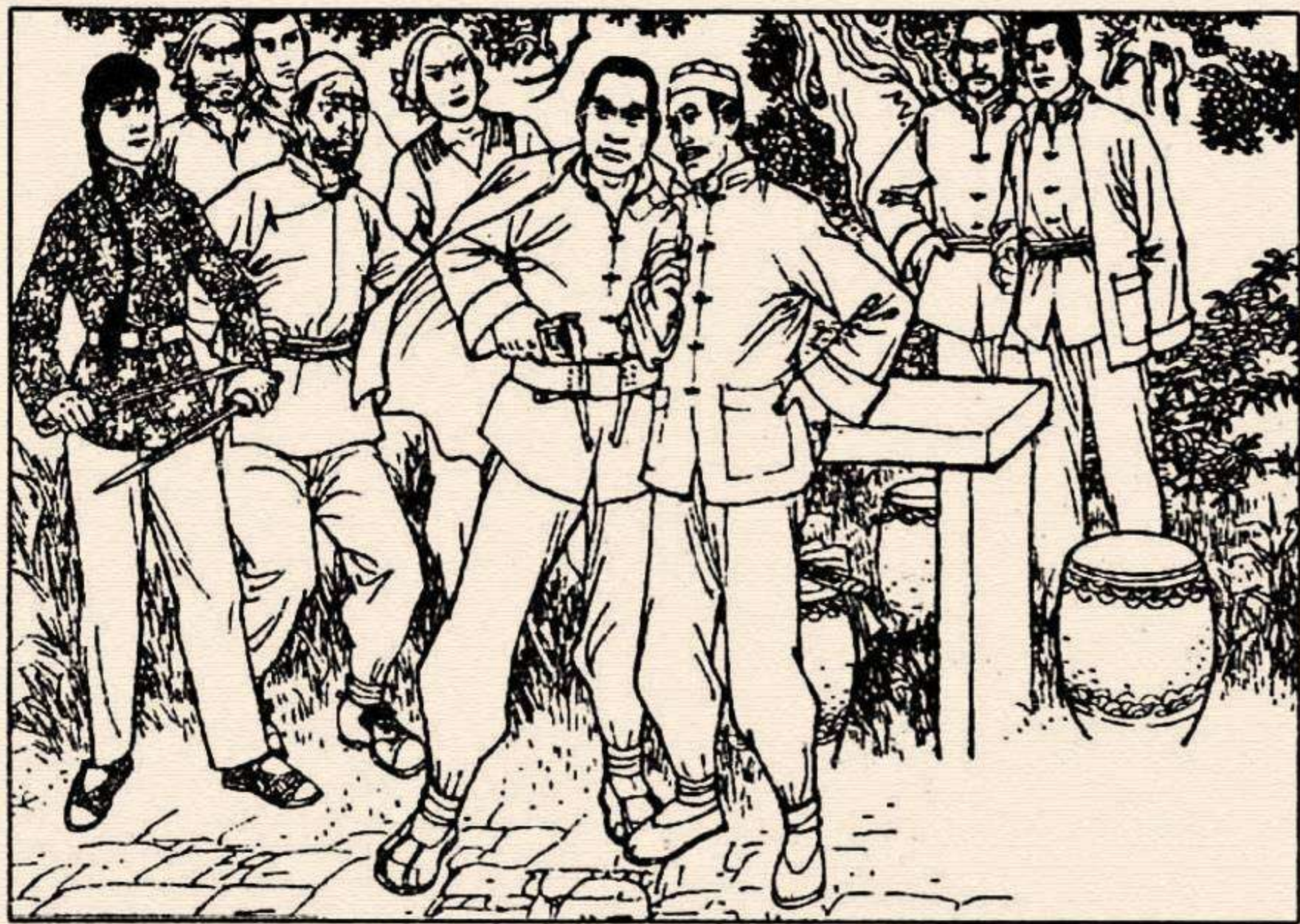
45 这消息犹如一声炸雷，老飙咆哮道：“狗娘养的，敢来阎王爷嘴上拔胡子，我把他打成马蜂窝！”其余许多人也气得张弓拔剑。





46 粮饷长吴宝仁跳得比谁都高，连声叫道：“打，要死打，不给孔家庄个毒的不解心头之恨，要杀它个鸡犬不留！”肖师兄却稳坐静观，默然不语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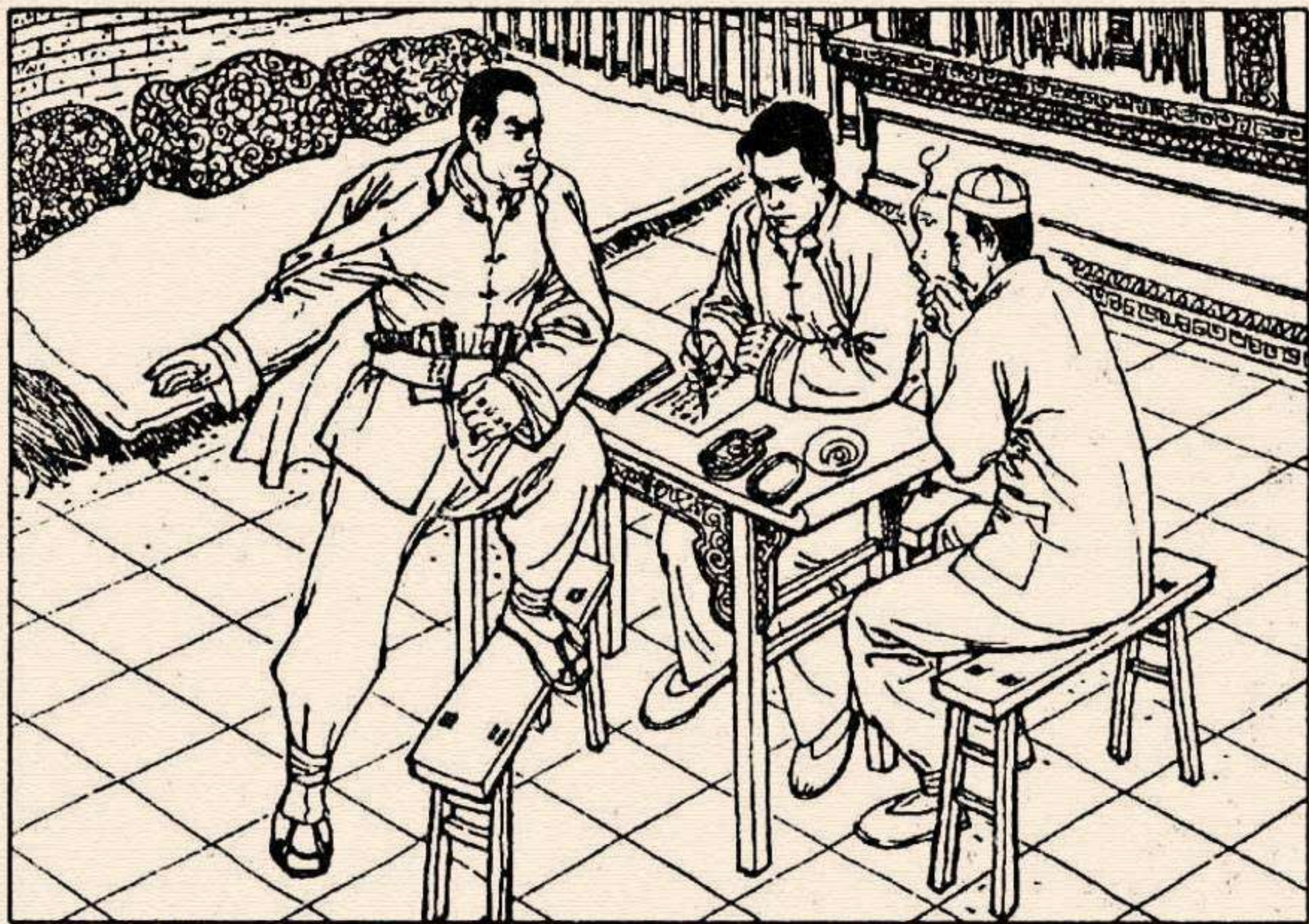
47 桥隆飙一看师兄的神态，也慢慢冷静下来。师兄对老飙道：“急则有失，怒中无智。”随后走近桥隆飙，贴耳低语了些什么，谁也没听见。





48 在我的记忆中，孑L德第原是县政府教育视察员。现在这个国民党的官员，又加了一道汉奸的头衔，我正在想，忽听老飙一声呼唤：“马师爷，写公事。”





49 桥隆飙口述我写：“孔德第，你当汉奸，又来杀我们的人，抢我的车，不知天高地厚，我限你三日交出车子，外加给受害家属的六千块大洋，到期不交，叫你到阎王殿见你祖宗。”这根本不像什么公事，全是挑战骂大街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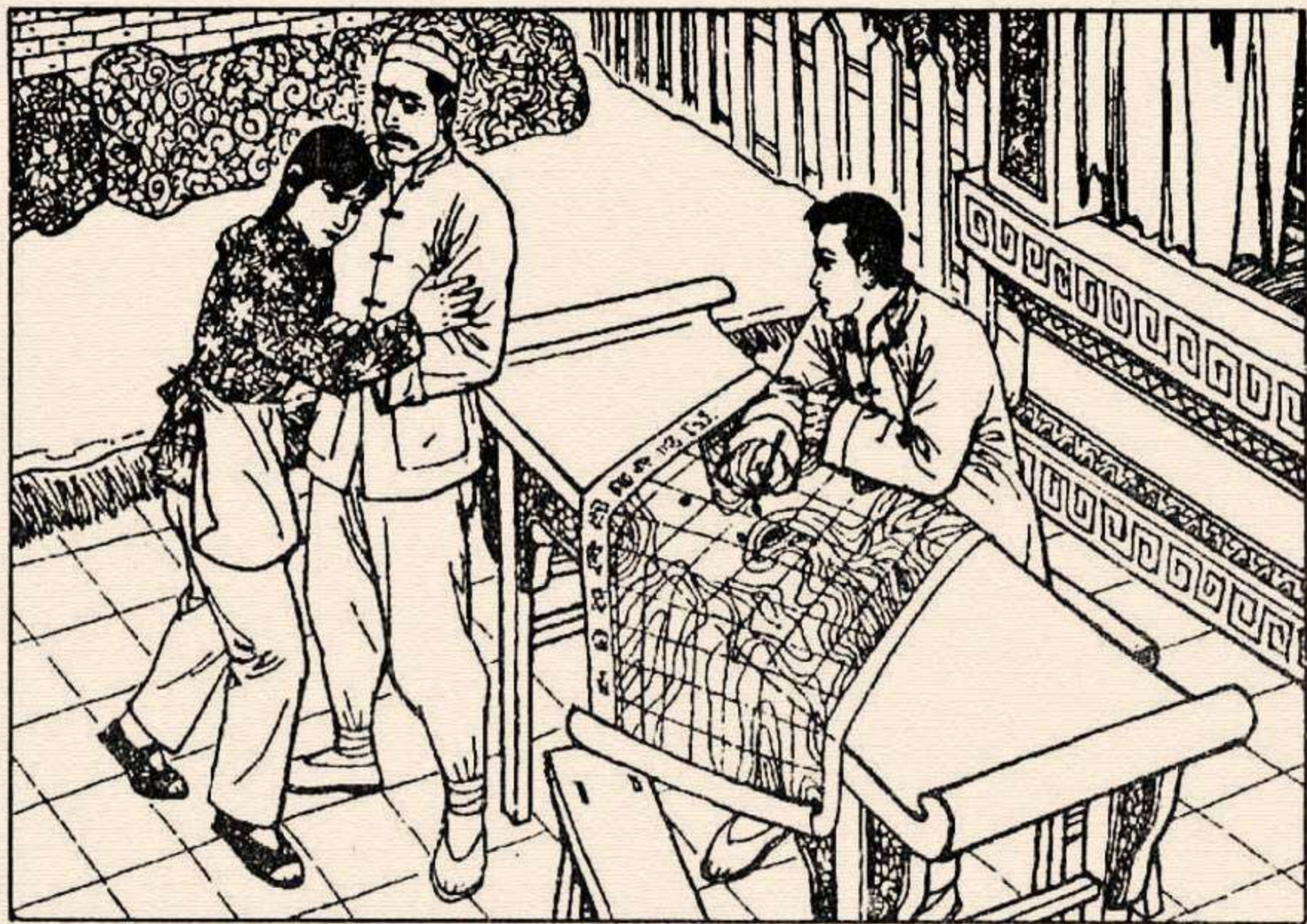
50 我想这也许是师兄的一计，只好原封不动地念给他们听。只在最后加上个“抗日救国斩奸除霸飙字军总指挥部武书”。不料，桥隆飙对这个落款十分称赞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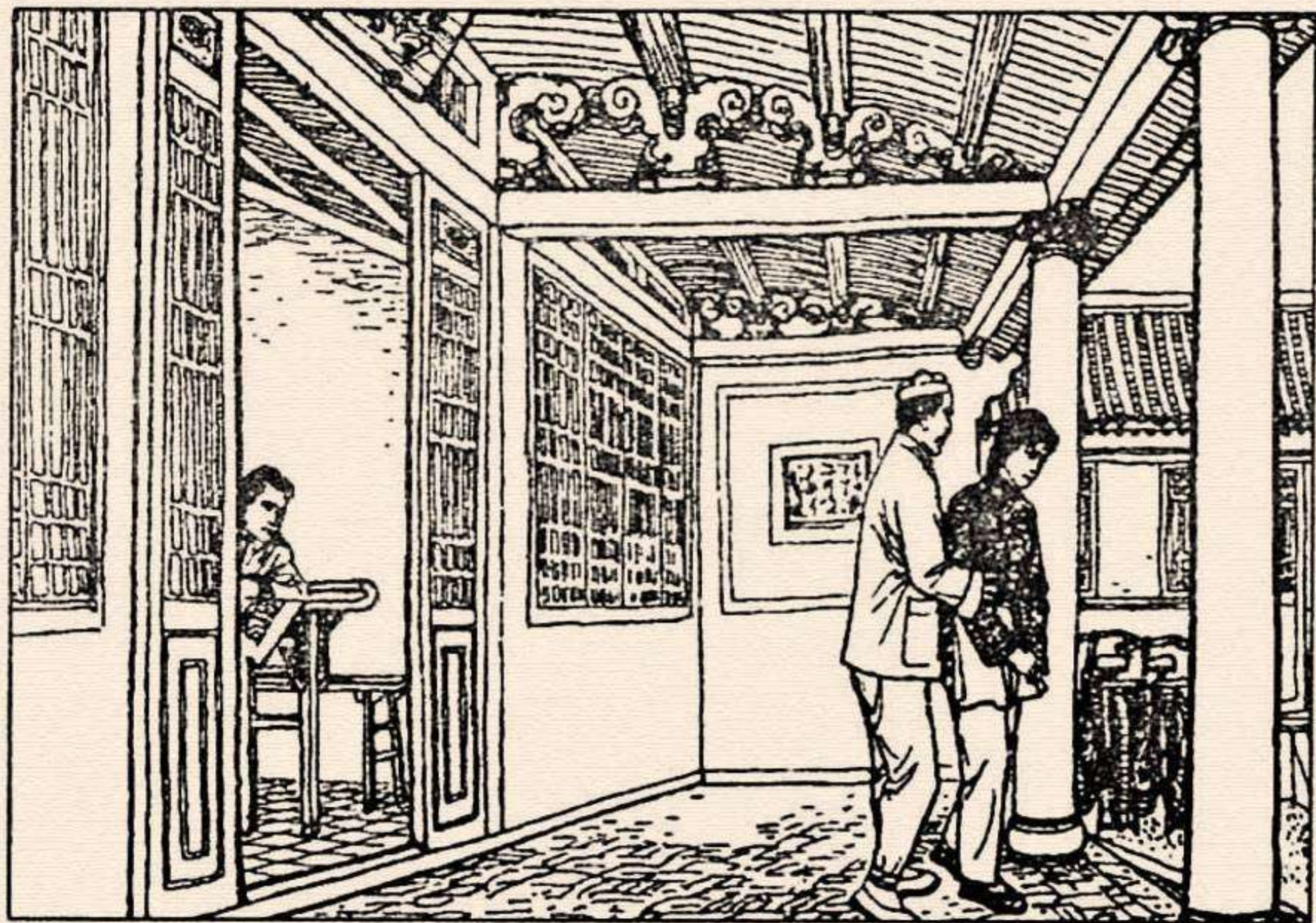
51 他叫人找一个“老顺民”或“半个汉奸”之类的，把公事面交孔德第，又叫薛继超命令队伍，半夜前后，全部撤到山里来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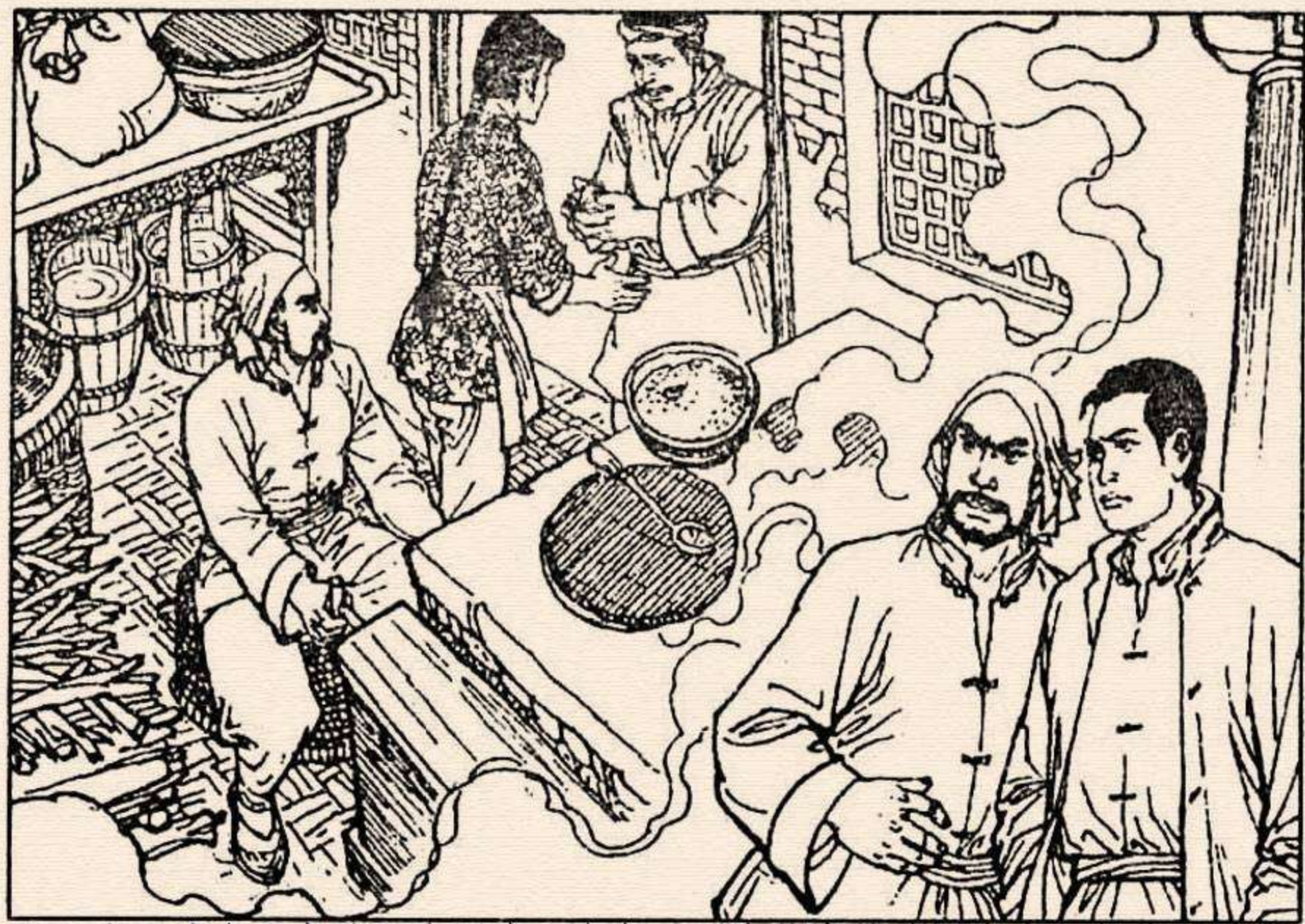
52 这天，我正在和肖师兄研究地图，突然，隆花哭着跑进来，扎到师兄怀里说：“粮饷长和那个伙夫说我在伙房做饭，给哥哥丢脸，失身份。哥哥就没鼻子没脸地把我骂了一通，您去管管他。”师兄只是抚摸着隆花，沉思不语。





53 好半天，师兄才叫隆花去找薛继超，说这事继超能管。我看出，在九家兄弟之中，薛继超居各家兄弟之冠，桥隆飙也很佩服他。肖师兄为什么不直接去说？看来事出有因。





54 当天晚上，老沙又告诉我，上午，那个伙夫从外面拿来一包盐，说他泻肚不能炒菜，放下盐就走了。隆花一听就说：“沙大哥不会，我来吧。”当打开盐包一看，不是盐，而是红矾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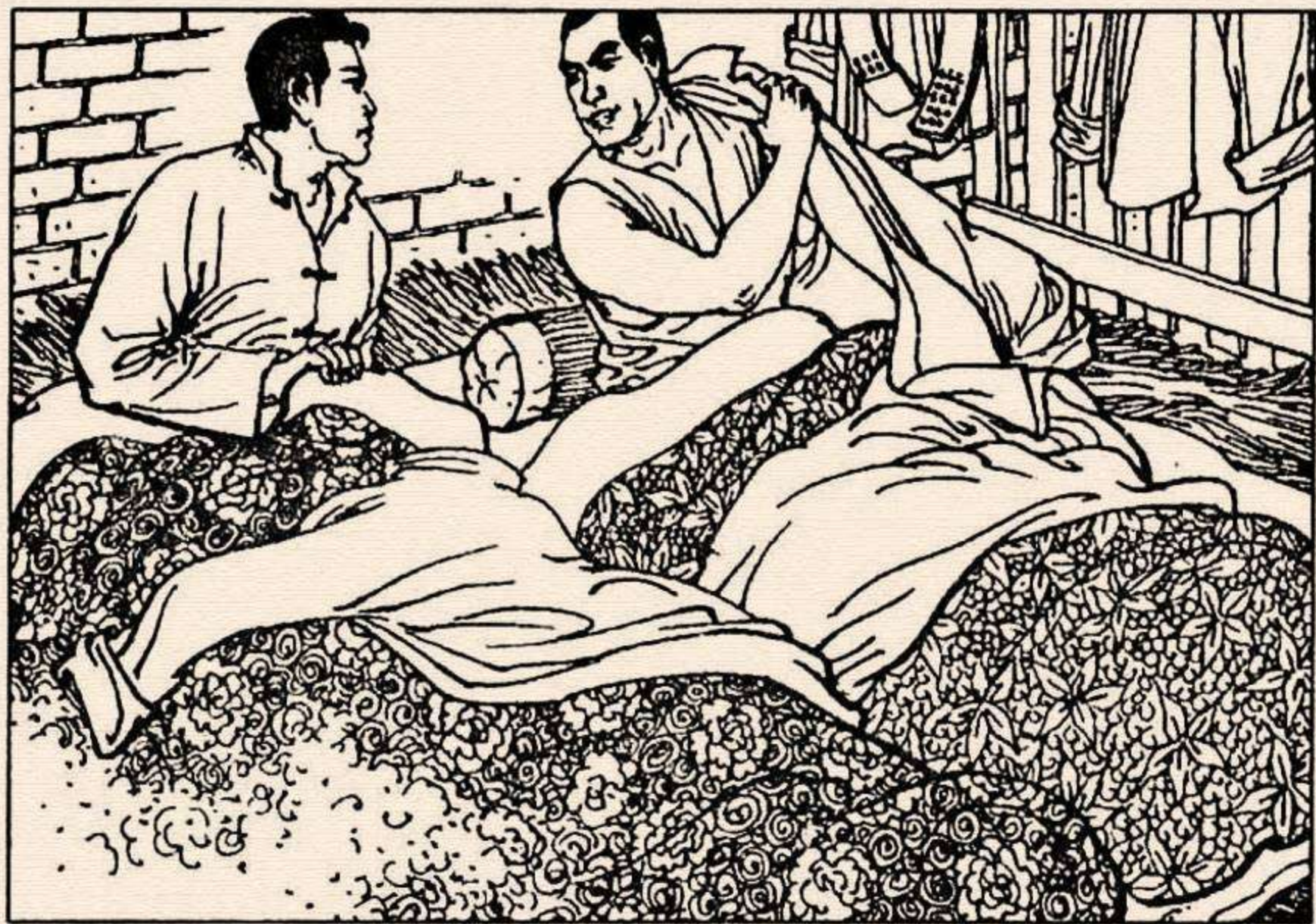
55 隆花当时就要去报告桥隆飙，老沙拦住说，可能还有隐藏更深的敌人，先别声张，，小心察访。隆花姑娘很懂事，藏好毒药，并决心不离开伙房。看来，也许有人要离间我们和飙字军，想一箭双雕。





56 过了十几天，孔德第没做任何答复。奇怪的是，桥隆飙既不发火，也不去打，只是常常化装单独出人。有时低头凝思，有时仰面大笑。我猜不透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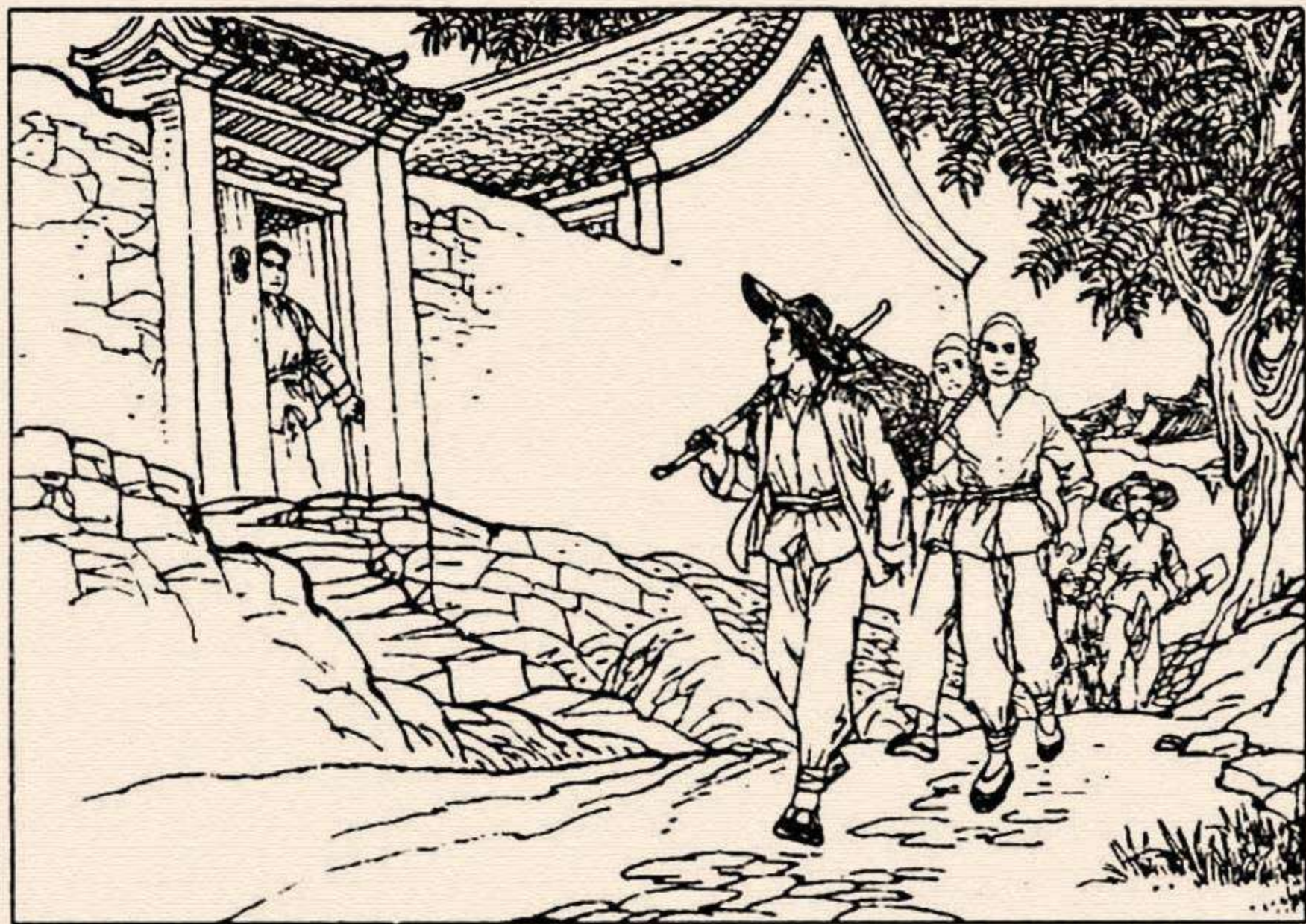
57 这天半夜，老飙叫起我来，跟他出发。他告诉我，这十多天来，六弟每晚都带人去孔家庄逗狗，叫它们狂吠乱叫。开始敌人以为有情况，四处搜查，但时间一长，敌人就麻痹了，正好借机摸进去，来个唇边割舌头。





58 队伍旋风般开拔了。只见隆花巧扮男装跟在老沙的身后。尽管狗吠鸡鸣，我们却顺顺当当地摸进了孔家庄，分头潜伏在各农户家。我们几个隐藏在村西头一座独立四合院里，各处都严密封锁了消息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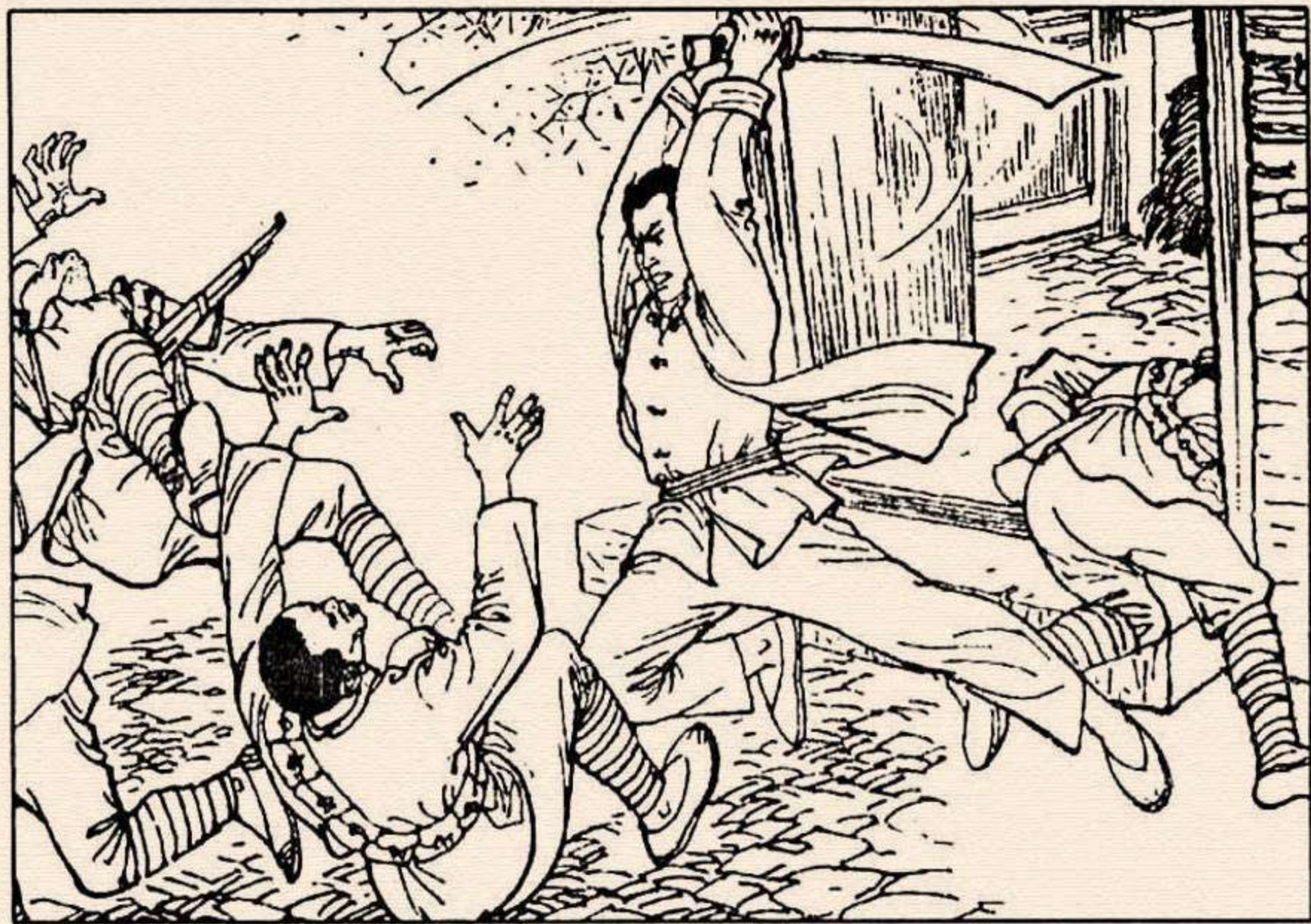
59 天刚亮，老百姓就相继出来干活了。一个身穿破衣、头戴草帽、肩扛箩筐的人朝我们走来，我仔细一看，原来是继超，再细看那些农民原来都是飙字军化装的。





60 太阳一丈多高时，驻扎在孔庙围墙里的伪军，又开始行动抢粮了。他们刚走进对面街口，忽听房顶上大声喊道：“打！”桥隆飙甩动着双枪，给伪军们点名。立时，枪声四起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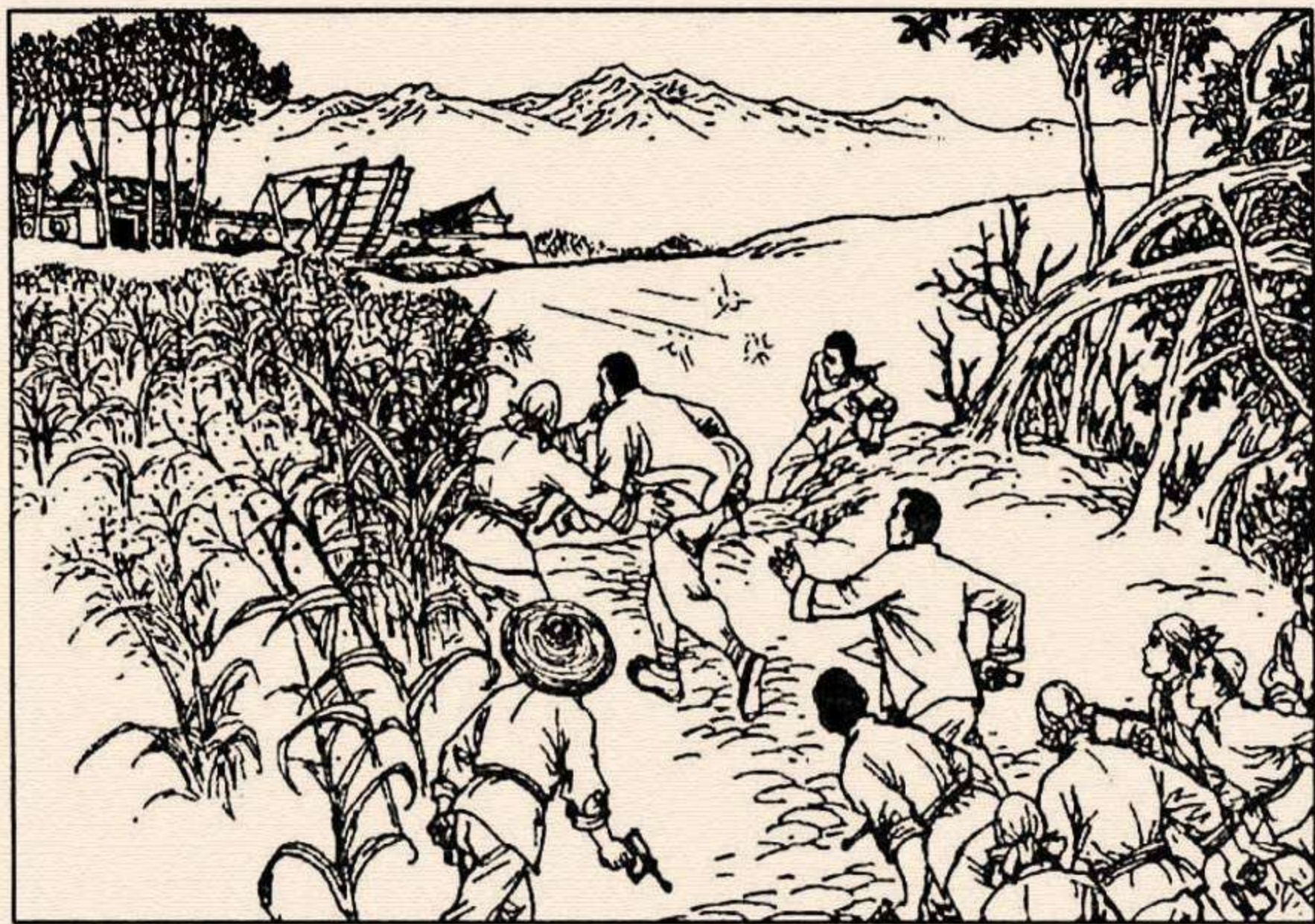
61 麻痹已极的敌人被这突然袭击打傻了，来不及还击就四处钻门入户。我一看喊了声“妙！”刀杀了起来。几分钟就结束了战斗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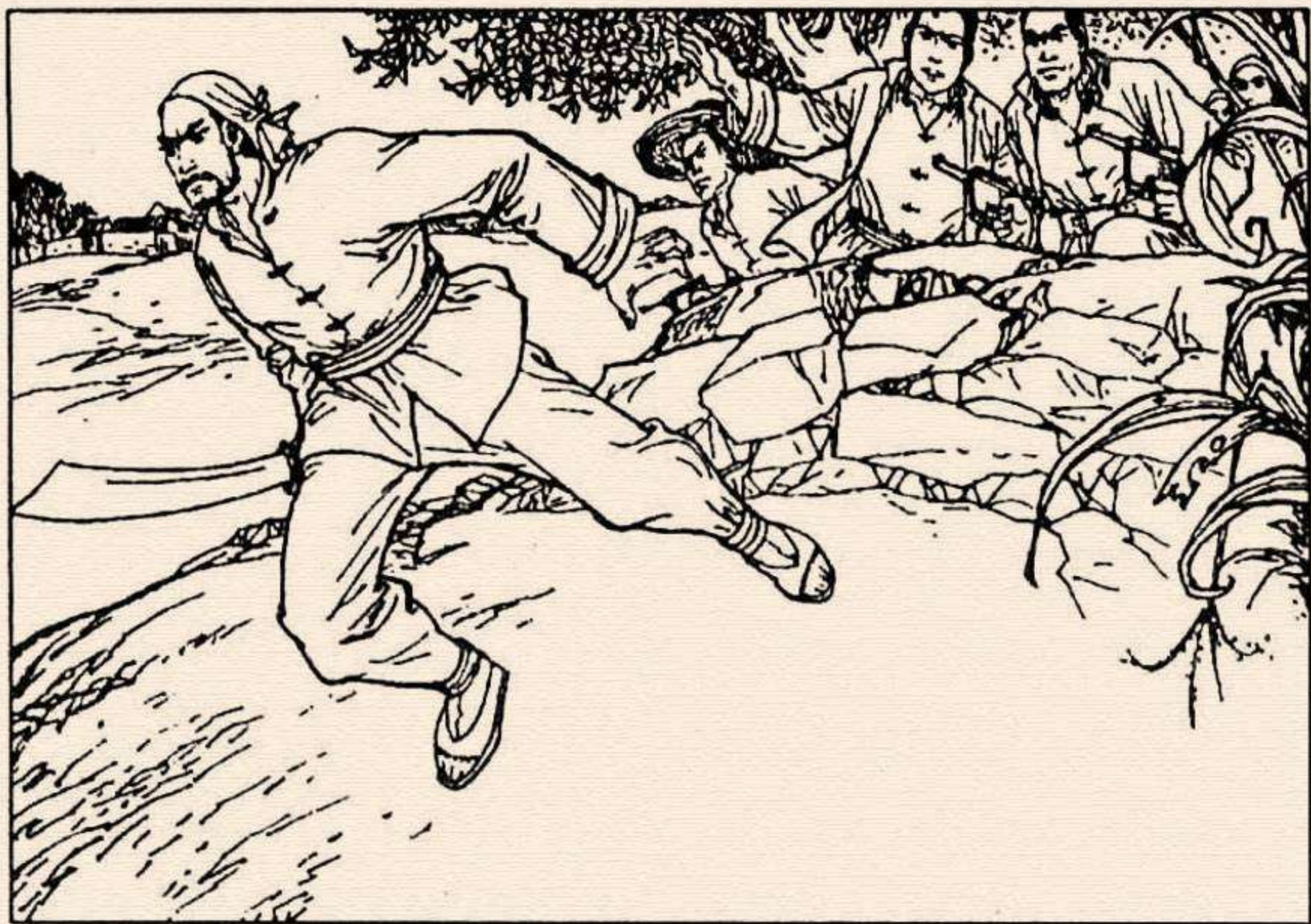
62 桥隆飙跑过来对我说：“念书的，你真行。挥刀上阵，还真像匹烈马驹子。走，干他老窝去！”战士们紧跟他身后，一窝蜂似地向小山丘跑去。





63 跑到孔庙围墙外一看，小河上的吊桥扯起来了。留守的敌人开火了，有几个战士被打伤。富有经验的老沙，扯着老飙，带头撤退到四十米外的梯田坎下隐蔽。





64 老沙要过我的鬼头刀，猛向壕沟边的树趟子跑去。我明白了他的意图，赶忙叫老飙组织火力掩护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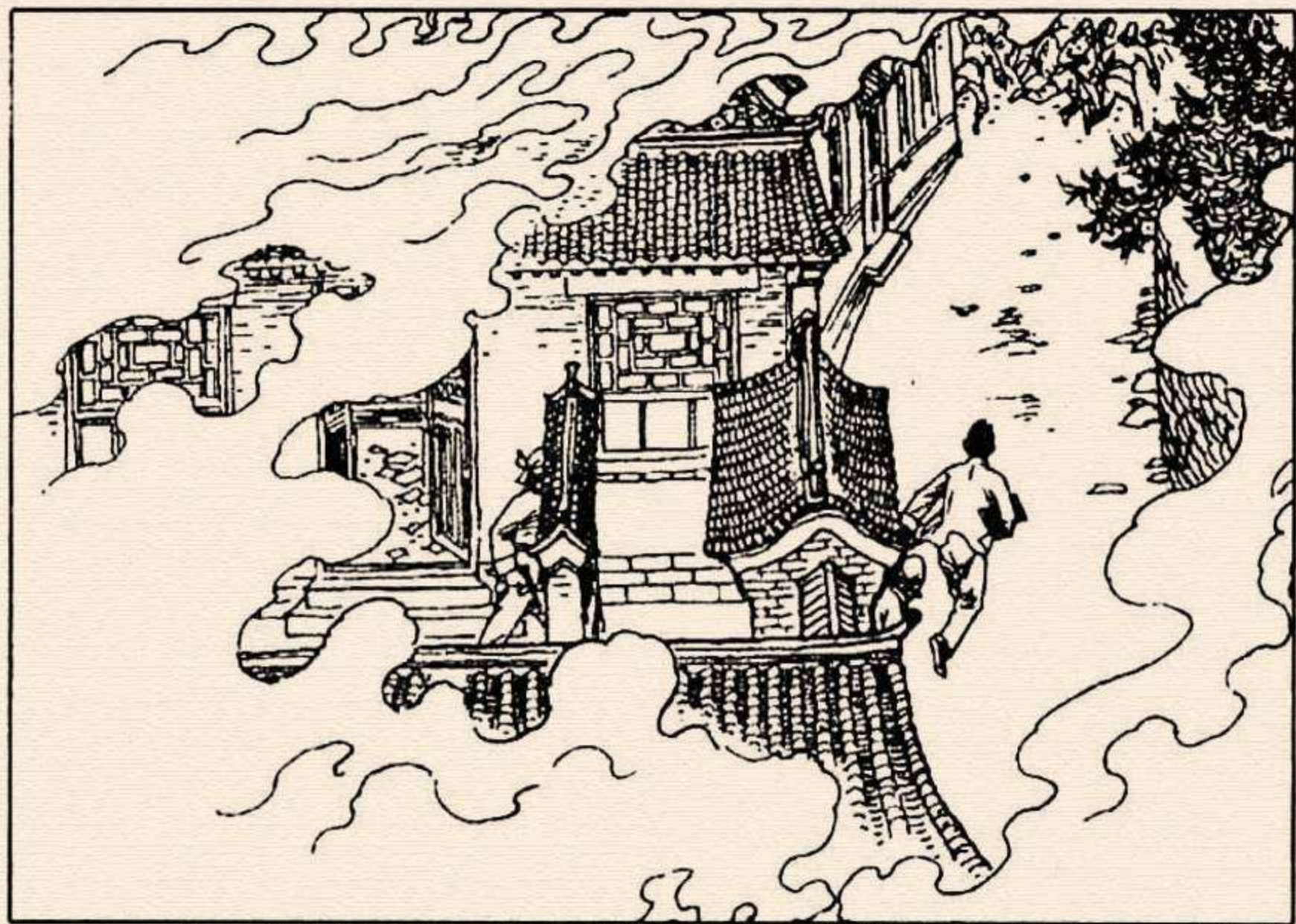
65 这时，只见老沙横抡大刀对几棵碗口粗的大树猛砍，然后把树向河边一推，正好搭成了排木桥。但老沙的左臂受了伤。





66 桥隆飙一看喊道：“哎呀，我的好骆驼！”说着冲了上去。薛继超也率队猛冲。不多时，敌人的枪声哑了，几个伪区公所的人和孔德第全家被俘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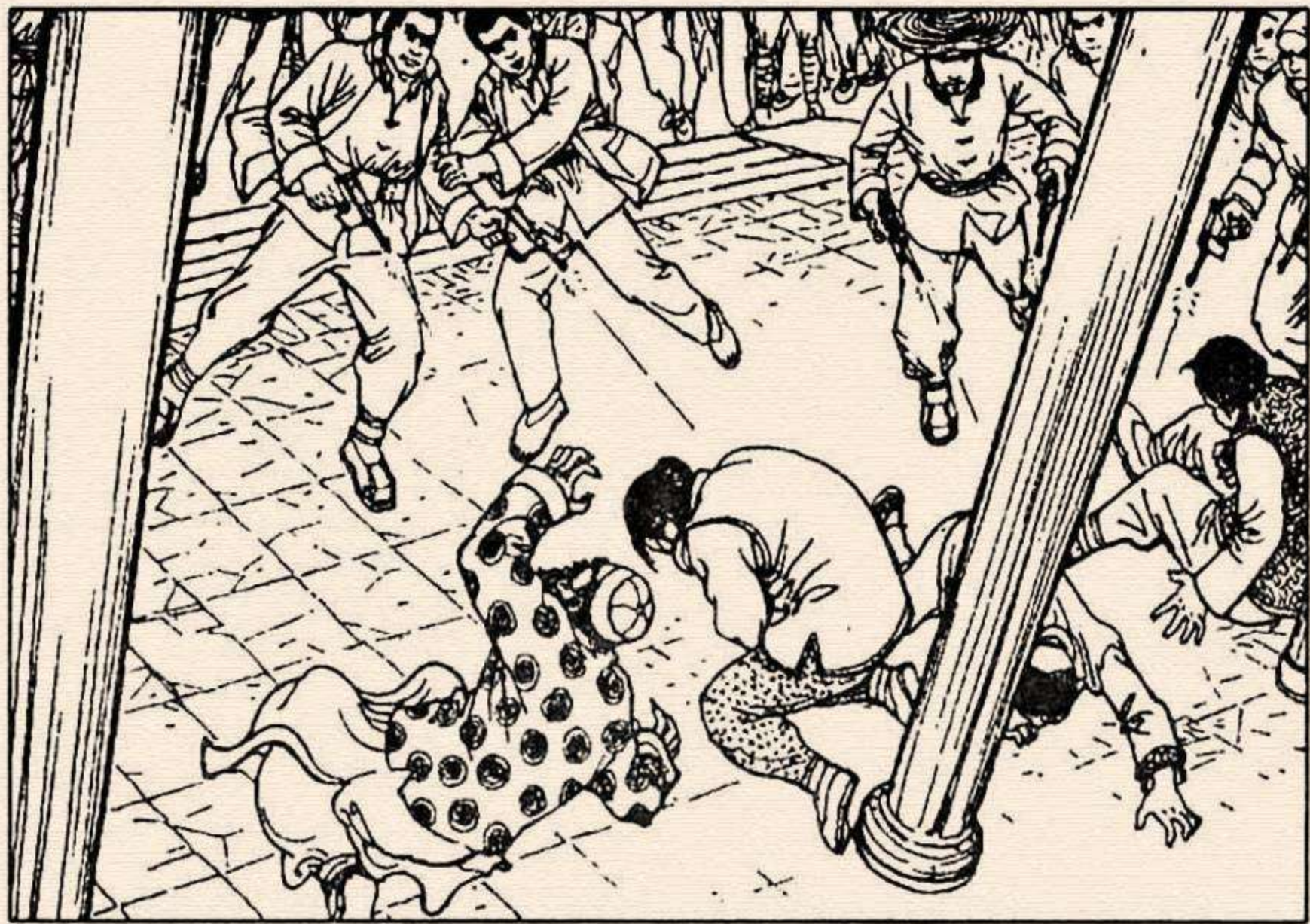
67 我急忙跑进伪区公所，搜查了敌伪文件，获得了不少情报和日伪勾结的来往信件。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只见浓烟已将我包围，我急忙跑出来一看，原来孔庙两厢已燃起大火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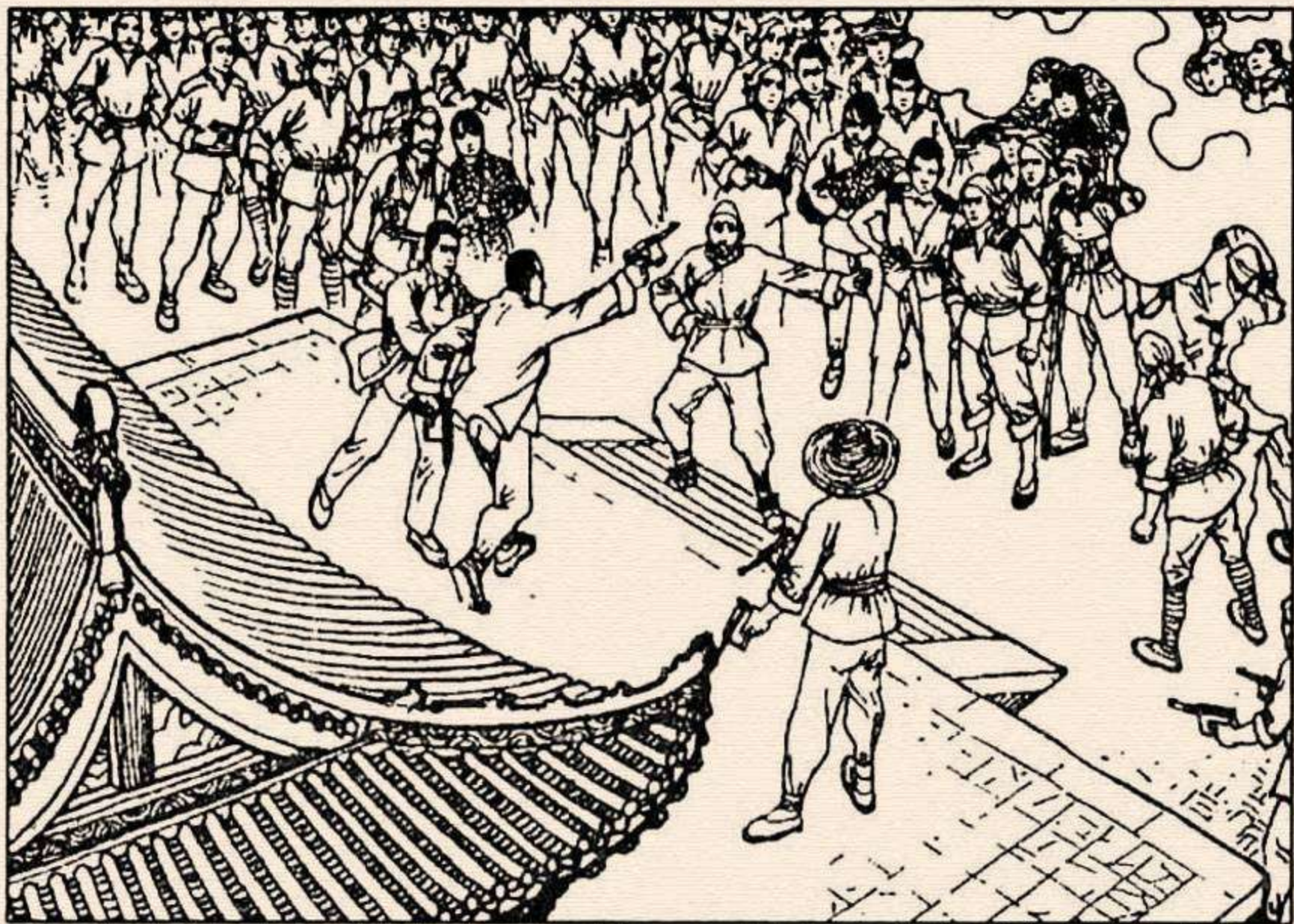
68 孔庙前，跪着孔德第及其家属。老飙面对孔庙冷笑道：“孔老夫子，看看你的后代子孙吧，他投日本、卖祖宗、杀人放火。今天，我叫他们在你面前完蛋。”说着挥手命令开枪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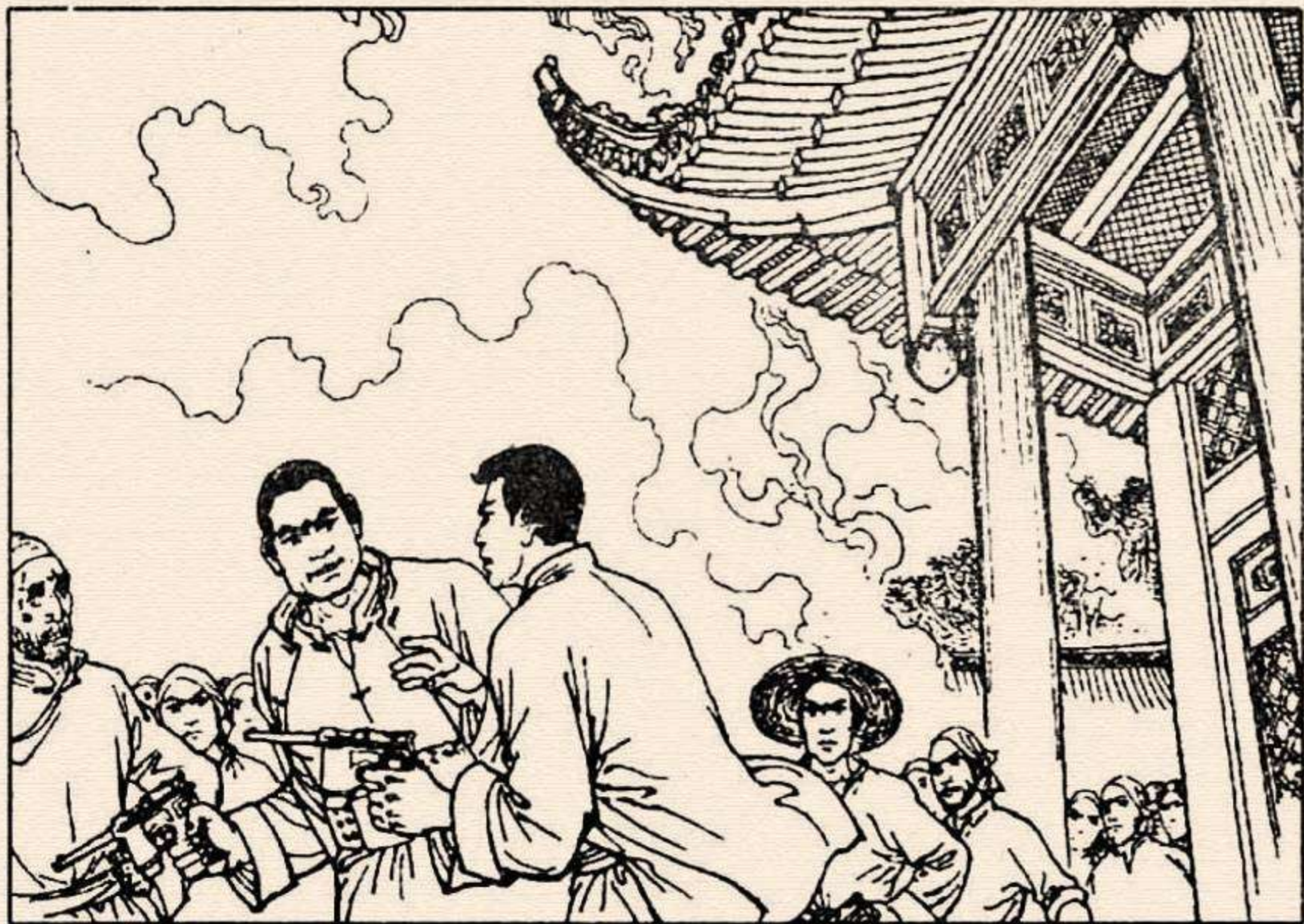
69 我忙拦住：“指挥长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不能满门抄斩”但他根本不听，手一挥，只听一阵枪响，我当时冷冰冰地僵住了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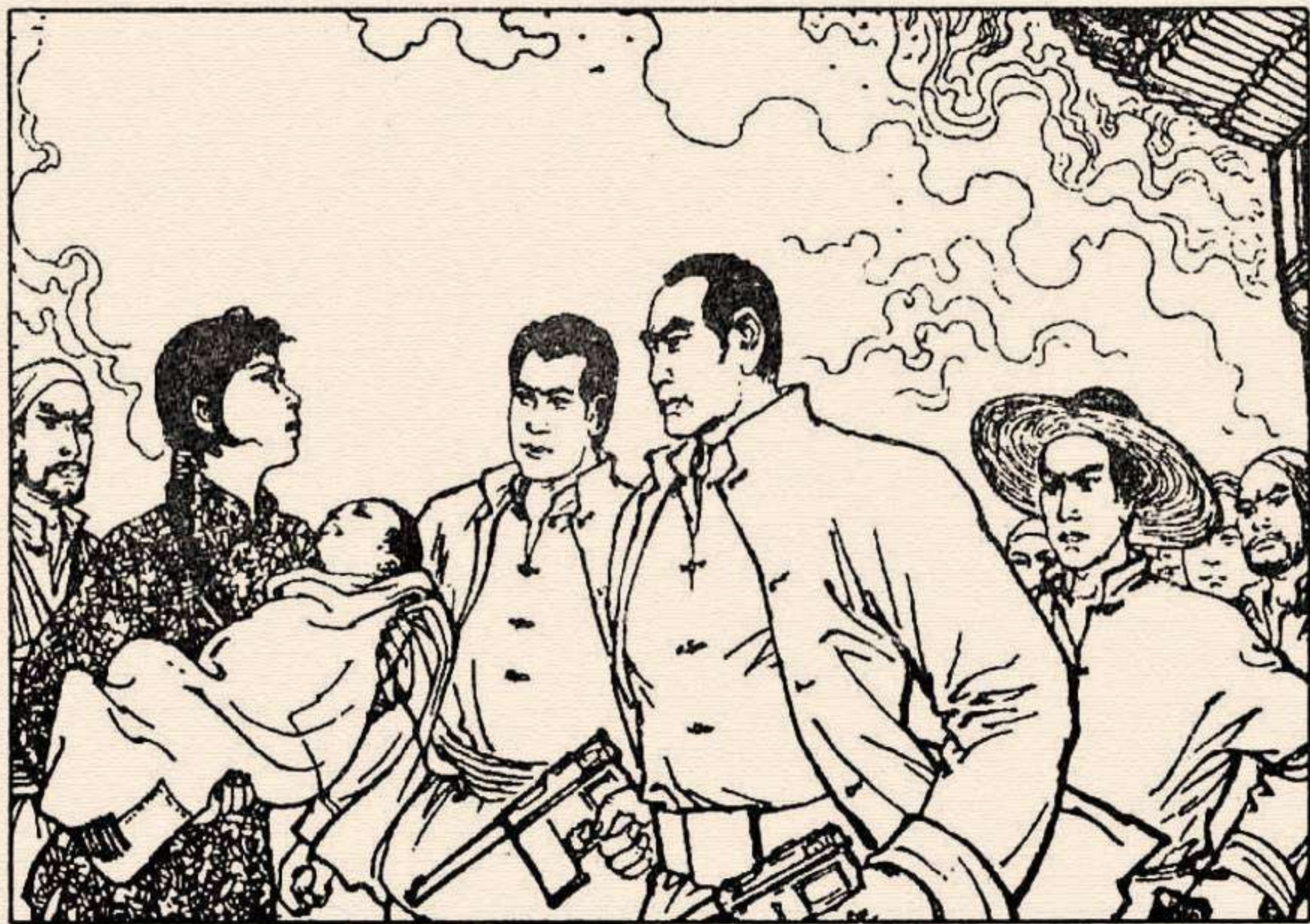
70 这时，吴宝仁手指佃户，煽动说：“指挥长，他们不光给孔德第种田，还给他们通风报信，不能留。”老飙一听！兑：“对，杀！”说着向佃户们走去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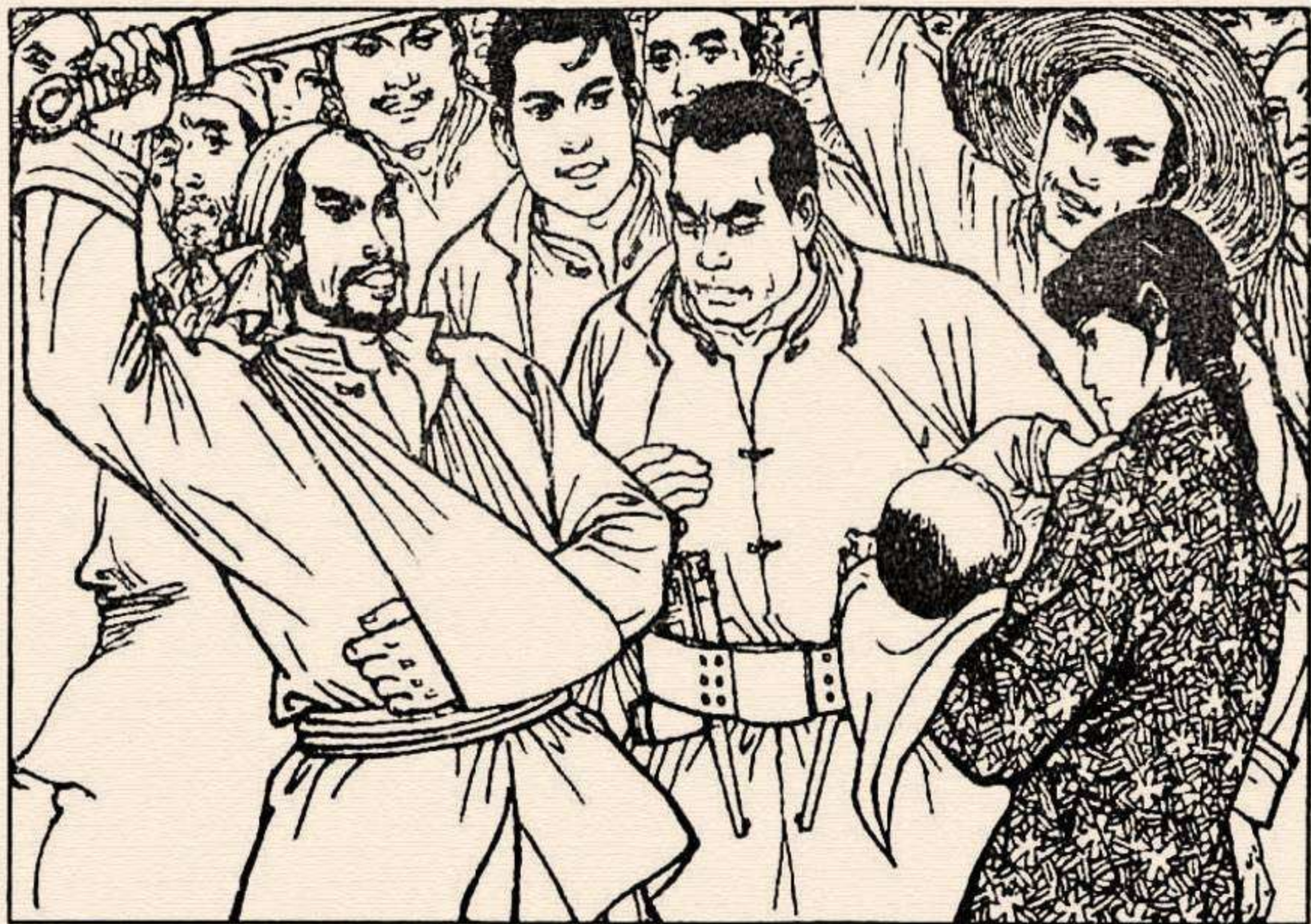
71 我不顾一切地把他挡住，严厉地责问他：“飙字军杀日本、除汉奸是为了谁？你青白不分，怎么杀到佃户们头上来了。你难道没给有钱有势的人干过活？难道也该杀吗？”他听了不觉一愣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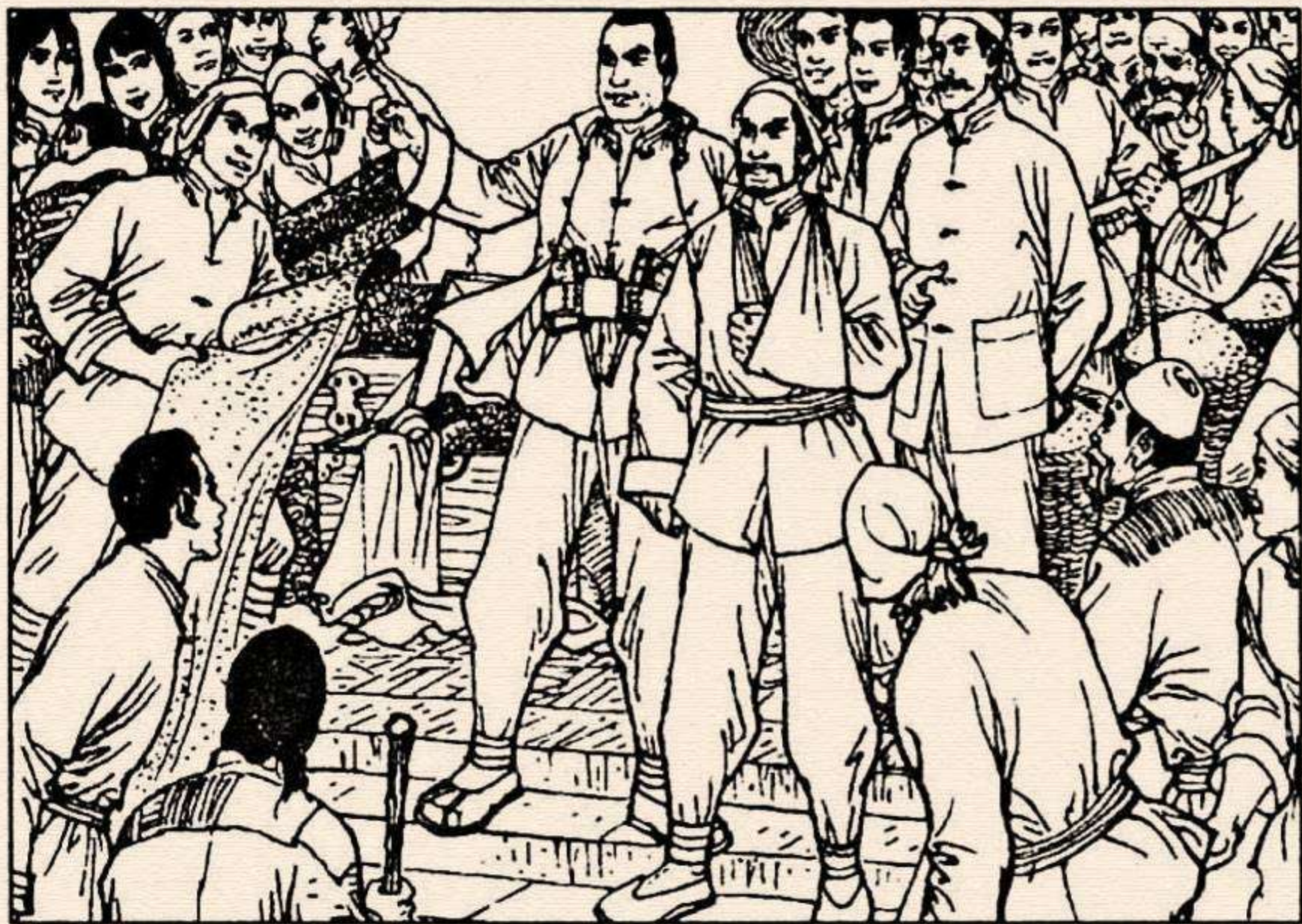
72 这时，隆花从一个妇女怀里抱过一个婴儿，朝老飙绝望地喊道：“哥哥，你杀了他们这是伤天害理呀！我也给鬼子、汉奸唱过戏，说来我也该杀，要杀你就先杀我吧！”老飙愕然，无言以对。





73 此时，只听老沙领着人们高呼：“拥护指挥张杀日寇，除汉奸，救国救民！”桥隆飙，这个狂飙式的人物，竟哭了起来。他将头猛捶一下，走到队前，说：“你们三人，使我少犯了一次大罪。”





74 我们建议老飙没收孔家财产，分给穷苦百姓，老飙高兴地说：“对，今后咱们飙字军不管打到哪儿，这算是立下的一条军规。”他叫肖师兄和老沙监分东西。





75 孔家庄据点离平州只有十里，距鬼子的驻地太近了，桥隆飙下令迅速撤退。顿时，队伍向正西、西南、西北三个方向，没人青纱帐里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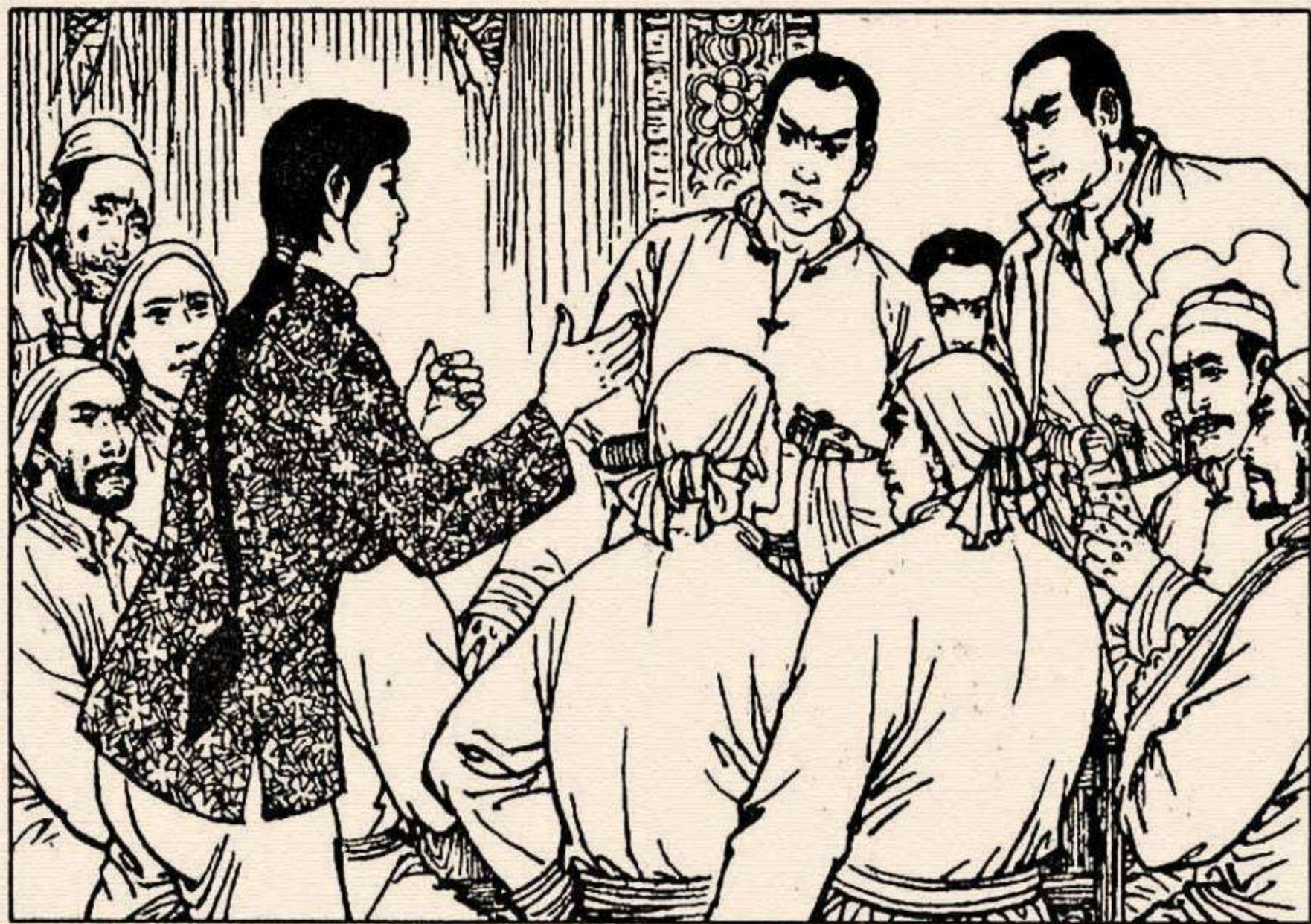
76 我们回到古庙后，几路弟兄已赶到了。大家正在庆贺胜利，突然继超怒向桥隆飙说：“你为什么打仗还把花小妹带在身旁？有人说你和她，明是兄妹，暗是夫妻。大哥，我不能听着有人在背后骂你呀！”





77 桥隆飙一下子暴跳起来：“叫隆花！”隆花进来了。老飙拍案喝道：“今后你再随军跟我就打断你腿！”气得双眉紧皱，满眼泪花地说：“六哥，你冤了小妹，也冤枉了大哥，你把说这缺德话的找来，我当面问他。”





78 她又对在场的人说：“我隆花清正不歪，一心想跟众位哥哥，报国仇，雪家恨，骂我、打我都行，死也不离队。这是有人要害大哥，你们可别上当啊！”好个聪明的隆花，借机点醒众人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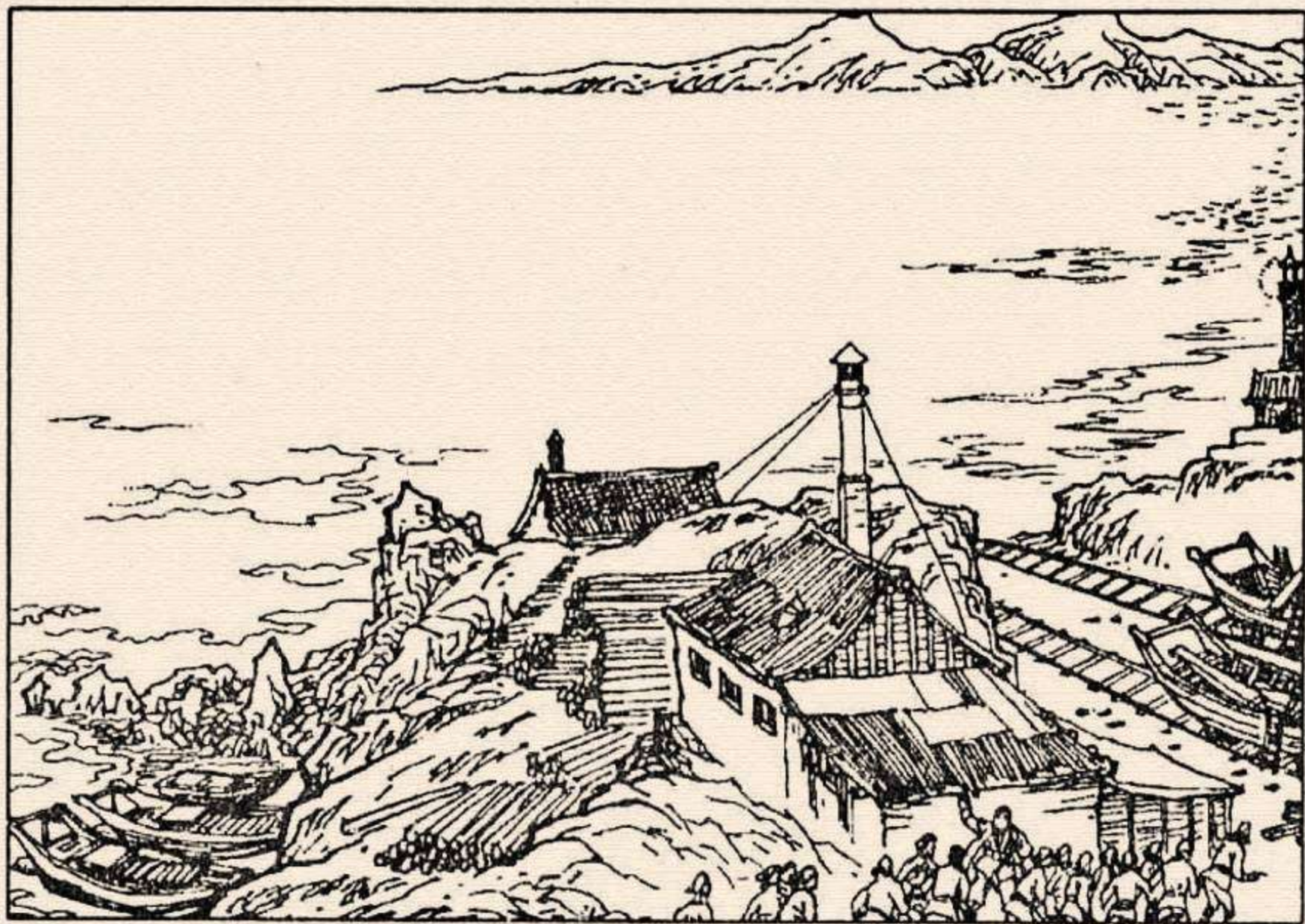
79 薛继超似乎听出了话中的含意，对隆花蛻：“小妹，你的心思我明白，今后，我和我的弟兄们，不离大哥左右就是了，你只管放心。”隆花信任地点点头。肖师兄一直沉默不语，只是用眼不时地盯着吴宝仁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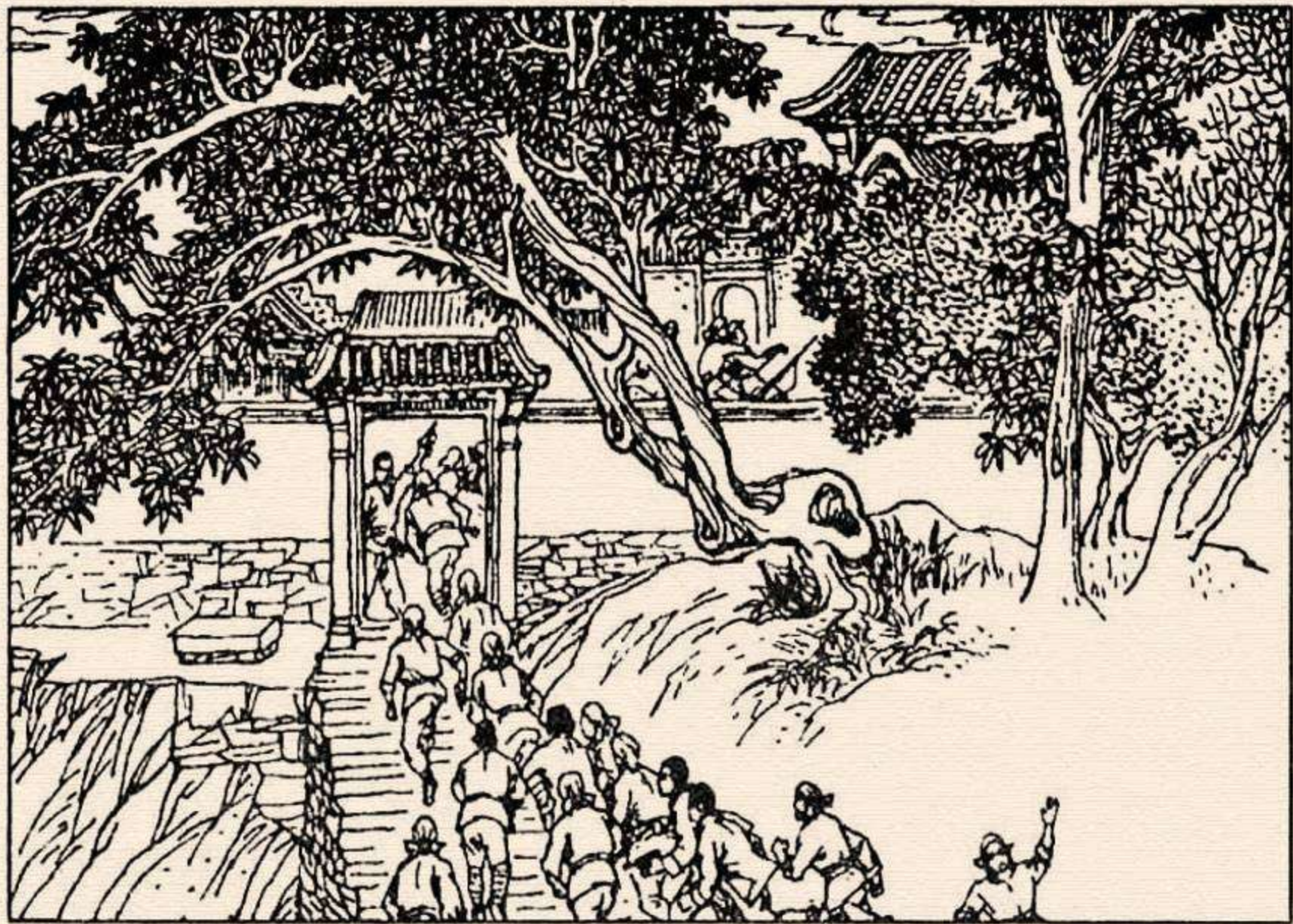
80 日落黄昏，桥隆飙命令：“按原盘子，分几股远流，联络点——船营。”隆花还是被留在了庙里，走出很远，还听到她的哭泣声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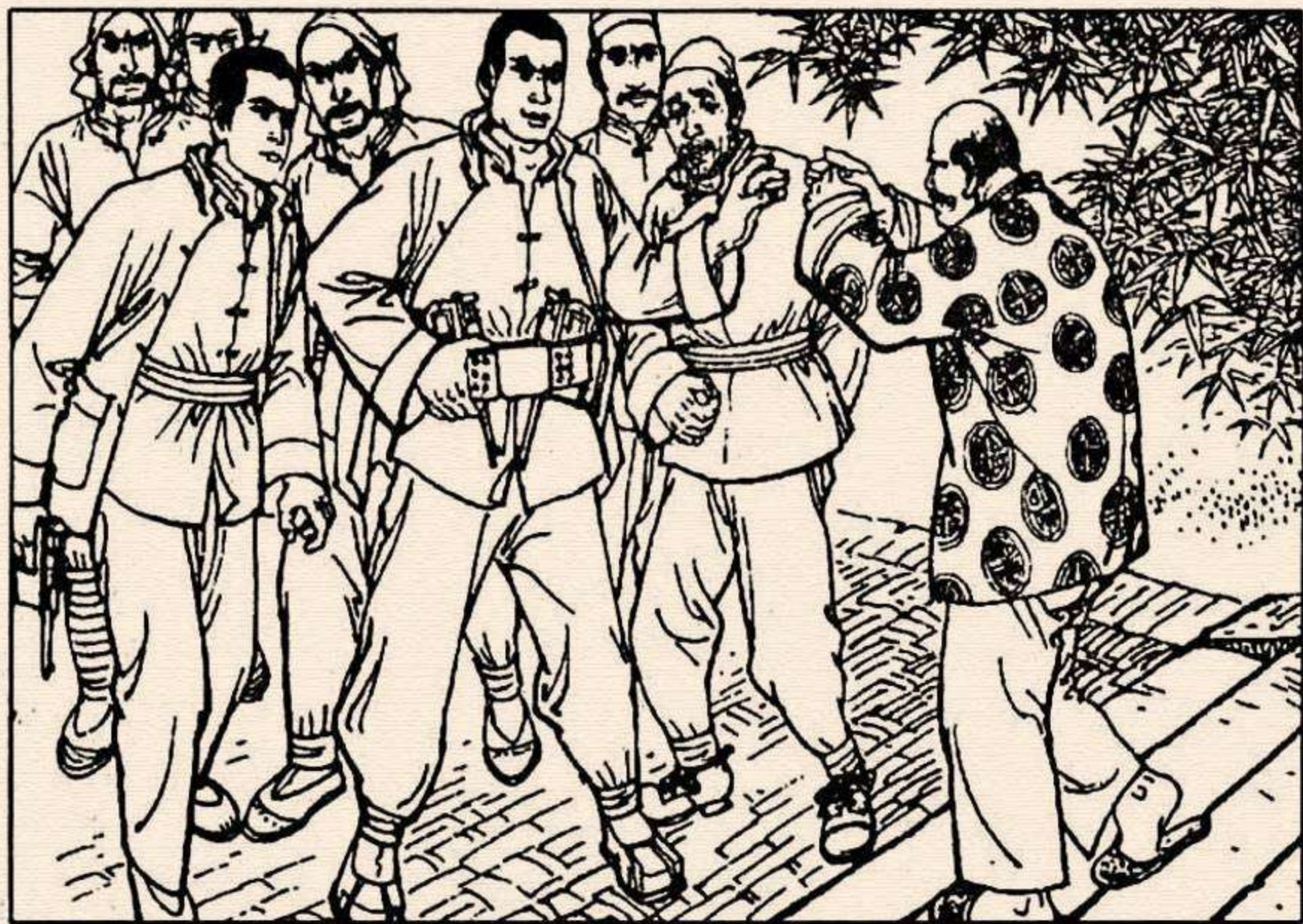
81 经过三个夜晚急行军，走了二百多里路，我们来到了海滨船营，这里望得见人海三十多里的茅公岛，岛上三百多户都是贫苦渔民。这儿，也是薛继超的家乡。这里是仇国基的堂兄弟仇国础经营的造船厂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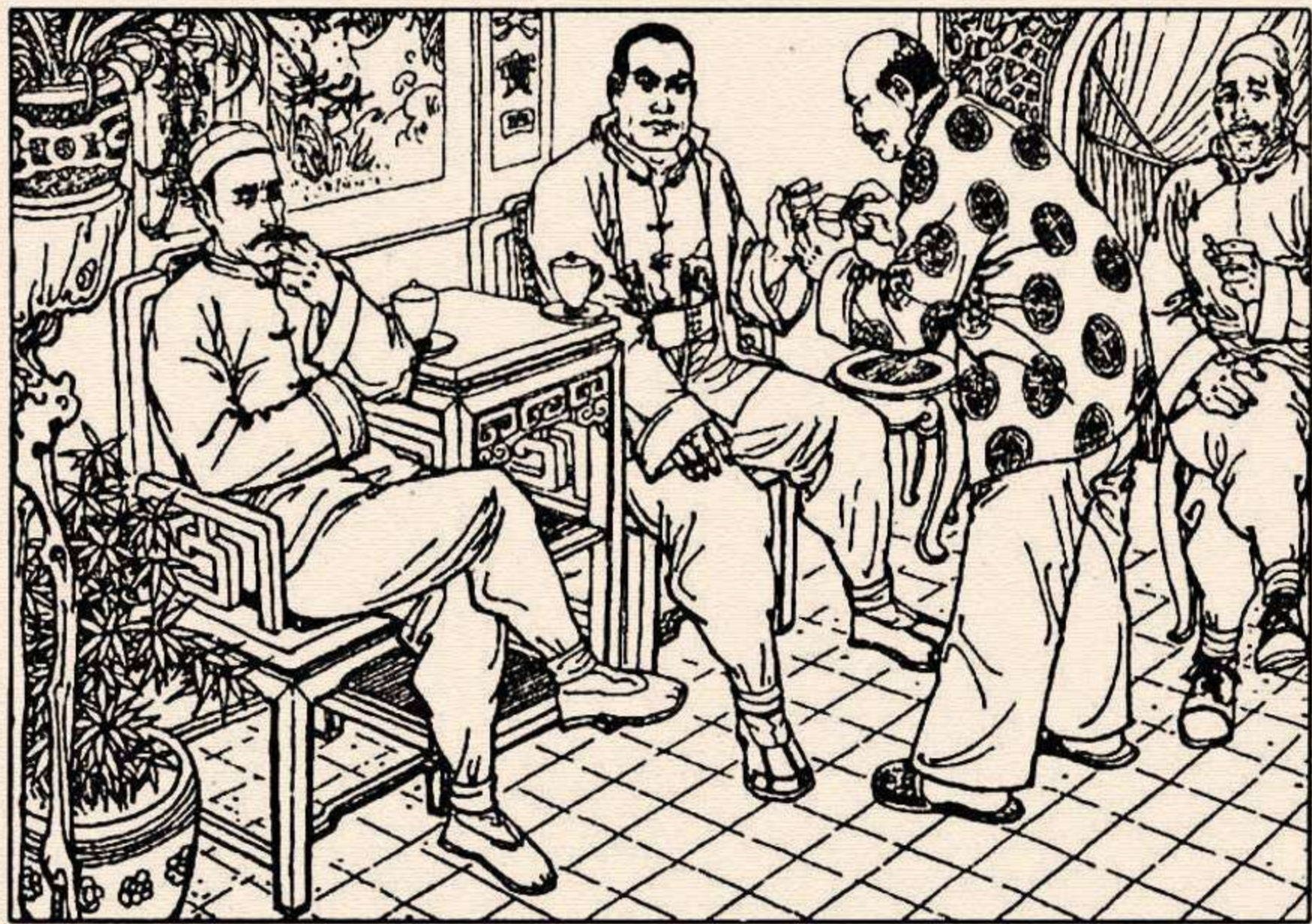
82 黎明前，薛继超翻进了仇家大宅院。打开院门，我们一拥而进，缴了护院家丁们的枪。





83 仇国础身披睡衣，慌慌张张跑出来。他弄不清我们的来历，只是口称：“小的失迎、小的失迎，众位光临敝舍，有何见教？”老飙说：“听说你是仇国基的兄弟，特来借宿几天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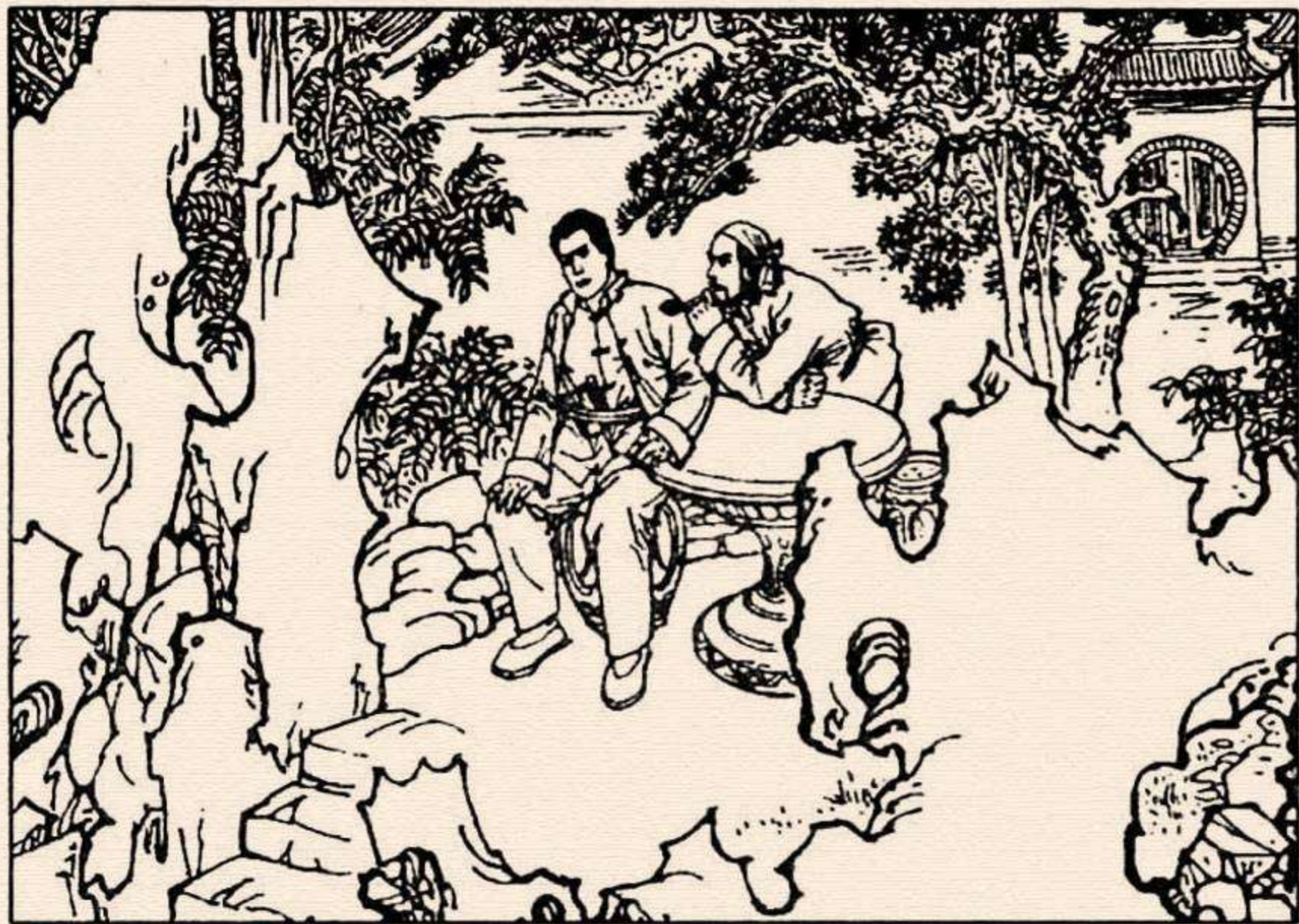
84 仇国础一听，接待十分殷勤，递茶，送烟，一语三鞠躬，三语九点头。桥隆飙完全没了蛮横。肖元山默默不语，吴宝仁却是欢天喜地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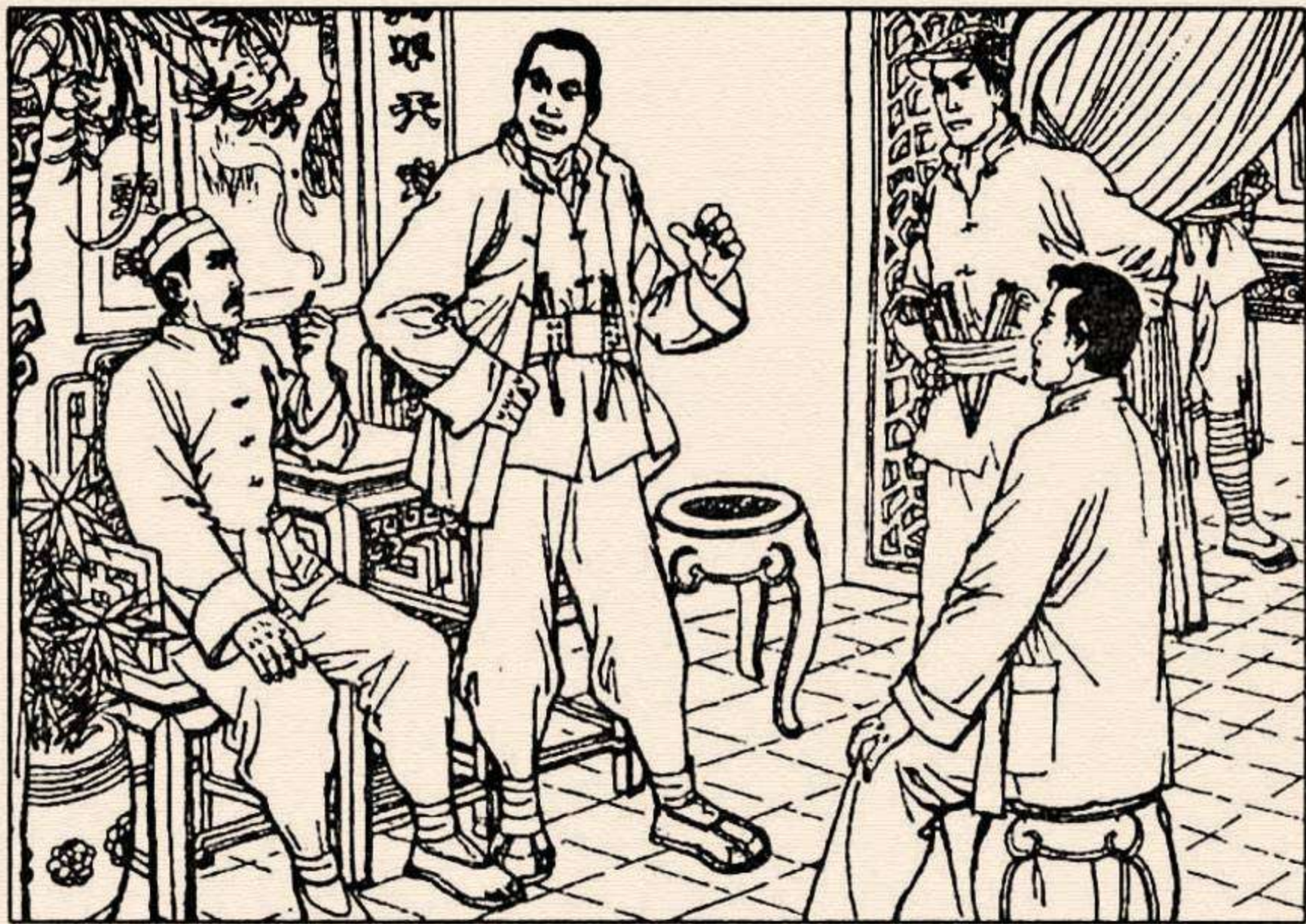
85 薛继超一到这儿，就换上渔民衣服，回茅公岛去了。渔民们亲切地接待了他。他还特地到死去的亲人坟上祭扫了一番。





86 这天，老沙告诉我，他在仇国础烧毁的东西中，发现一封残存的信件，是仇国础向仇国基借兵镇压渔民的罪证。此地久留必有后患，必须动员桥隆飙下令，尽快开拔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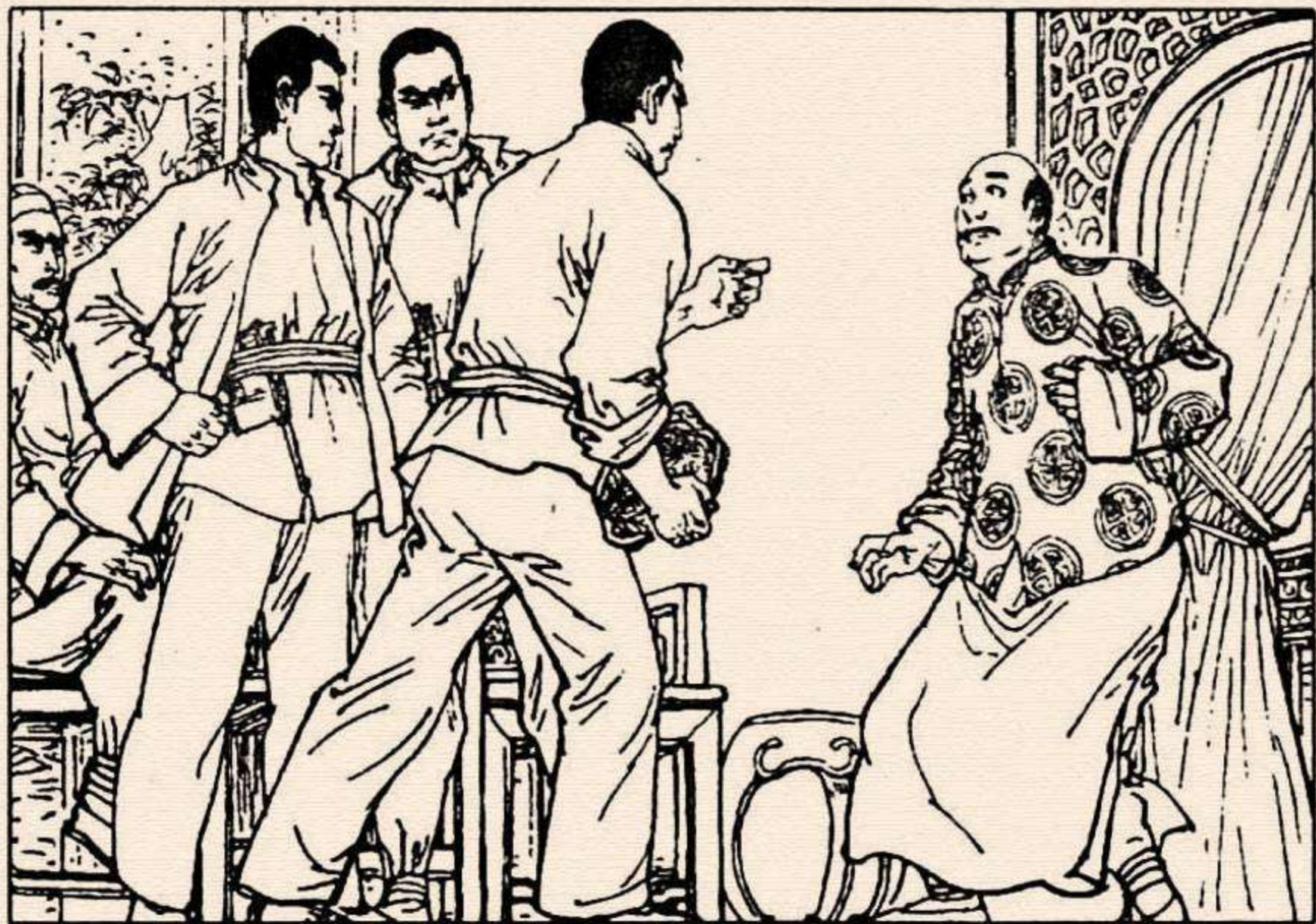
87 我们动员的肖师兄向老飙陈说利害时，继超也正从岛上回来，他也正是为这事赶回来的。老飙说：“你们真有忠心，我不会叫仇家的黄汤灌昏的命，这酒、色、财、气我郝防着呢。咱们是吃孙、喝孙、拐带孙。”说着命人叫仇国础来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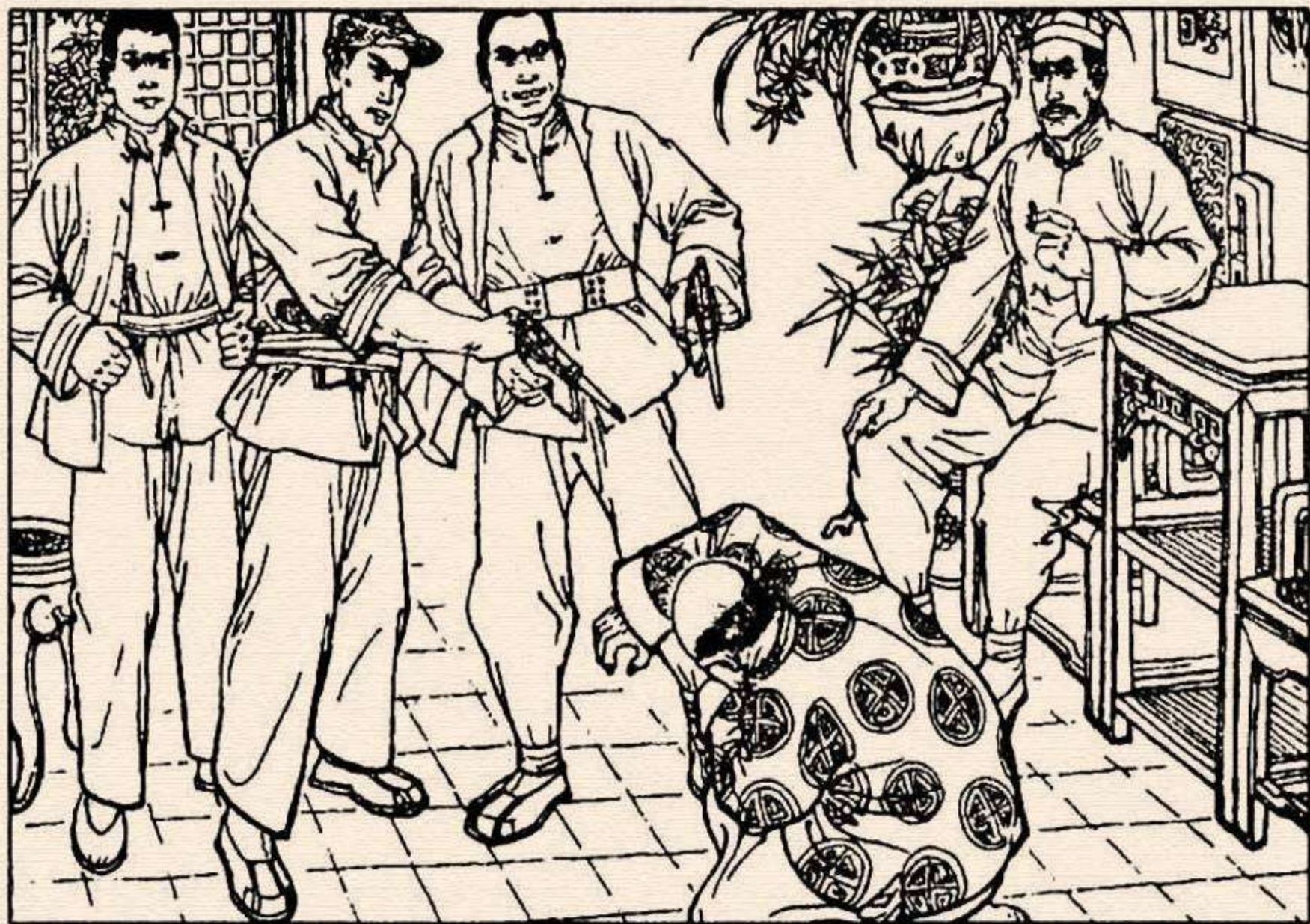
88 仇过础满脸赔笑地跑进来。老飙劈头就问：“你想死，想活？我飙字军抗日救国，想跟你捐点钱，金条、现大洋都行，快去拿。”“哎，小的有难处，这……现火洋小的没几块，要架子小的还有点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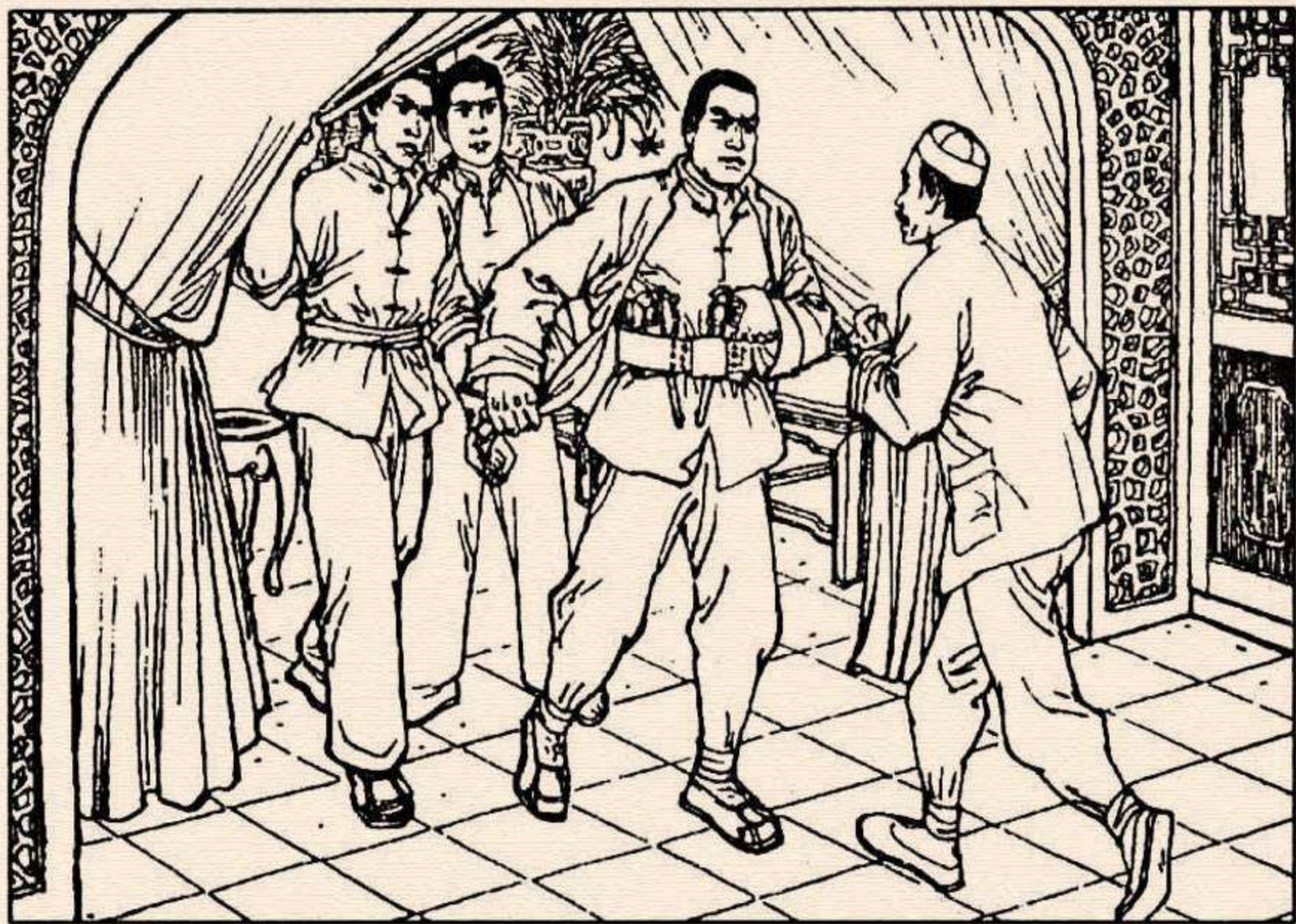
89 薛继超把渔夫帽一摘：“仇国础，知道莫过老乡亲，你还认识我吗？十年前，你勾结官府，逼得我爷爷跳了海，妈妈碰死船头，小妹被你抢走卖掉，你还想抓我这孤儿。我呼天不应，入地无门，只好逃出茅公岛。”





90 桥隆飙一听，举枪就要打。继超拦住说：“大哥，好汉不报私仇，别辱了咱好汉的名誉。”老飙道：“老秃驴，你若抗捐不交，我就为公执法了。”仇国础吓得满口答应，真的交出不少金条和大洋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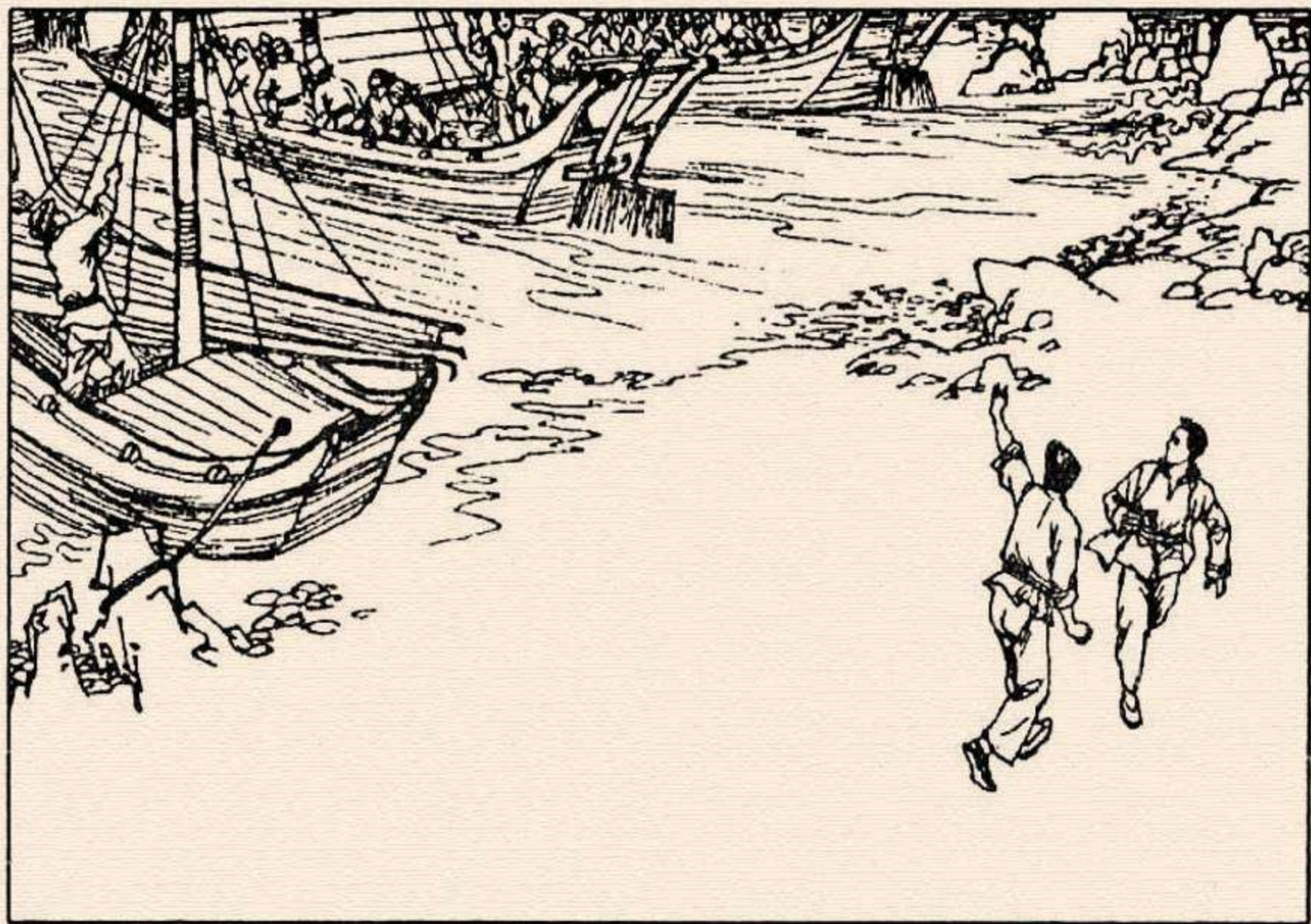
91 收完钱，已是正当午，老飙命各队准备好，入夜启程。不料，肖师兄从外面跑进来报告：“仇国础跑了，东南方向发现敌人，离这儿很近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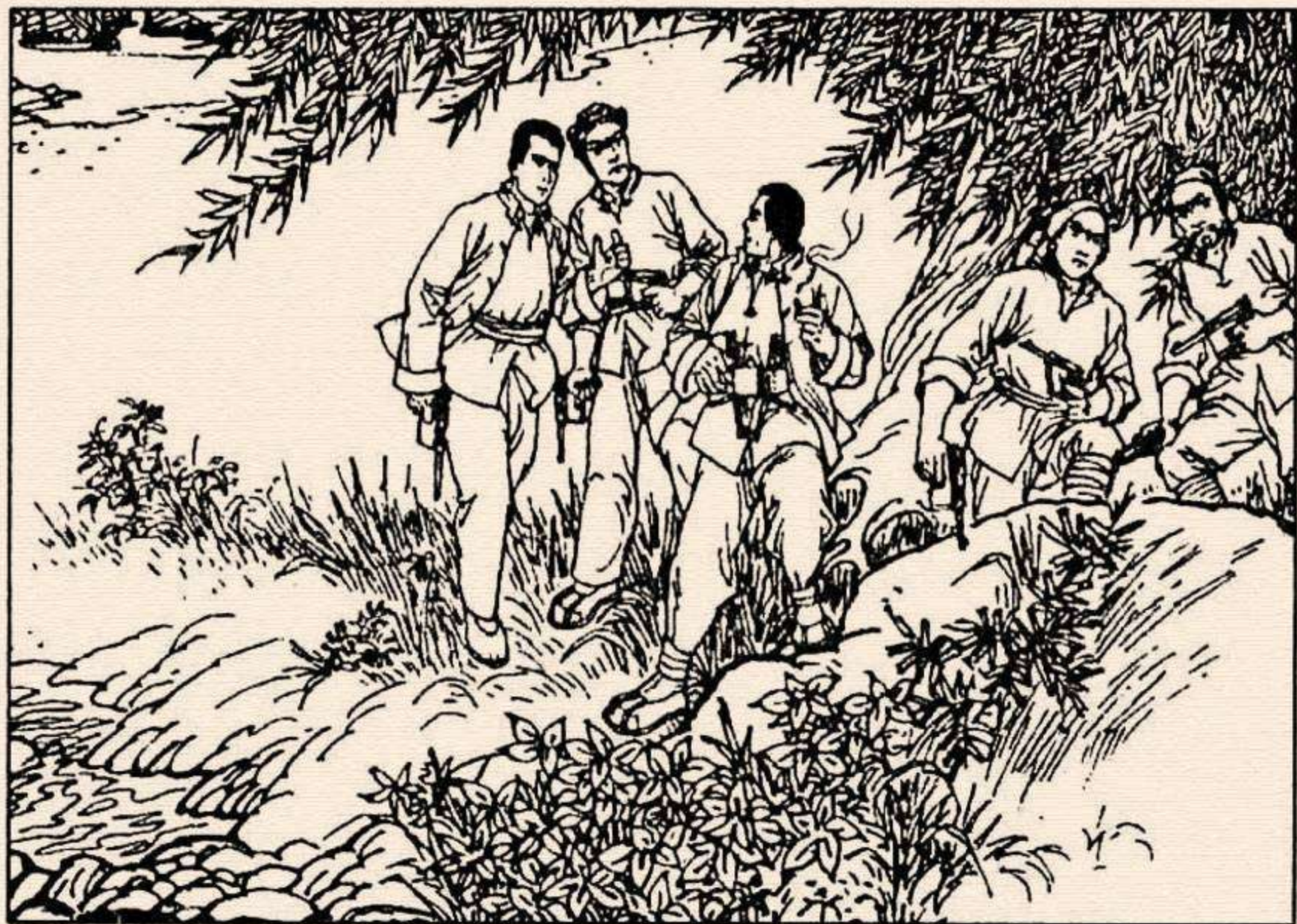
92 桥隆飙一听怒吼道：“走！和他们拼了！”继超忙道：“大哥，我已有准备，不必着急。这家乡地面，都是要好的穷乡亲，咱们和敌人较量一下海上的功夫。”说着，带我们朝西北海边跑去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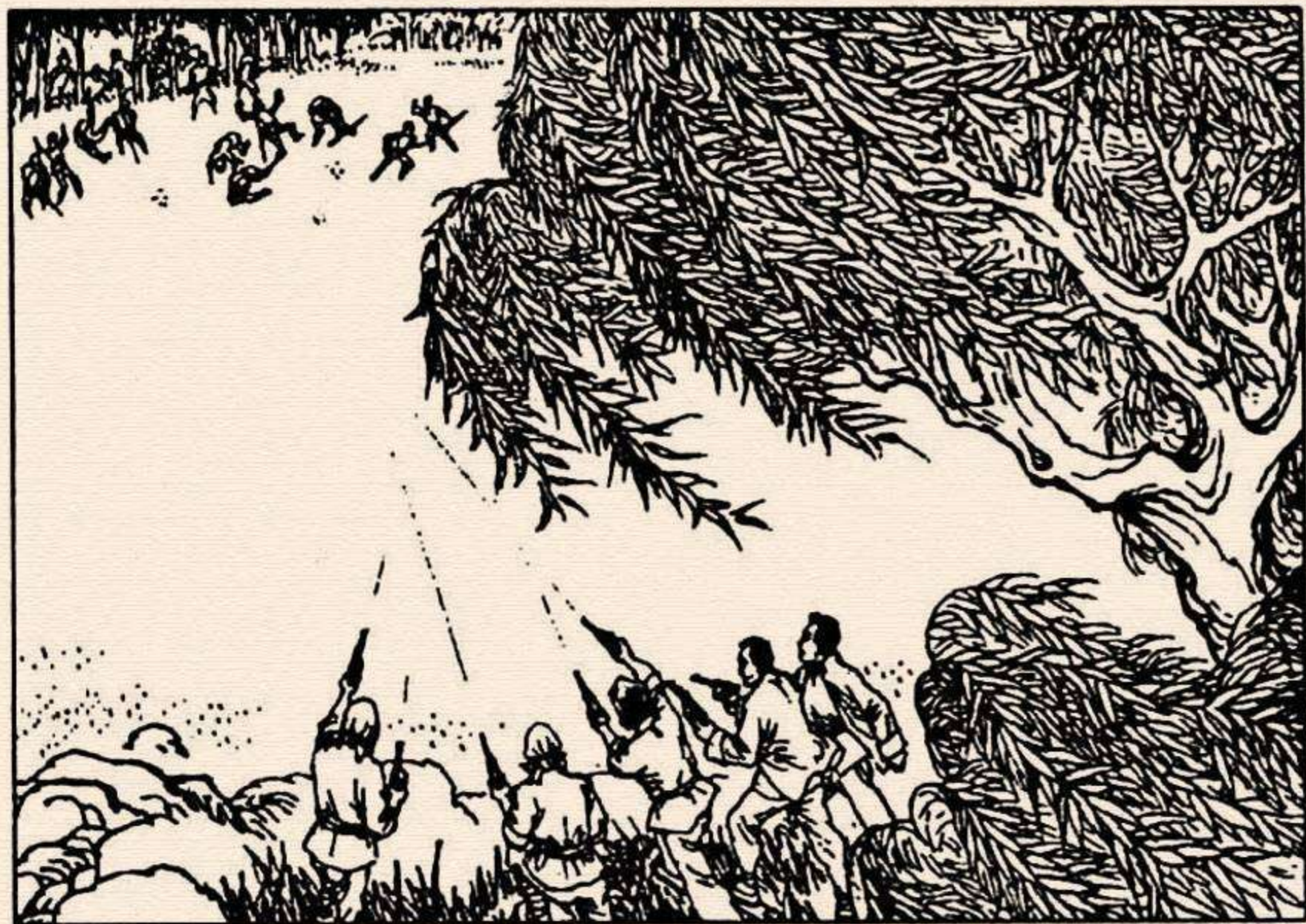
93 海边已有船只等在那里，渔夫们招呼大家上船。细心的继超却发现老枫和他的护兵不见了。继超只好叫肖师兄先带人上茅公岛，只留一只独帆小船等在海边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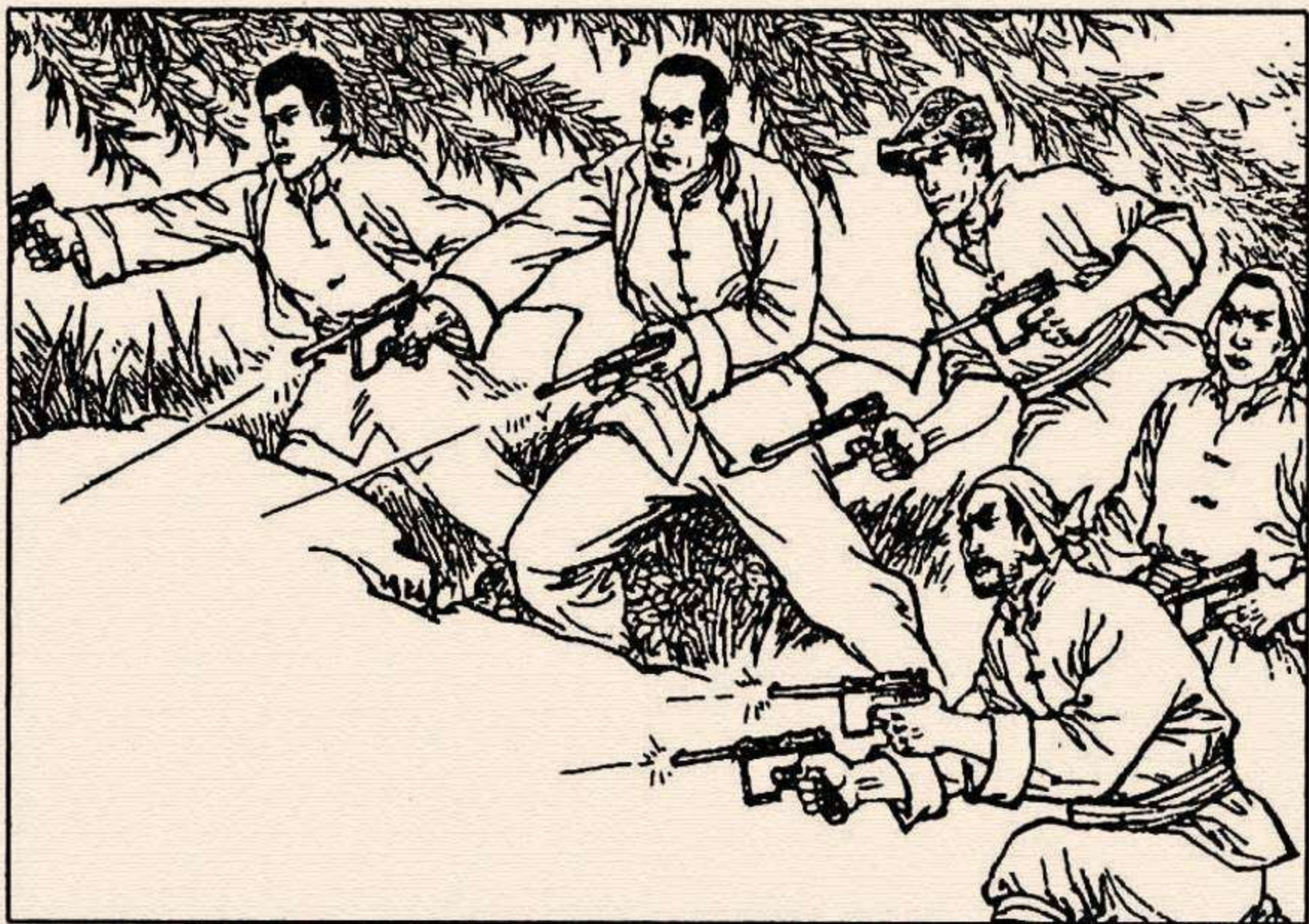
94 我和薛继超迎着枪声跑去，在长着大柳树的泥塘边找到了老飙他们。只见他一边吸烟一边看着远去的船只，沉着悠闲，真像在凭水钓鱼。我催他快走，他一拍匣子枪说：“它馋了，今天犒劳犒劳它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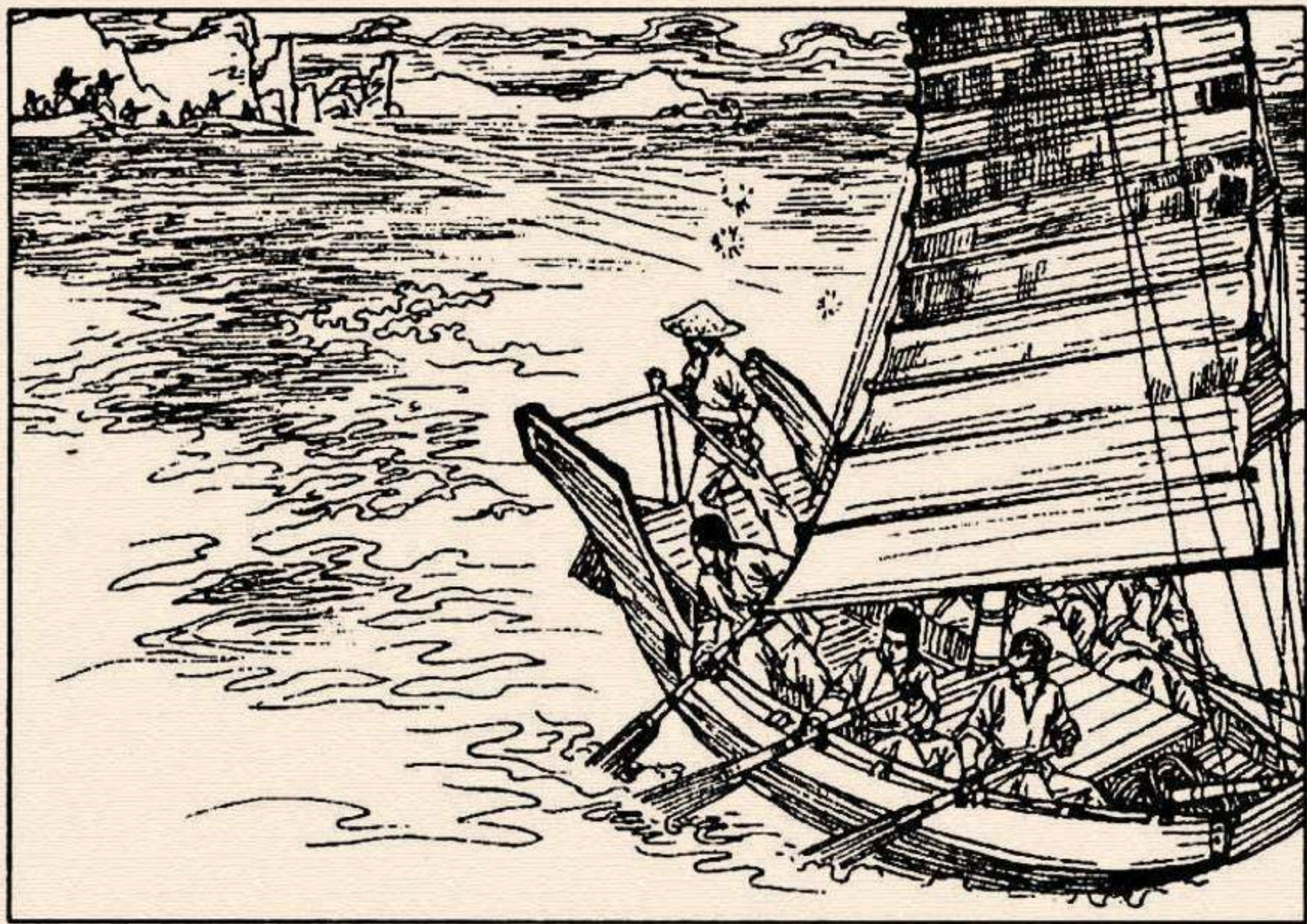
95 这时，我们五个人处在两面海水、两面敌人的包围中，前面柳林里有三十多个鬼子冲了上来。右面玉米地里也发现了一股迂回的敌人，只见薛继超甩开双枪向二百米外的敌人打去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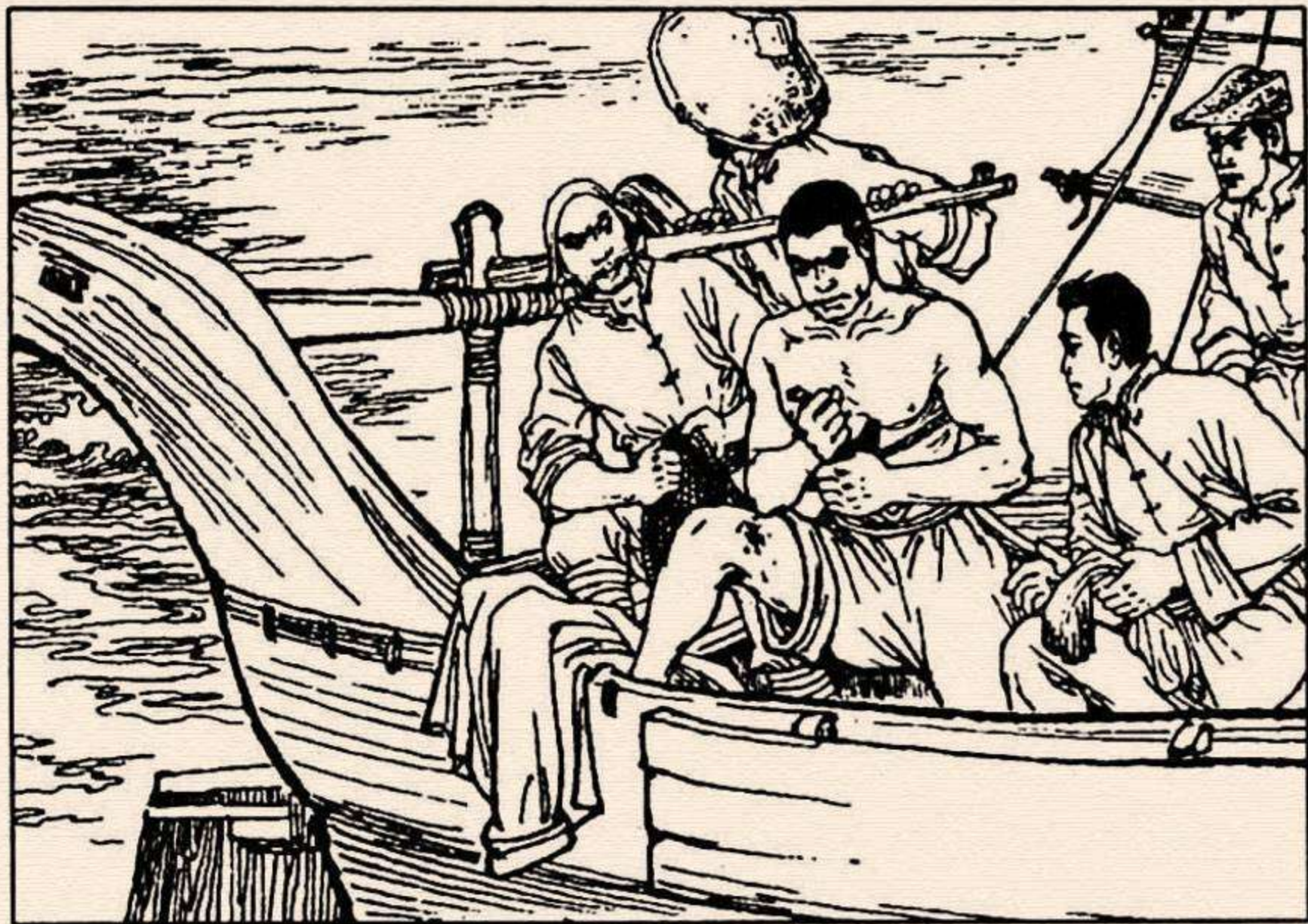
96 他的枪法真是十打九准，迂回的敌人一下给压住了。桥隆飙一见哈哈大笑道：“好小六，再看大哥的。”他的两只匣枪像燕子啄蝗一样一口一粒地啄起来。前面冲上来的三十多个鬼子扔下了二十几具死尸，其余的慌忙往回逃去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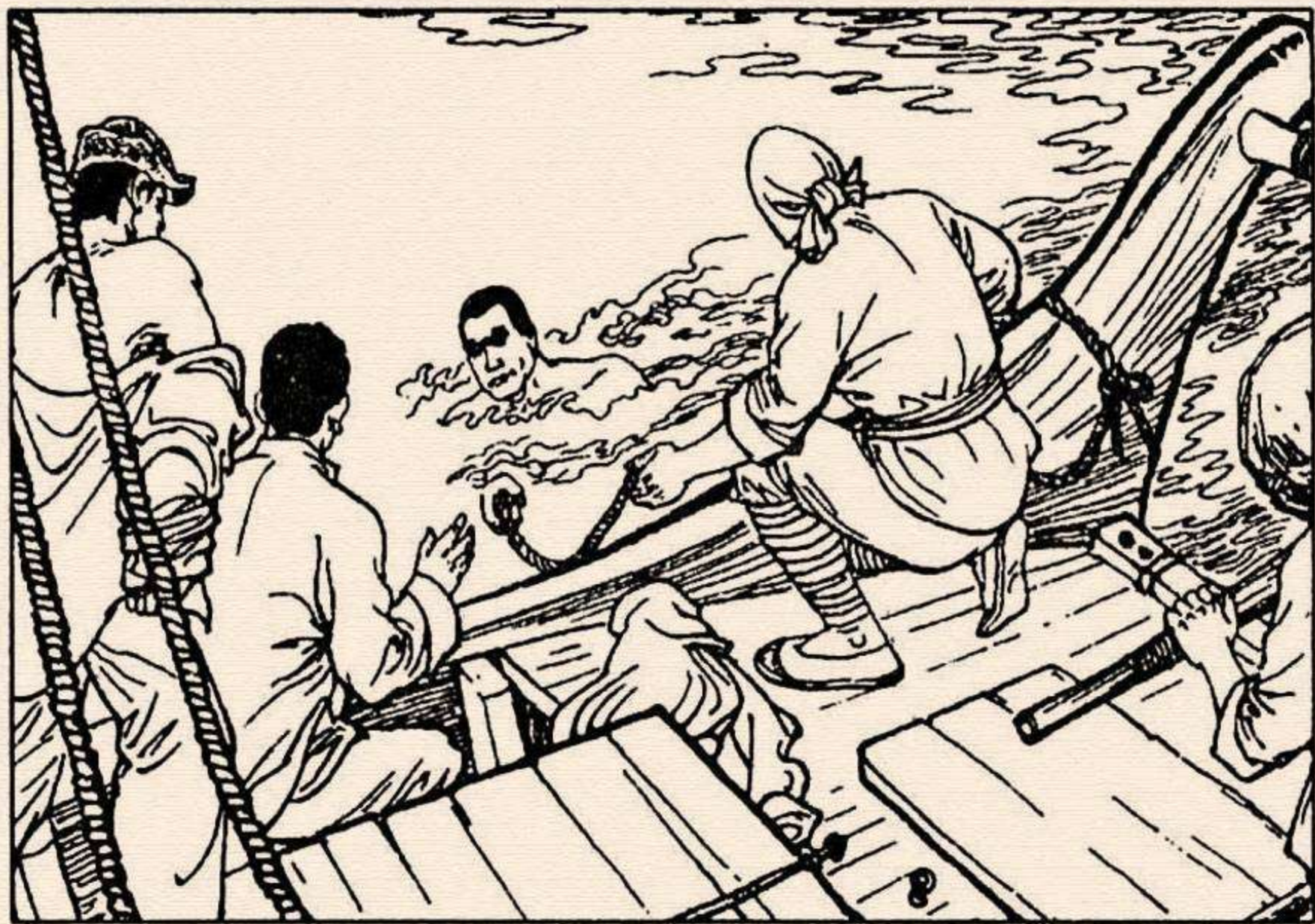
97 我们五个人又朝两处的敌人猛打一阵，扭头便向小船跑去。掌舵的八顺哥，在主帆左侧又扯起两个三角帆，这叫“外插花”，三篷风，六支桨，在滚滚海面上驶向了茅公岛。敌人追不上我们，只好朝海里打空枪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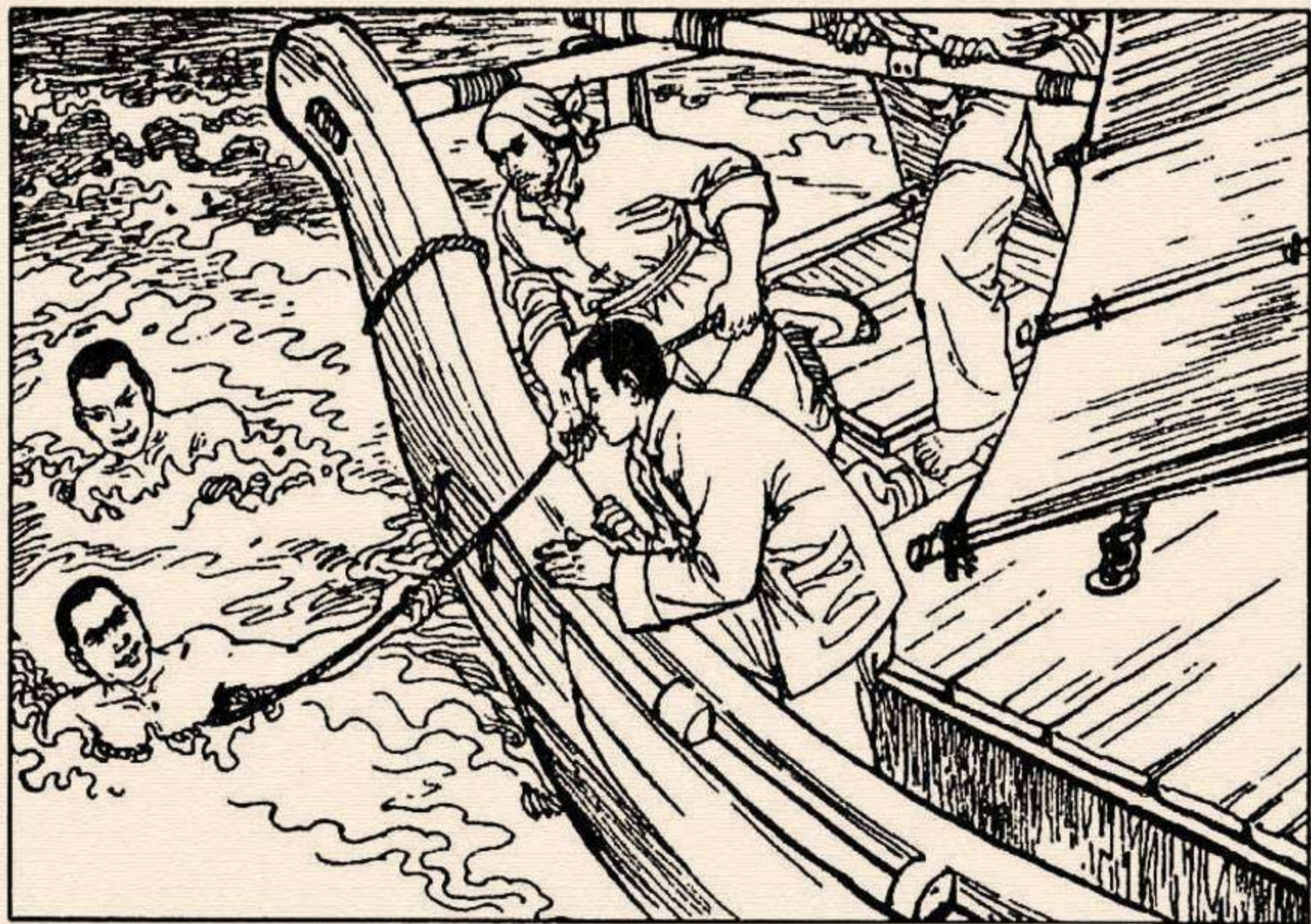
98 我正在观察岸上的敌人，只听老飙喊：“哎，妈的，怎么大腿上热咕噜嘟的发黏？我回头一看，原来是血，老飙挂花了。我急忙用毛巾给他包扎，他却说不用，说着自己用绳索围胸捆起来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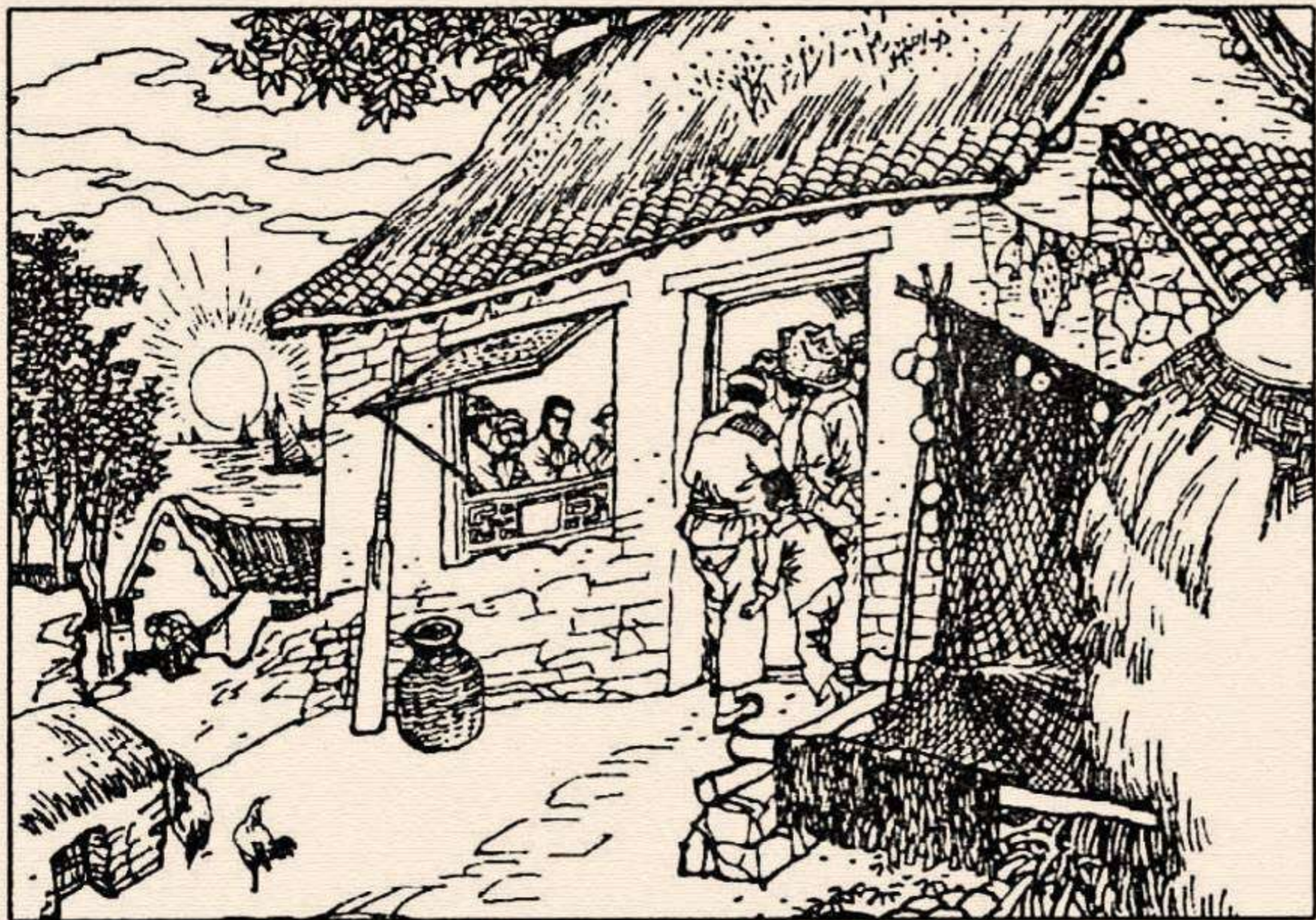
99 我正不知他要干什么，他叫护兵拉紧绳索，自己下到海里，只见他咬牙皱眉，不用说是伤口杀得激痛。我急忙叫他上来，他却摇头不听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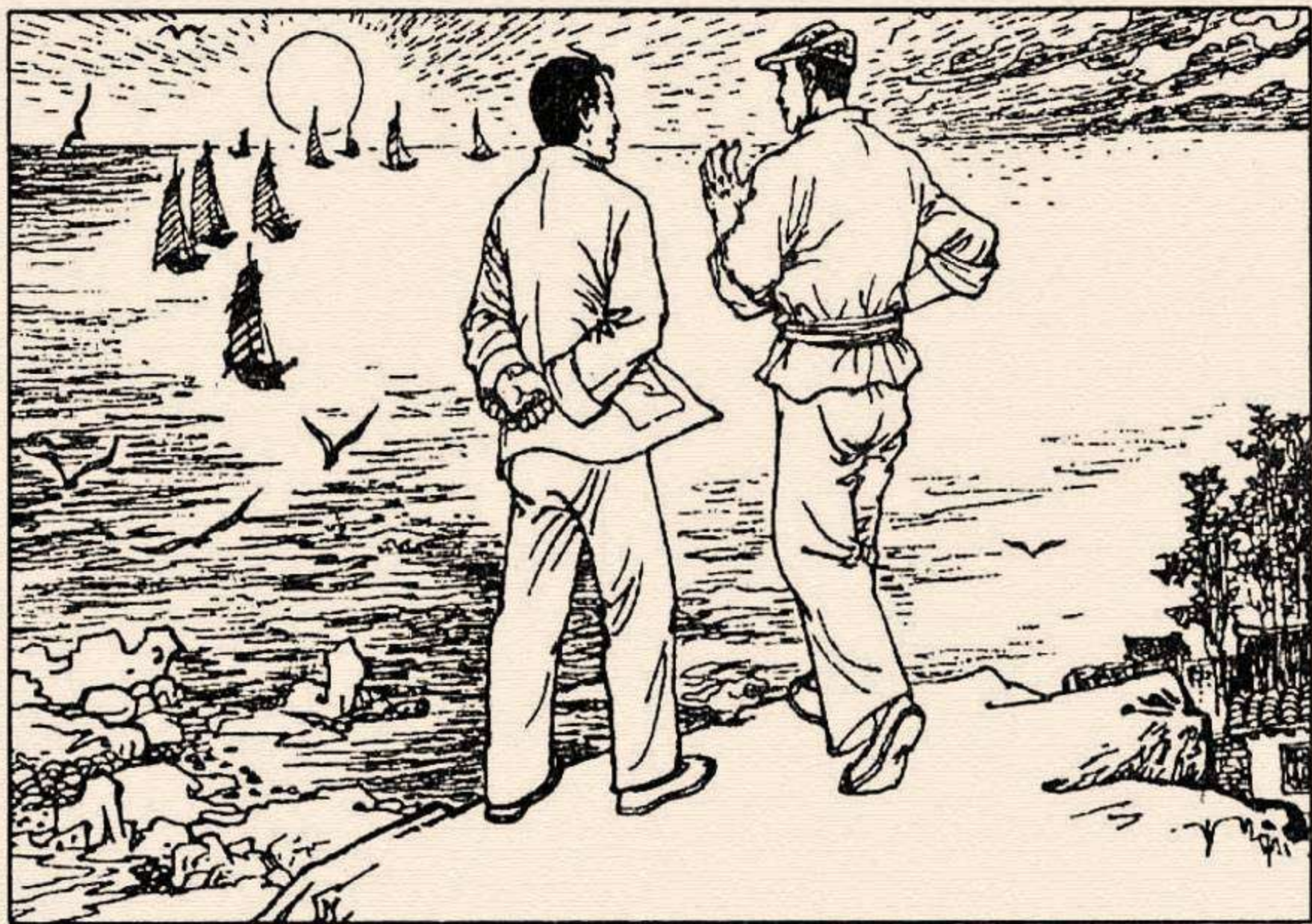
100 这时，只见继超身穿裤衩，体轻如燕，一个跳跃，“唰”的一声潜入水中，他护着老瓢随船前进。老瓢还和我开玩笑说：“师爷，你们读书人不知道这大海里有三百六十味药，它能治百病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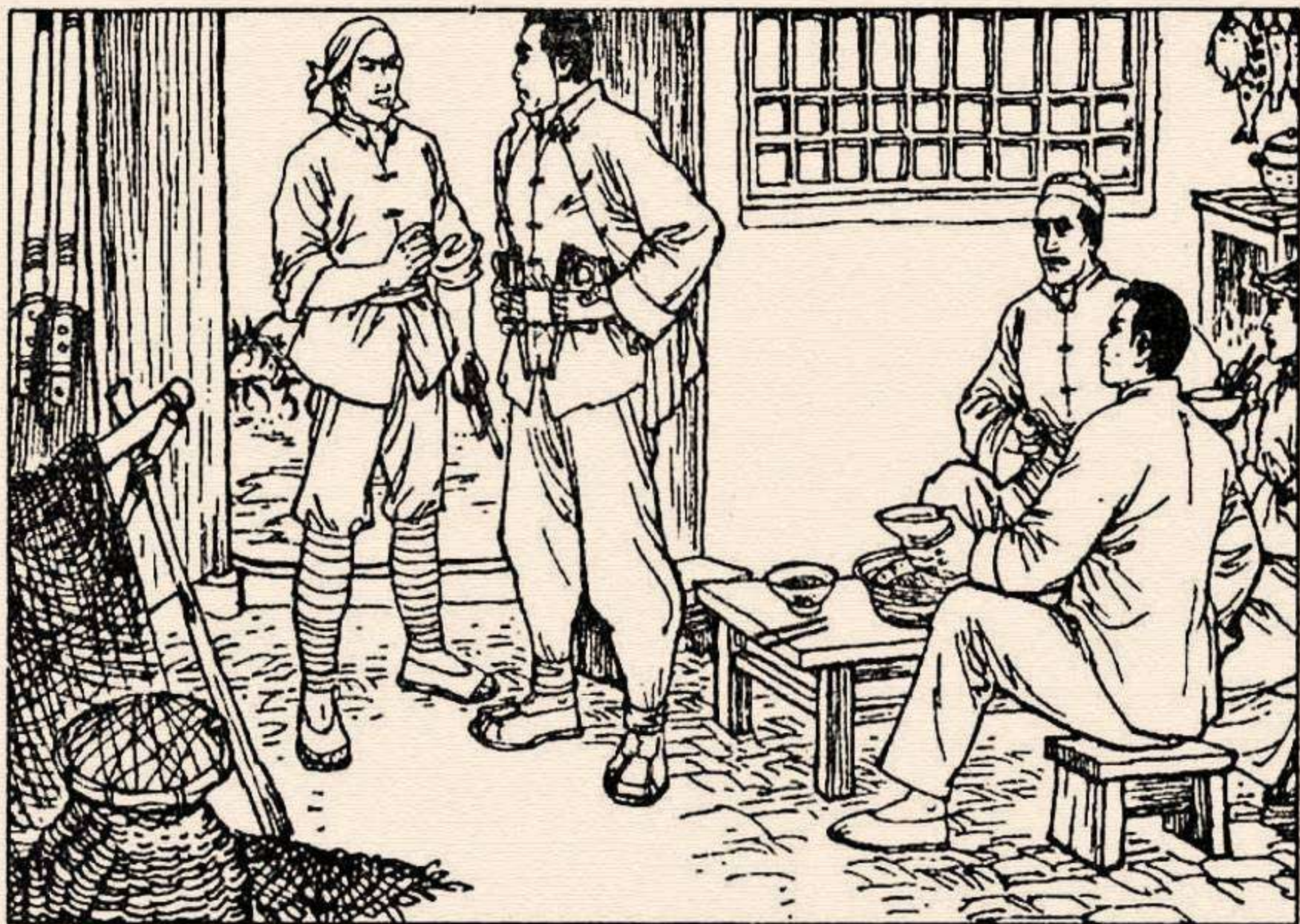
101 来到茅公岛上，薛继超和他六队的弟兄都是这岛上的人，他们在这儿真是如鱼得水。我跟他一起走门串户，趁机宣传党的主张。我的宣传打动了，他就专门召集了穷渔民开会，让我讲讲抗日救国斩奸除霸的道理。





102 薛继超诚恳地对我说：“师爷，以前我们光打仗，从不讲道限。你讲的话清似水，明如镜，道眼电顺，以后咱飙字军也要奔着这个道道干才是。”看来争取飙字军，他是个依靠力量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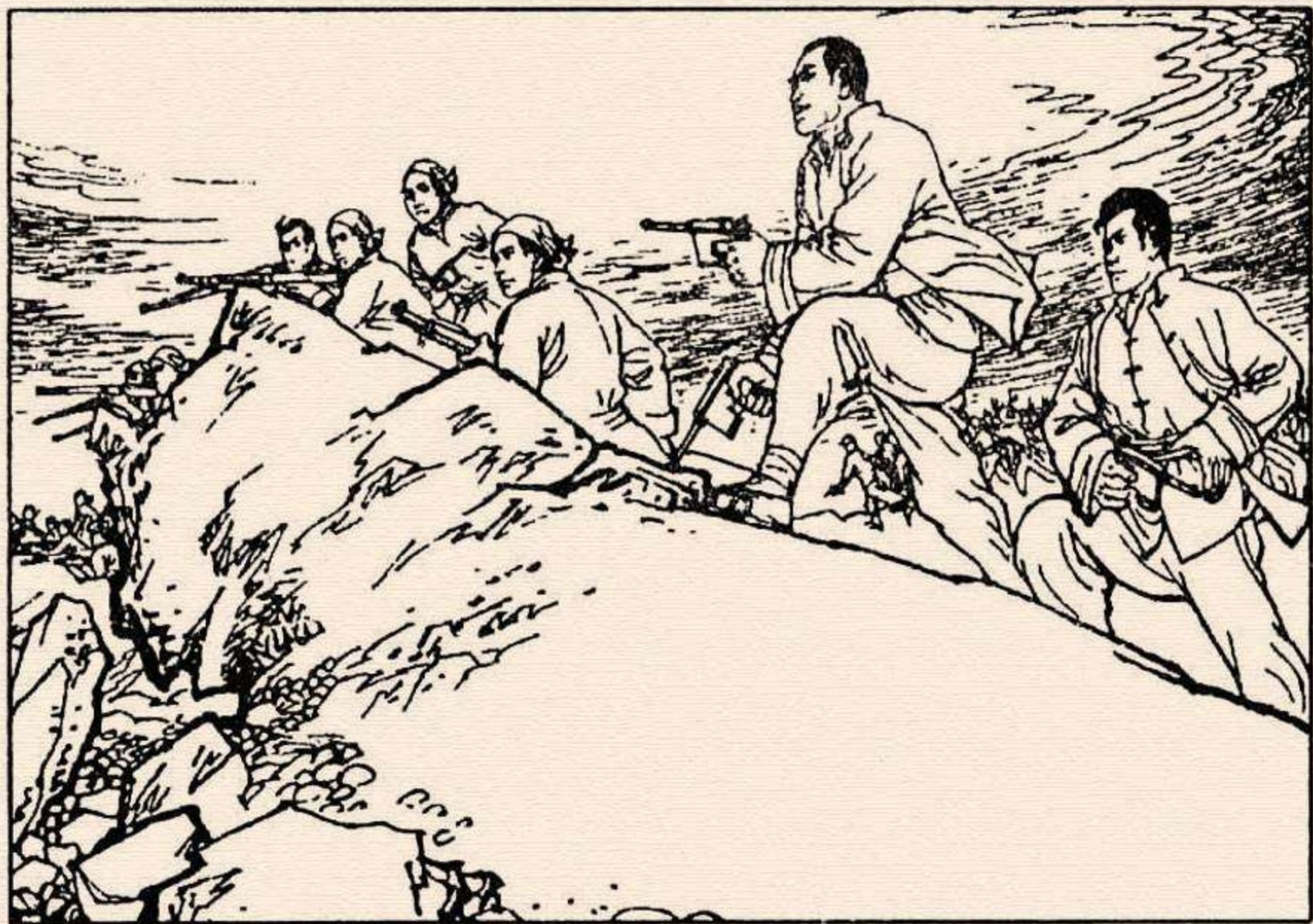
103 中午，哨兵报告：“南有敌人三十只橡皮船，北有敌人的军舰，向岛上开来。”老飙、肖师兄都很若急，我也担心，飙字军从来也没打过这种仗，恐怕要吃亏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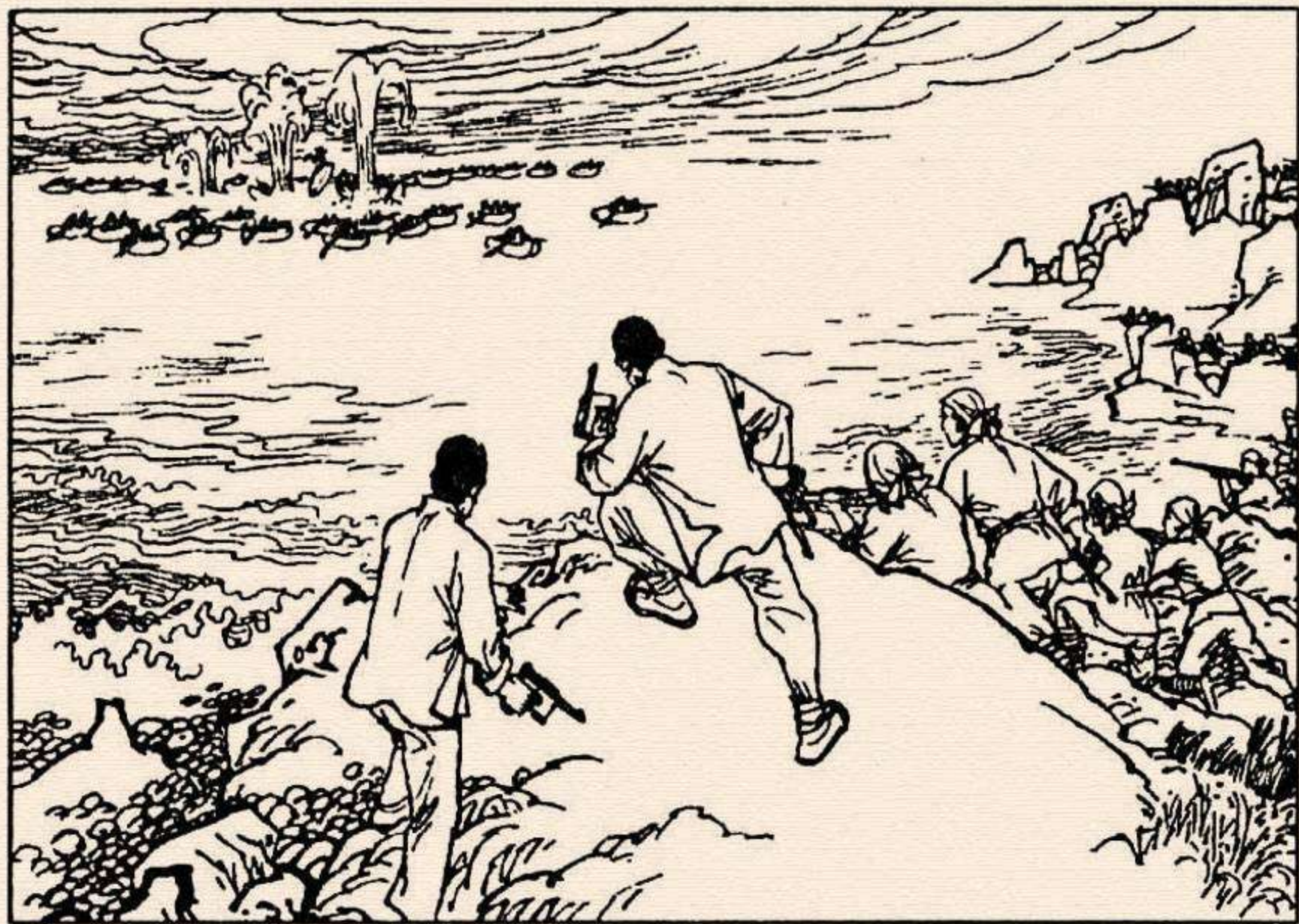
104 薛继超冷笑说：“水浅礁多，军舰别想开上来，我们一齐去给皮船捅眼放气，敬海神去。”这时，敌人开始放炮。我仔细一听，军舰上的炮弹都越过岛峰送给了大海，原来是没有曲射炮，只能助威瞎轰，没什么杀伤力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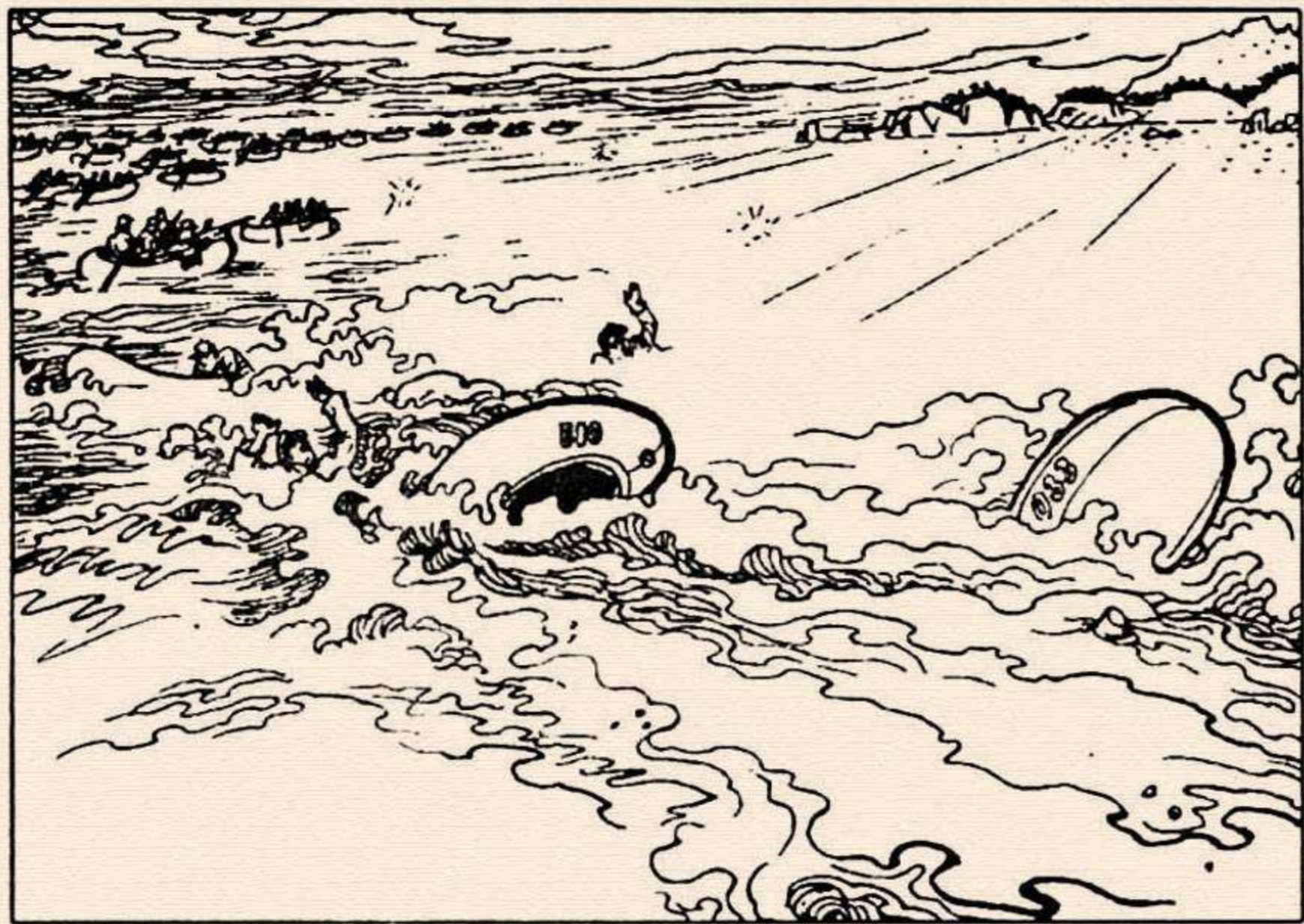
105 继超带队向南岸跑去，许多渔民也主动来参战助威，喊着：“打鬼子的皮船去！”老飙也来了劲头，站在大石头上命令：“长枪瞄后面船，短枪瞄准前排敌人，听我的命令再开枪。”





106 桥隆飙一面注意距离，一面挖苦道：“小鬼子，花这么多本钱打我老飙，够看得起我，我也礼尚往来，好好招待。”正说着，“哐哐哐”三发敌人炮弹落在敌人后边橡皮船行列里爆炸了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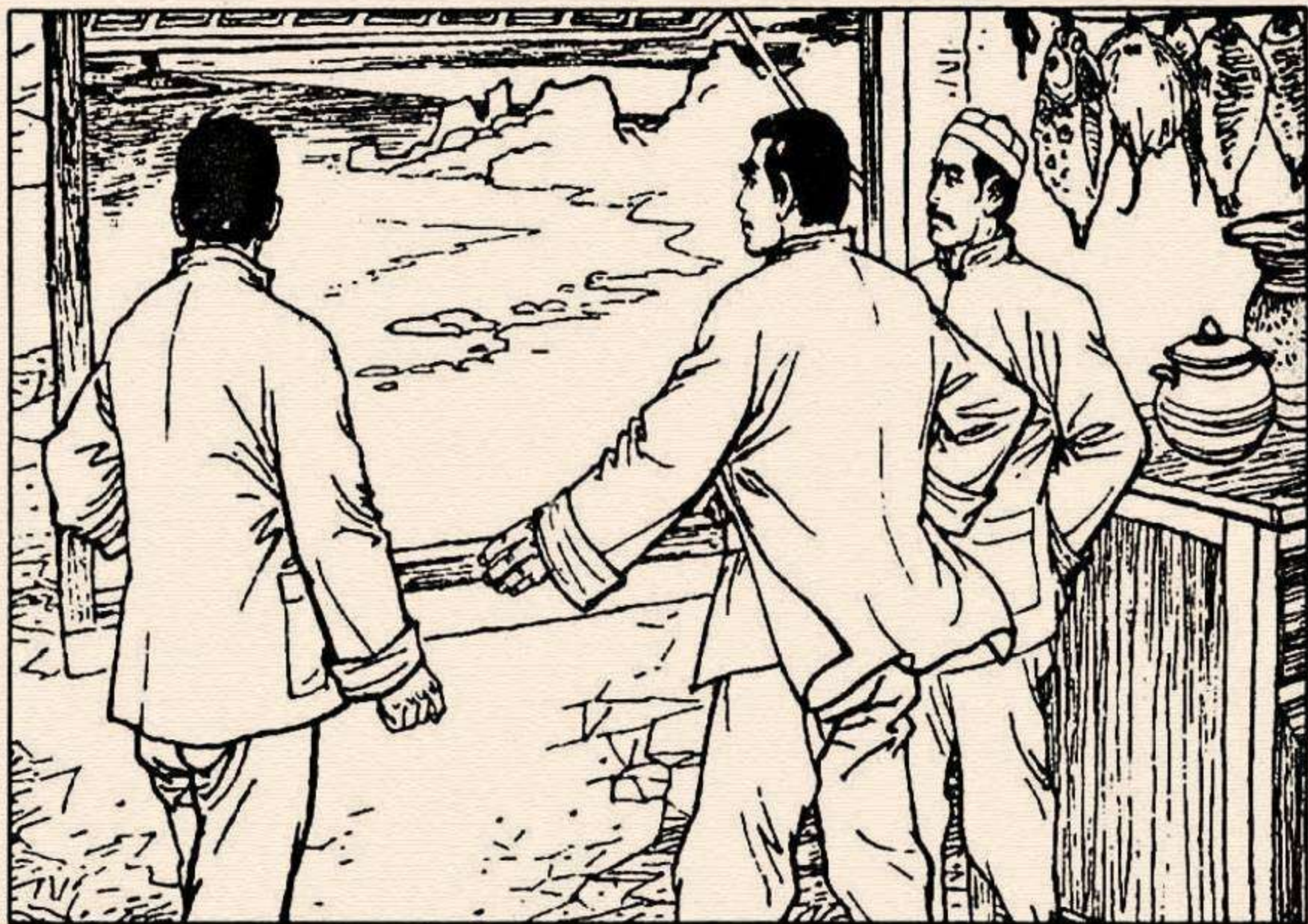
107 敌人被自己的炮弹打碎的橡皮船裹着污血随浪翻滚，逗得大家一阵大笑。有人说：“好啊！自己烧纸送鬼啦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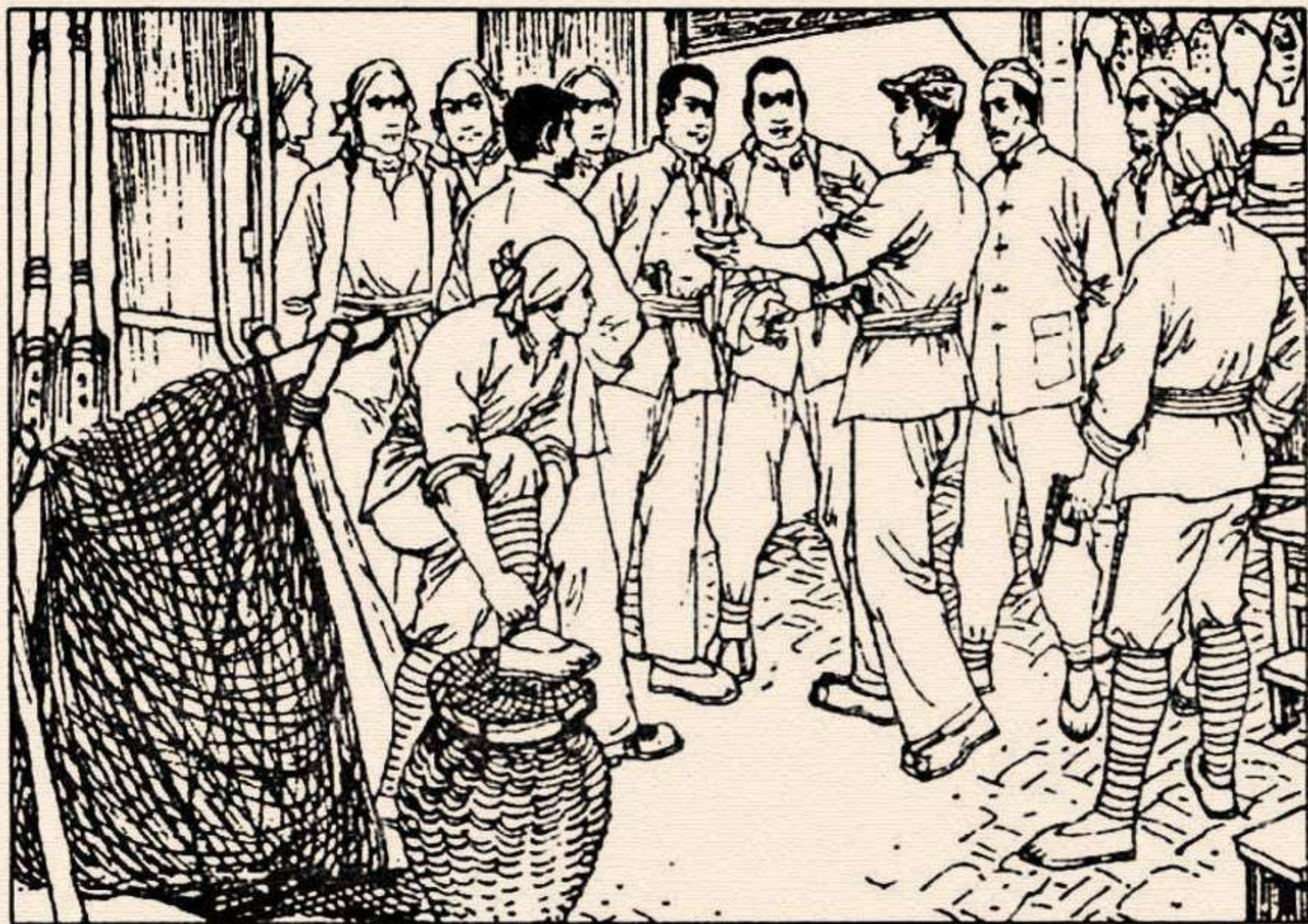
108 当敌船离岛只有几十米时，老飙一声令下，所有长短武器一齐开火，三十多只船像开锅的饺子，不一会儿，就被“海神爷”捞走了二十多只，剩下的扭头逃窜了。青年渔民纷纷下海打捞战利品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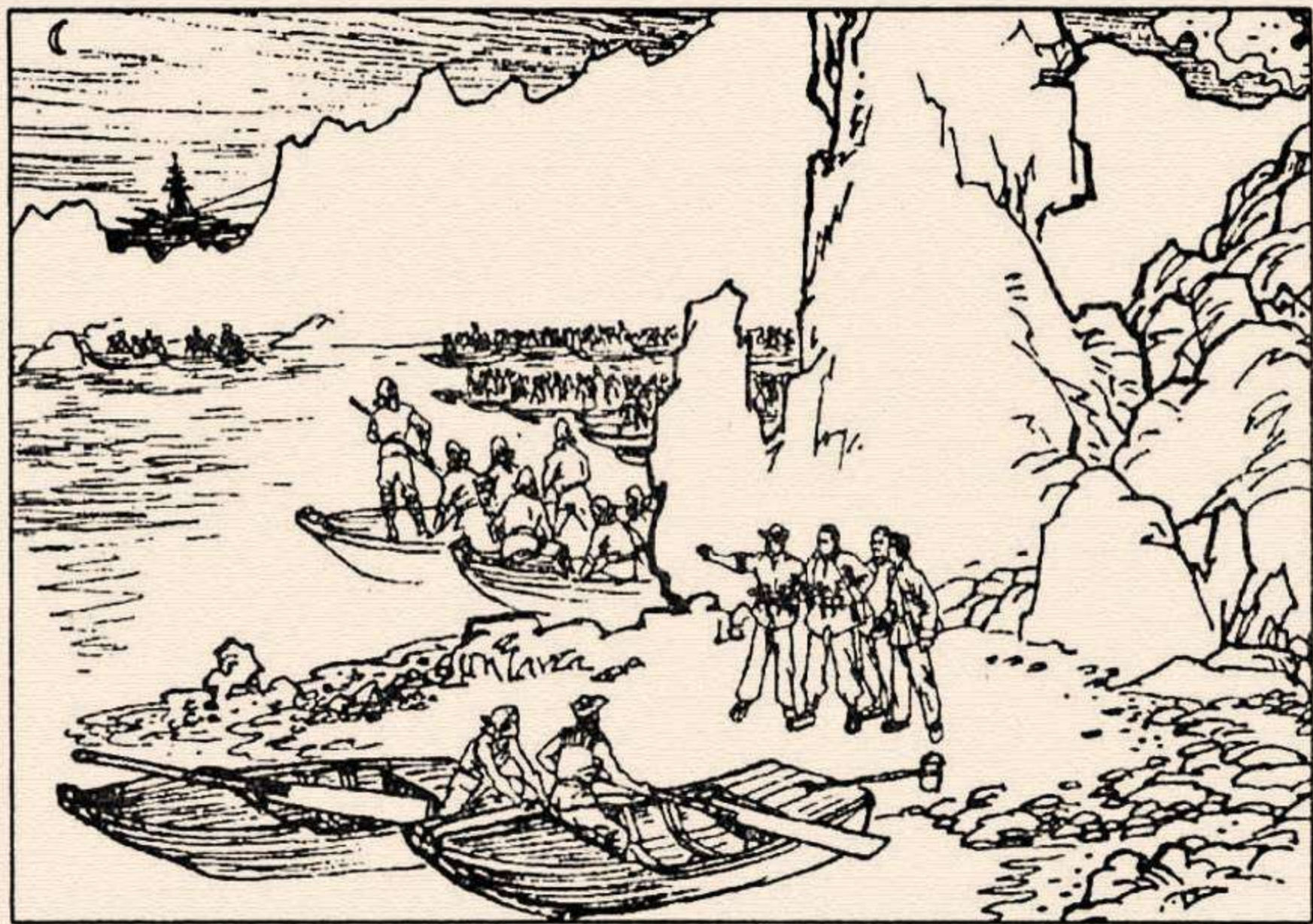
109 敌人是暂时的退却，还会组织更凶猛的反扑，必须马上突围。可敌舰上的探照灯，像把光扫帚，不停地扫来扫去，岛的北面亮如白昼，给突围造成了很大困难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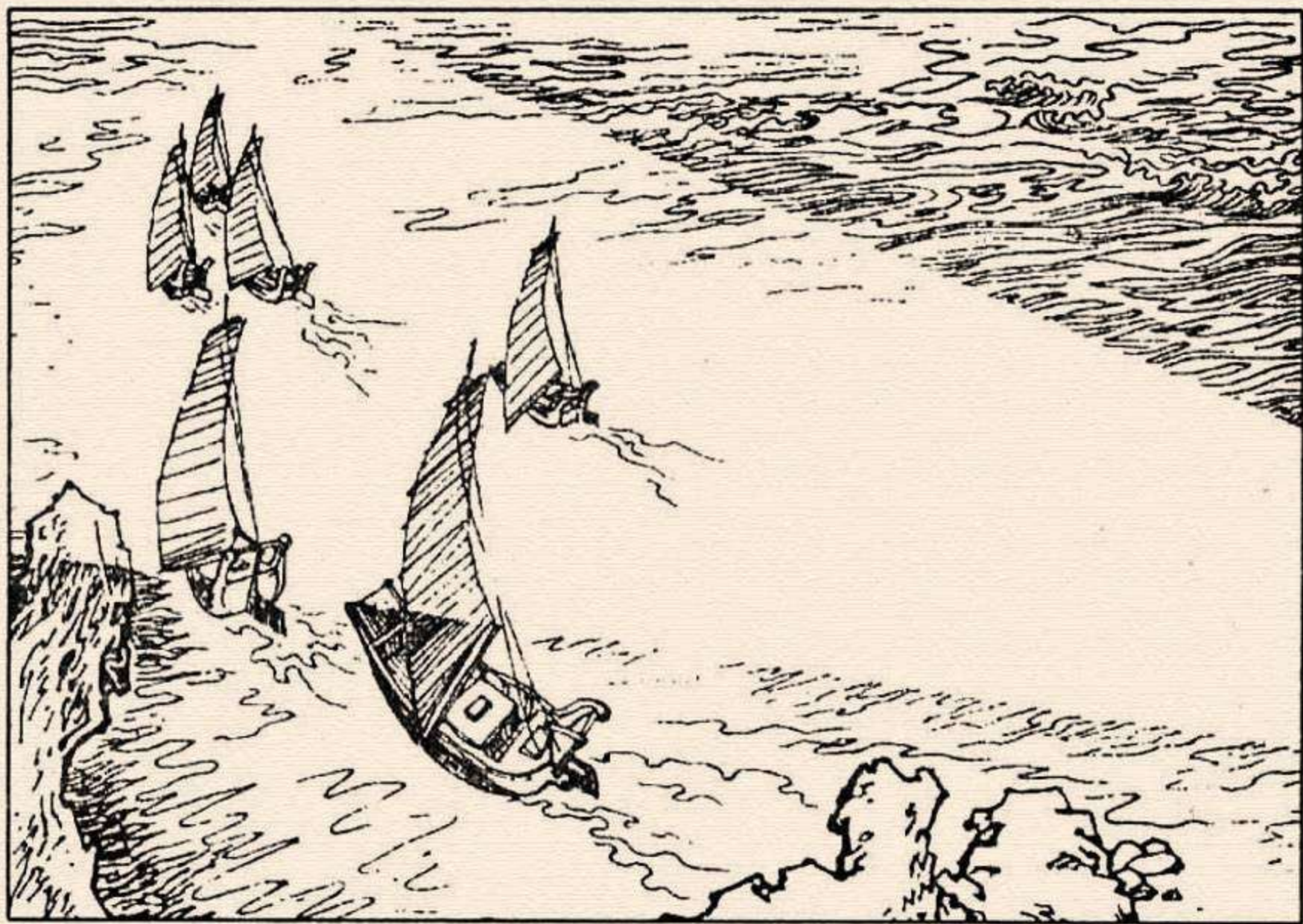
110 这时，薛继超和几家兄弟走了进来。我忙对他说：“六哥，出岛要看你这混江龙的本领了。”他豪爽地说道：“放心吧，师爷，这海里的钱是富人的，这海上的武艺可是咱穷人的。”接着，他说出个借东风放空船，迷惑敌舰的战术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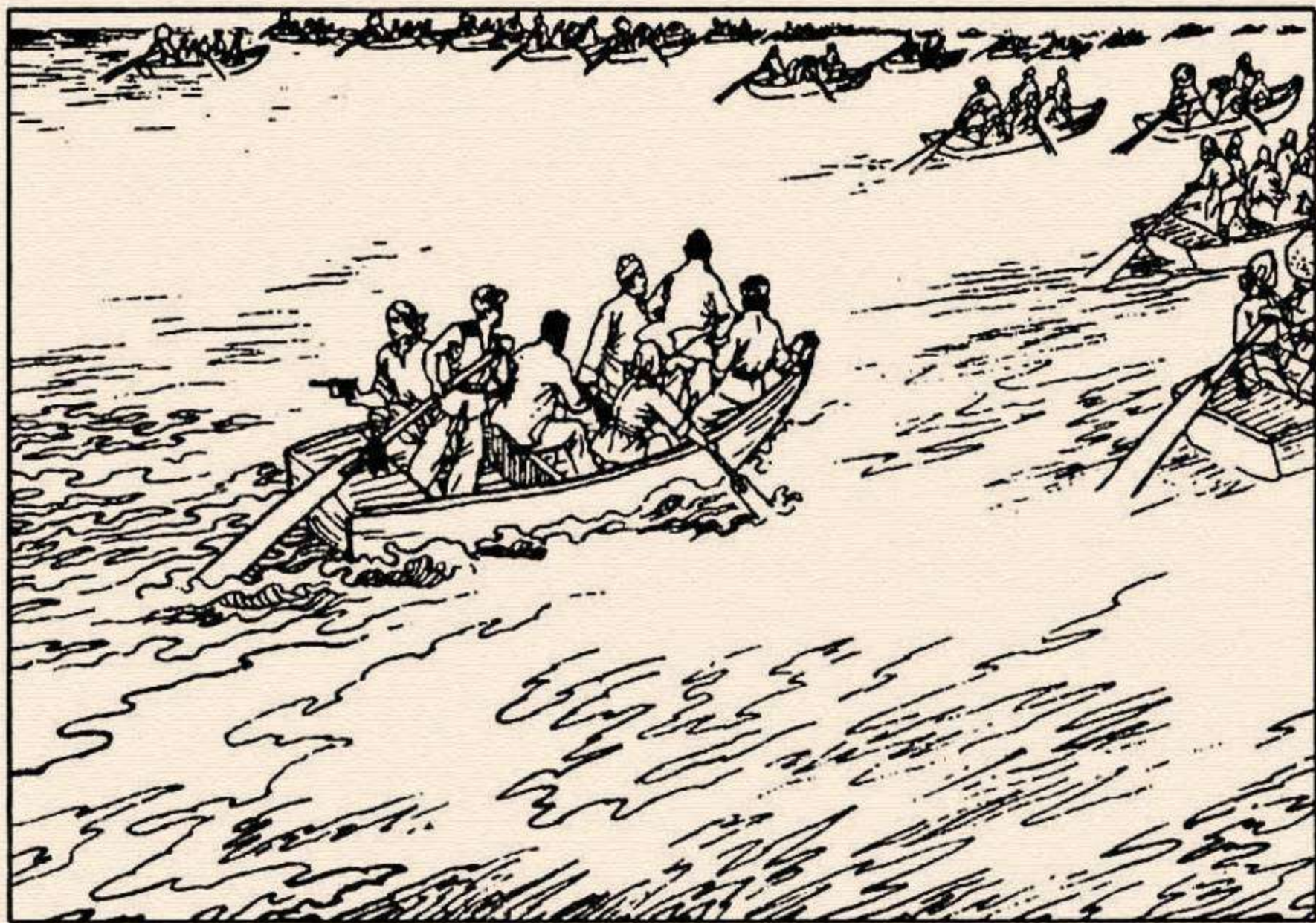
111 茫茫大海，波涛摇碎了一勾新月，全岛四十七条舢板，载着全部人马停泊隐蔽在岛东南的港湾里，待机突围。敌人的探照灯晃来扫去，南岸燃着许多堆篝火，封锁着海洋，气氛异常紧张。





112 桥隆飙的夜光表，恰指午夜十二点，敌灯光突然移向茅公岛的西北，巨大的光环里，有六艘帆船，朝西北从容前进。船借风力鼓帆破浪，此时，岛上一片漆黑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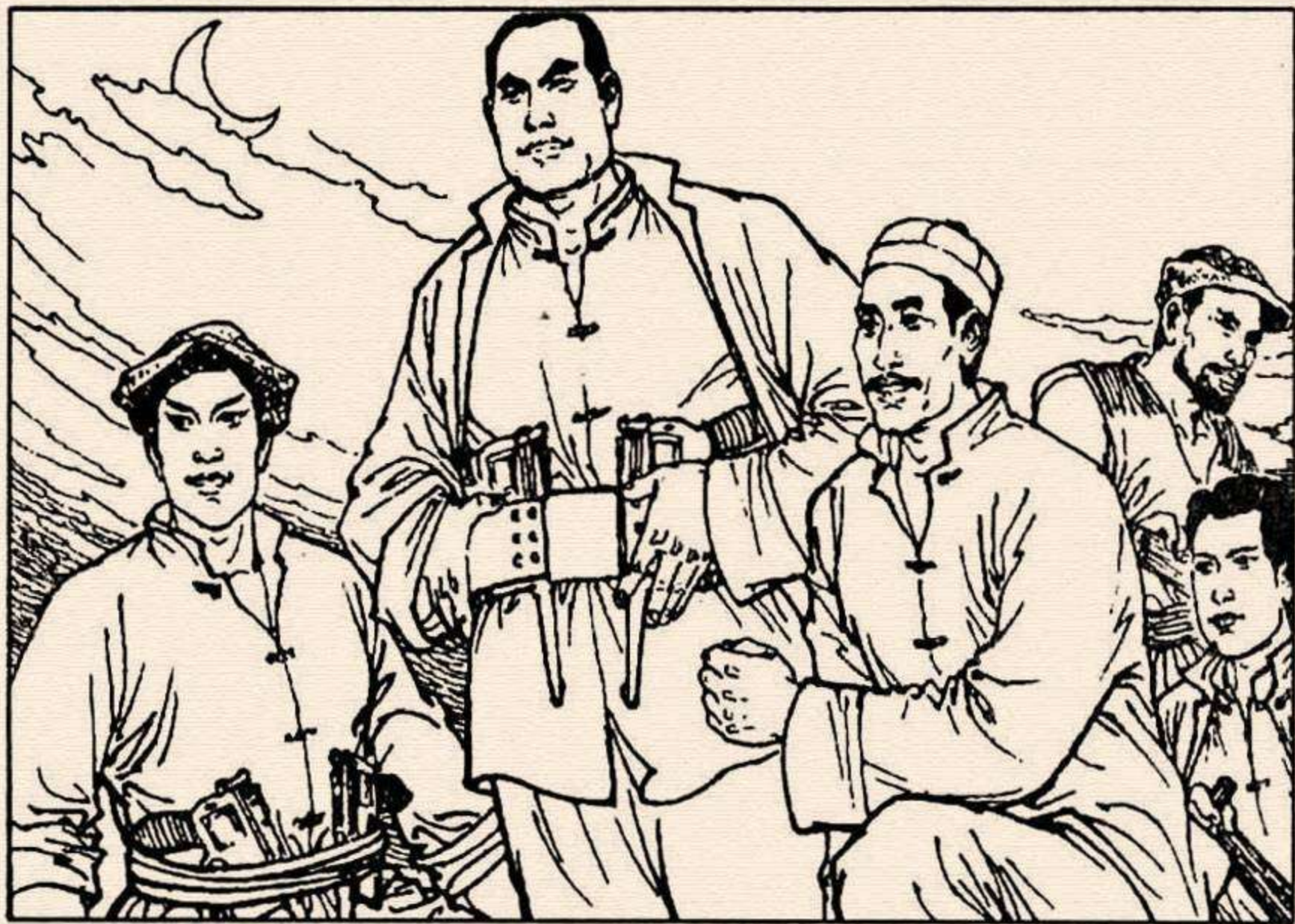
113 薛继超爽快陕地高喊一声：“弟兄们，开船！”四十七条舢板竞奔出港，一人摇橹，二人划桨，小舢板陕如奔马。桥隆飙被感动得啧啧称赞。





114 桥隆飙拍了一下继超的肩说：“六弟，你真行，将在谋而不在勇，你这手比诸葛亮的草船借箭还高明啊！”“不，大哥，这都是老百姓帮咱们想的点子，他们说咱军纪严明，愿意和我们同心协力，这叫全民抗战。”





115 肖师兄似有觉悟地说：“对，以后就按这路数办，这叫众志成城。要想举义成事，非仁义之师不可。”老飙也连连点头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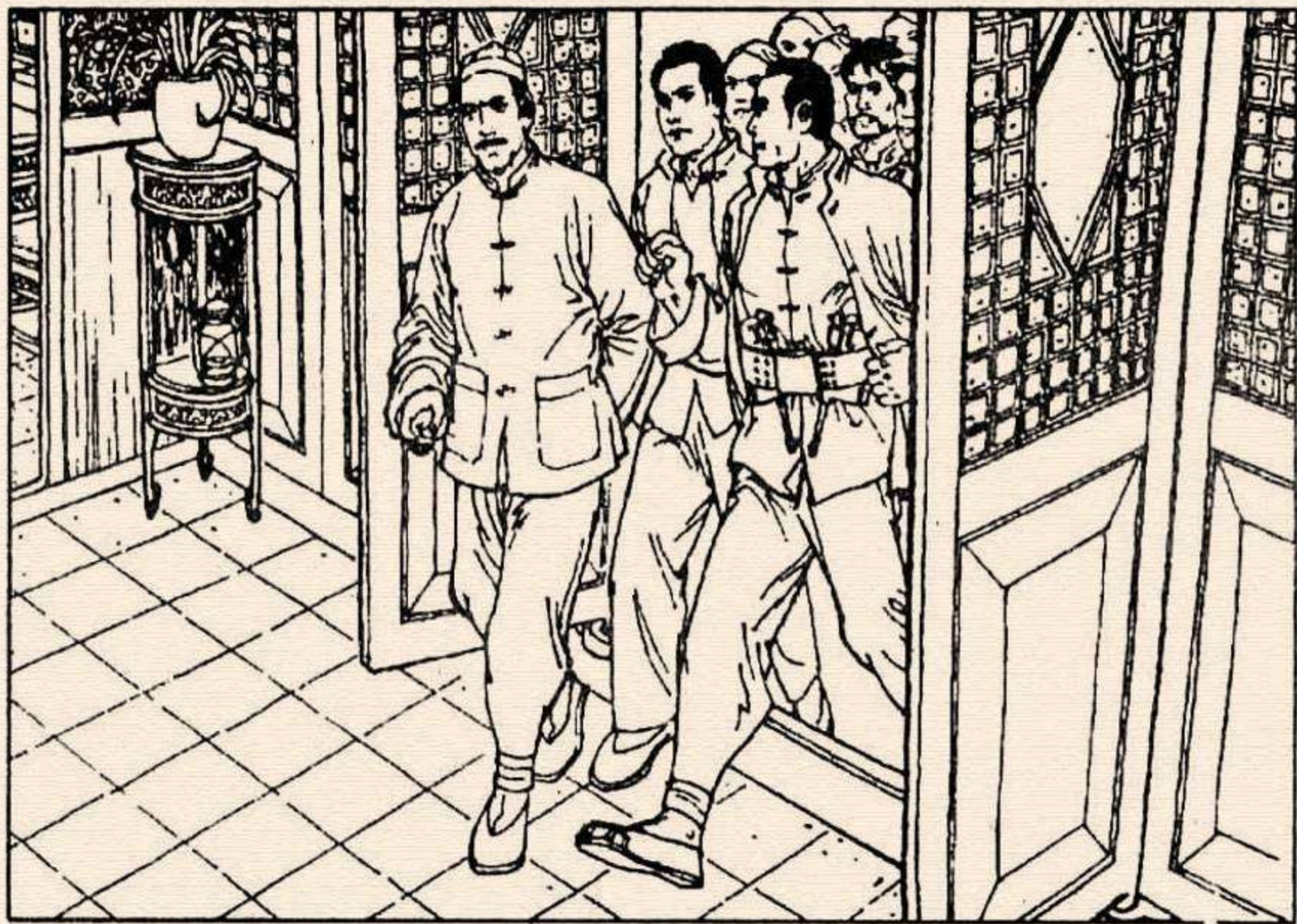
116 黎明，我们在离岛一百多里的东方海边登陆。老飙向战士们喊：“快，向每条船上扔五十块现大洋。”大家一听一齐扔起来，渔民们连忙说：“不要这样，这样就不亲了，我们是自愿的。”说着架槽挥手告别了。只有吴宝仁无动于衷。





117 天蒙蒙亮，我们凭借着青纱帐轻兵急行，走到一个只有五十户人家的小村住下，严密封锁了消息。为了迷惑敌人，令一队人沿大路一直向东，虚张声势，把敌人引向平里集方向。





118 一天平安无事，晚上又回到我们的家三古镇。据情报，平州、来古、杼古的日伪一千多人都去围攻茅公岛，后方空虚。老飙力主偷袭敌伪老巢，一来捞一把，二来可解茅公岛之围。各队队长也都摩拳擦掌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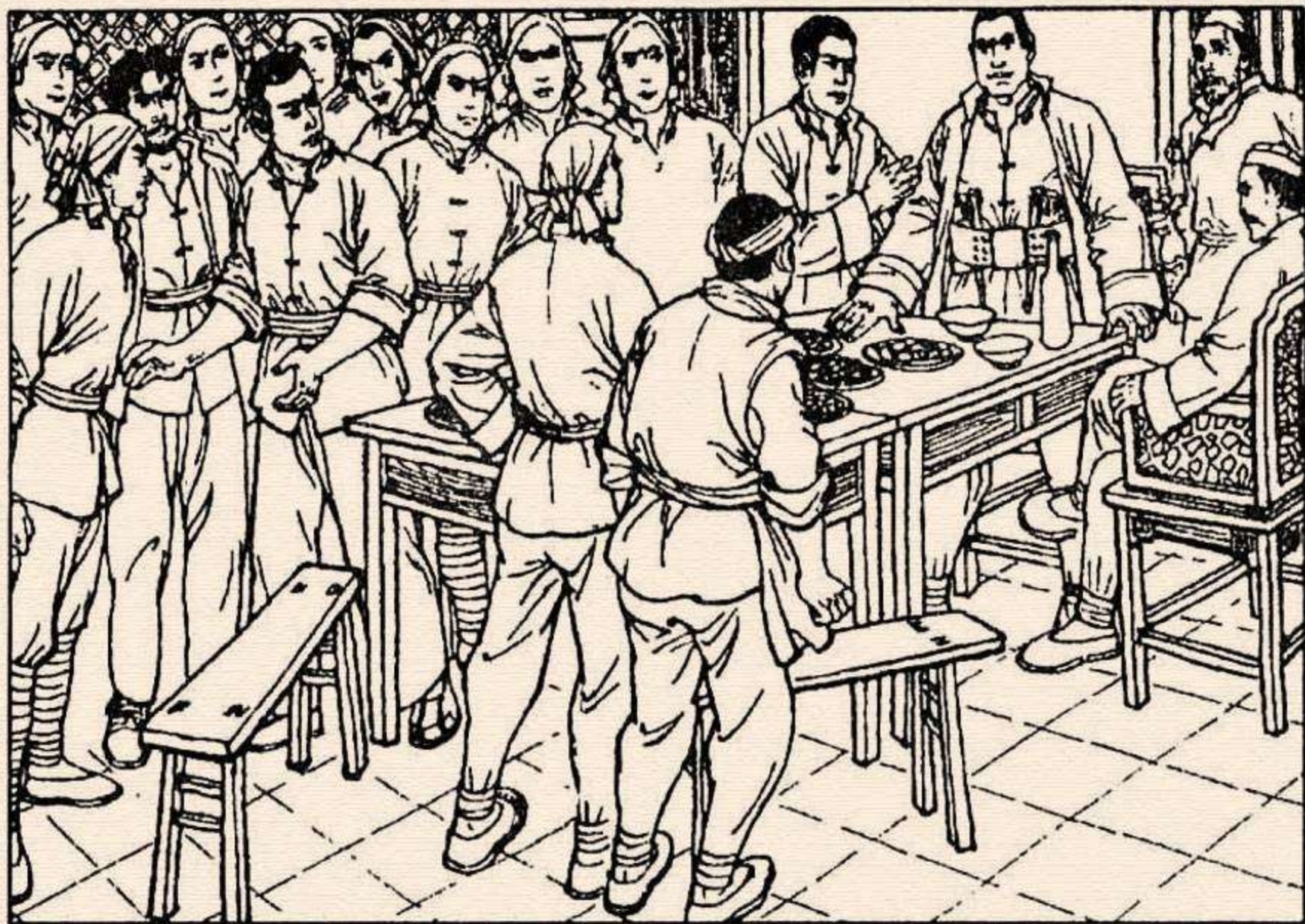
119 吴宝仁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各种各样的酒，名为各位弟兄洗尘，犒劳众人，实投各队长好饮之癖，百般殷勤劝酒。桥隆飙已喝得有些醉意，唯有肖师兄喝得最少。我正想劝止，忽听外面一阵吵嚷。





120 这时，老沙手拿酒瓶跑进来说：“这些酒不能再喝了，里面有毒！”同时那个伙夫也这样喊着跑进来，大家愕然。桥隆飙忙问：“为什么？快说。”老沙和伙夫都说自己抓住了对方下毒。伙夫一派花言巧语，说得各家弟兄都抽刀拔剑对着老沙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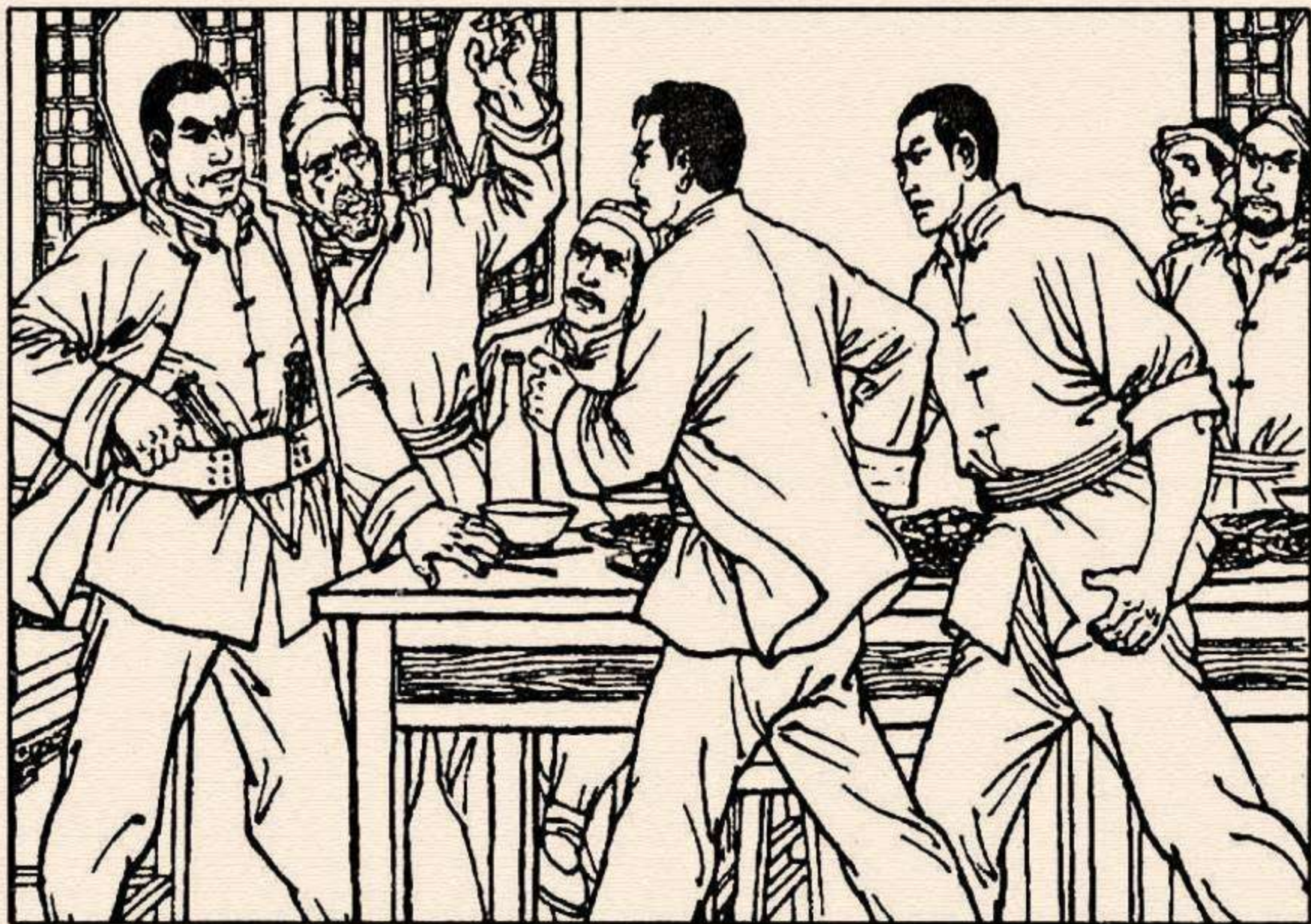
121 事情万分危急，我急忙向前拦住：“指挥长，人有人在，事有事在，你要冷静处理，查个水落石出。”薛继超也说：“大哥，马师爷说得有道理。”一边说一边上来拦住众人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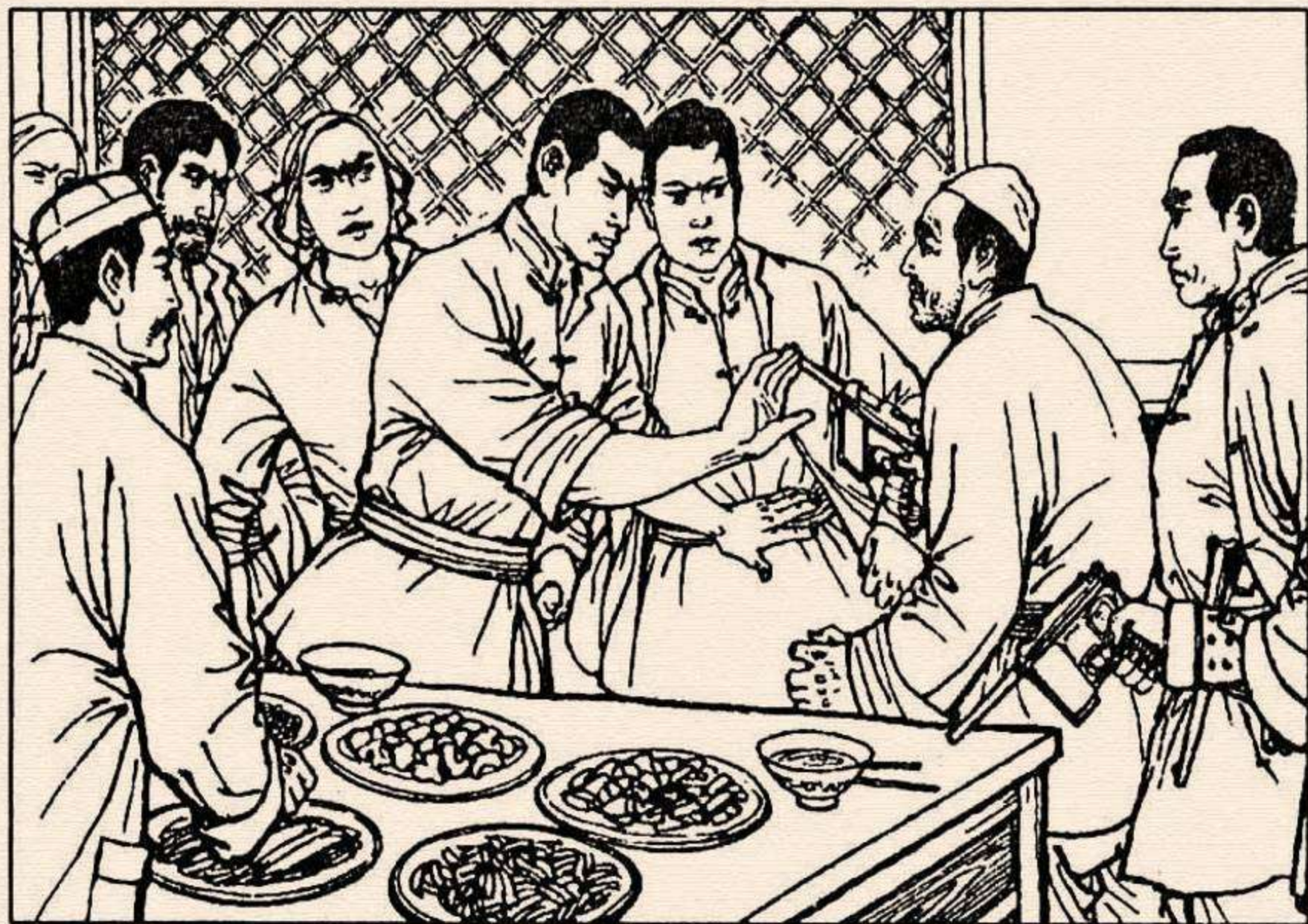
122 吴宝仁冷笑着对老飙说：“指挥长，我和伙夫帮你报仇拉队伍一向忠心不二，姓沙的和姓马的来得奇怪。在茅公岛开会宣扬他自己，拆你的台，说不定他们是共产党的奸细、密探，大哥，我为你担心哪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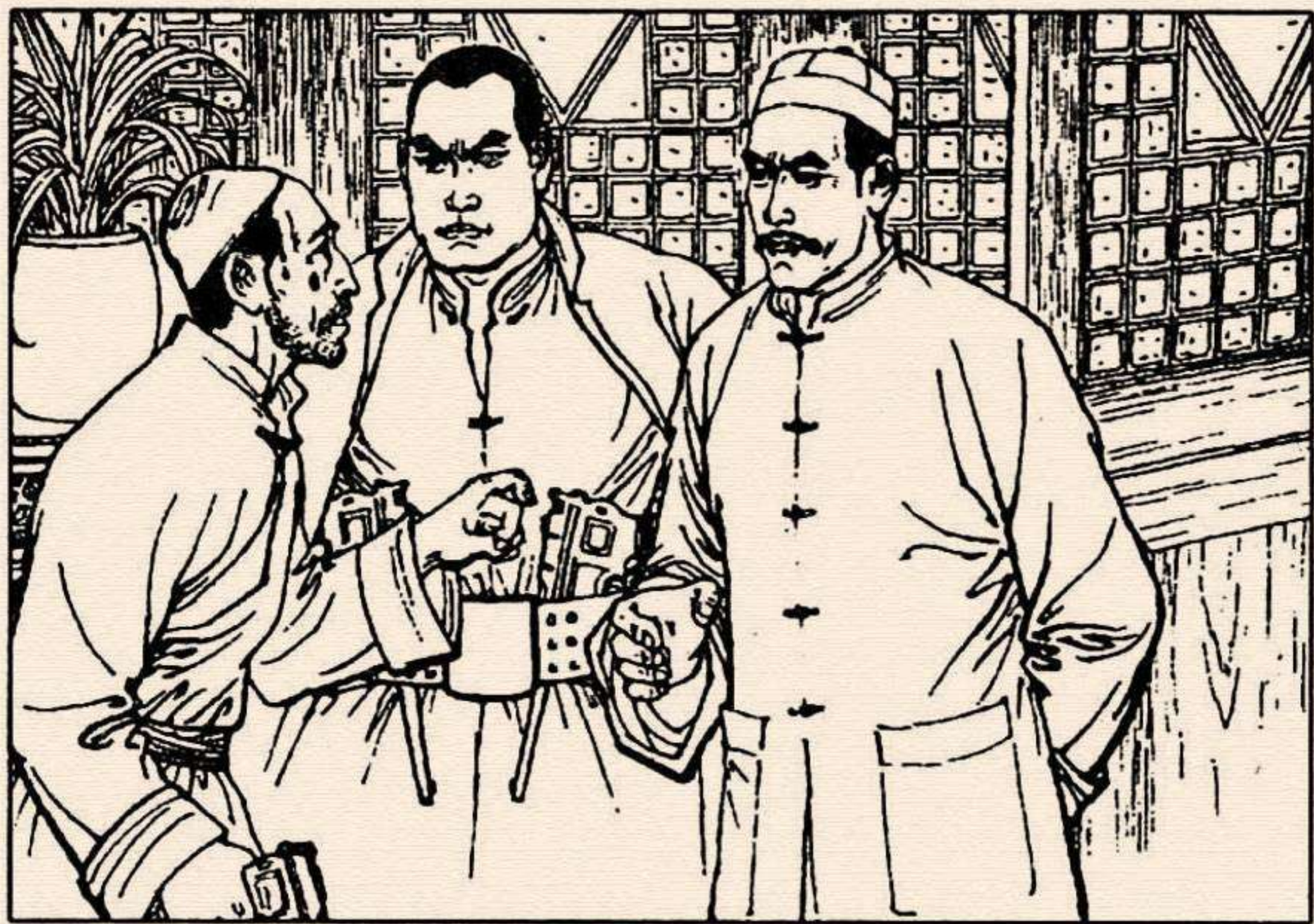
123 桥隆飙的弱点被吴宝仁抓住了，他一拍桌子喊道：“把姓马的和姓沙的砍掉！”真是昏君断案。我想必须揭露吴宝仁这条毒蛇，才能保住我和老沙，也才能保住飙字军。但不知肖、薛的态度如何？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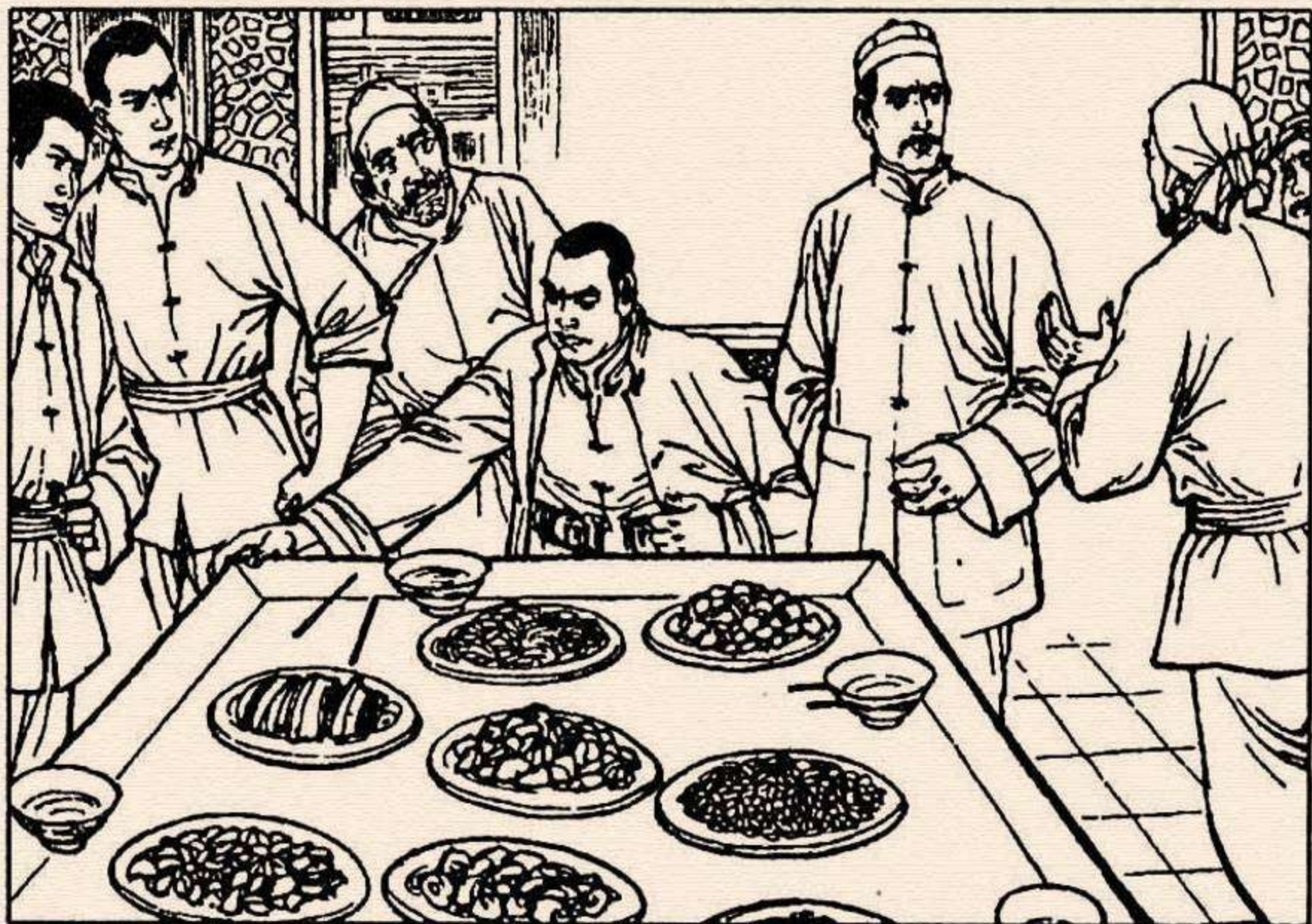
124 我正要说话，只见薛继超横跨一步，挡住吴宝仁怒斥道：“我们是认人不认党，马师爷是好人，办好事，不像奸细。”又对老飙说，“大哥，我看你醉了，可别把事情办绝了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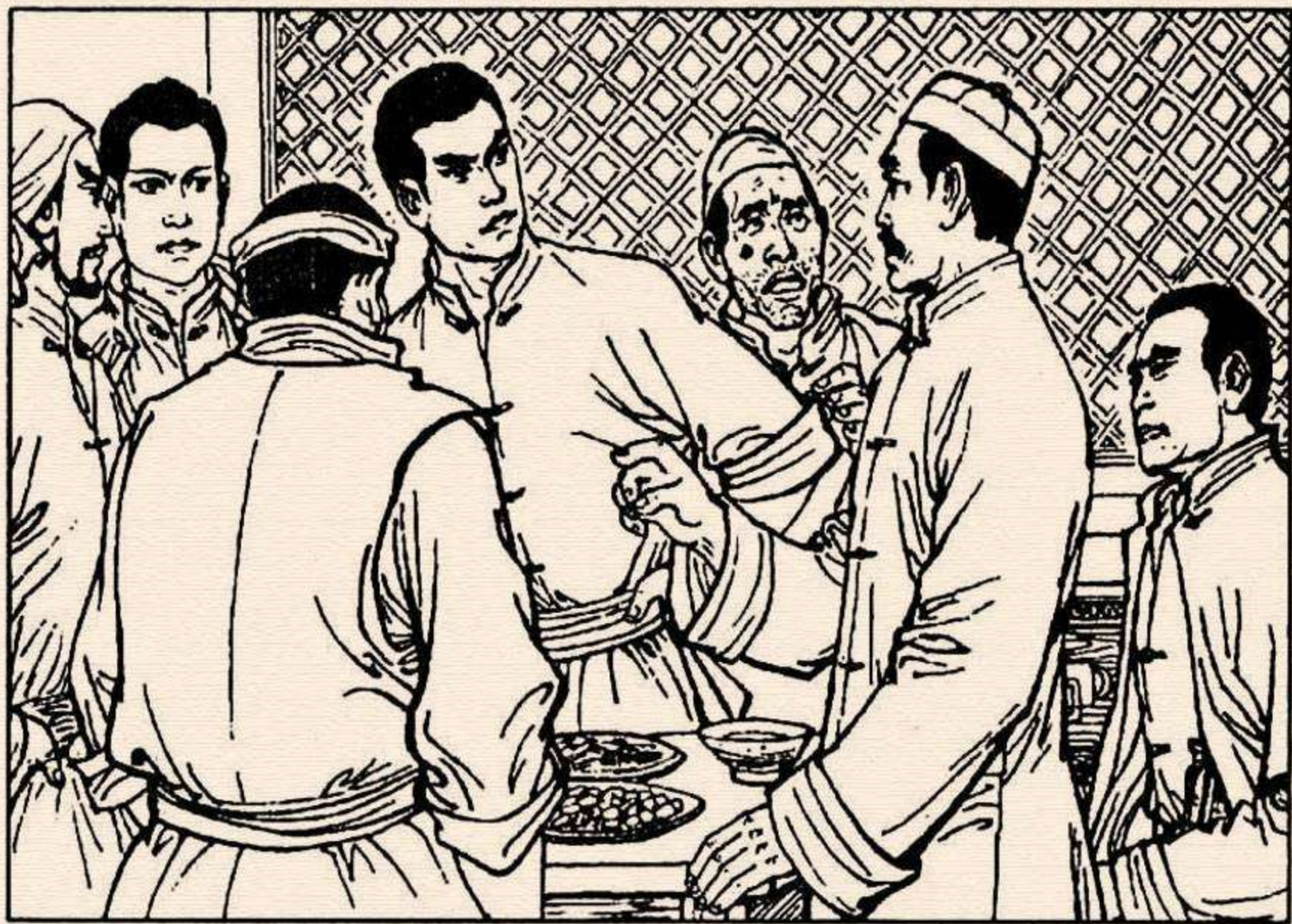
125 一直沉默的肖师兄，走到吴宝仁面前，两眼盯着他说：“粮饷长，别把事情拉得太远，共产党跟飙字军无怨无仇，与这件事有啥关系？想搞垮飙字军的证据又何在？...” “有...有毒药为证。” 吴宝仁被问得张口结舌。





126 师兄对老飙说：“师弟，狂暴如野火，不遏则乱烧，不得鲁莽，这件事交给我吧。”这时，老沙才不慌不忙地说：“这件事弄明白并不难，只要把隆花姑娘请来就清楚了。”





127 吴宝仁故作镇静地说：“那也好，眼下正没钱用，我去庙里把钱取来，一并把隆花姑娘接来。…‘慢着，不劳你驾，还是六弟去一趟吧。’师兄在一旁拦住了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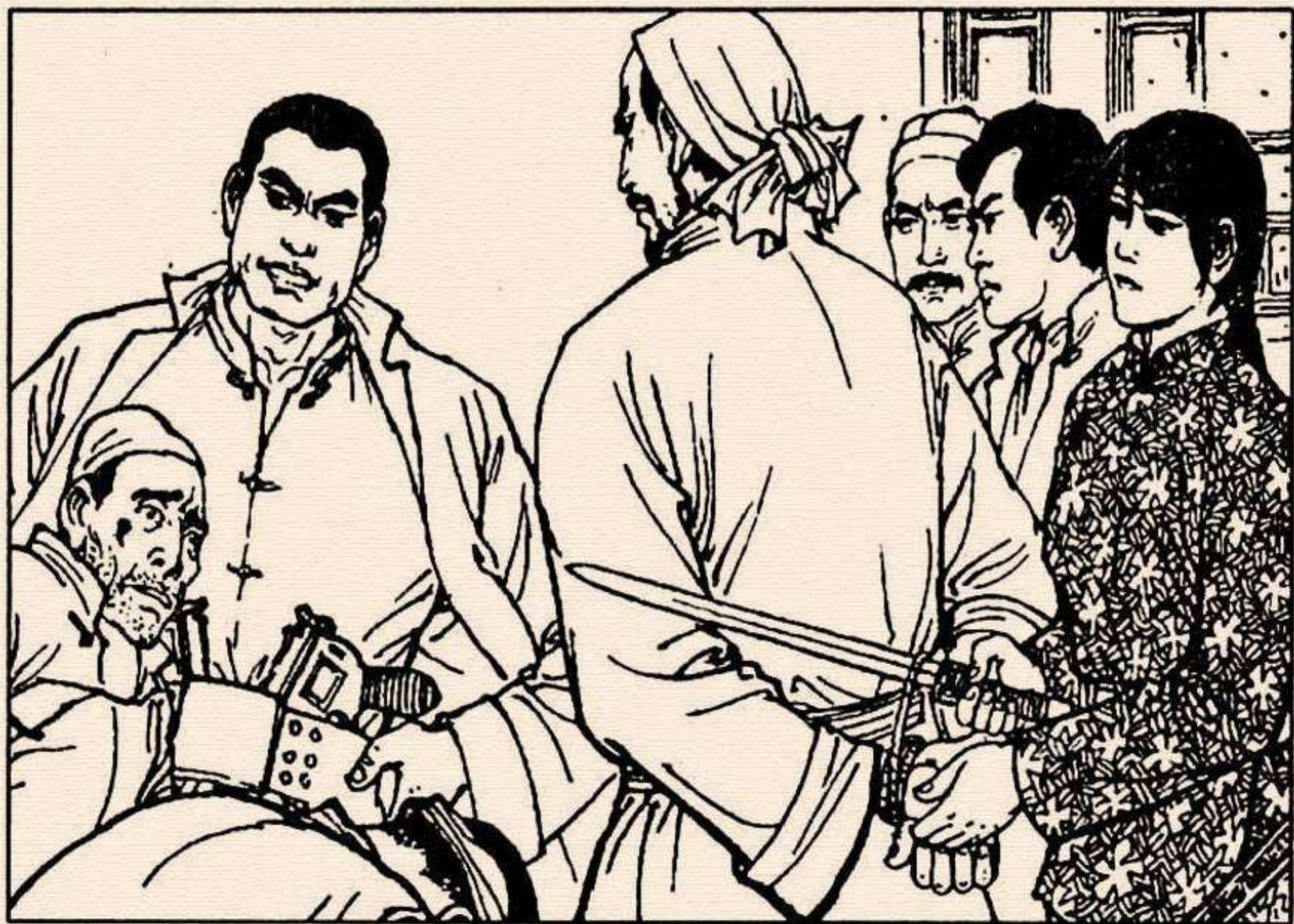
128 薛继超不放心地叮嘱老飙，一定要等他回来裁决。肖元山就势将我们四个人都捆了起来说：“六弟只管放心去吧。”这一来吴宝仁和伙夫大惊失色，央告老飙不能捆他，气得桥隆飙一甩手和六弟走出门去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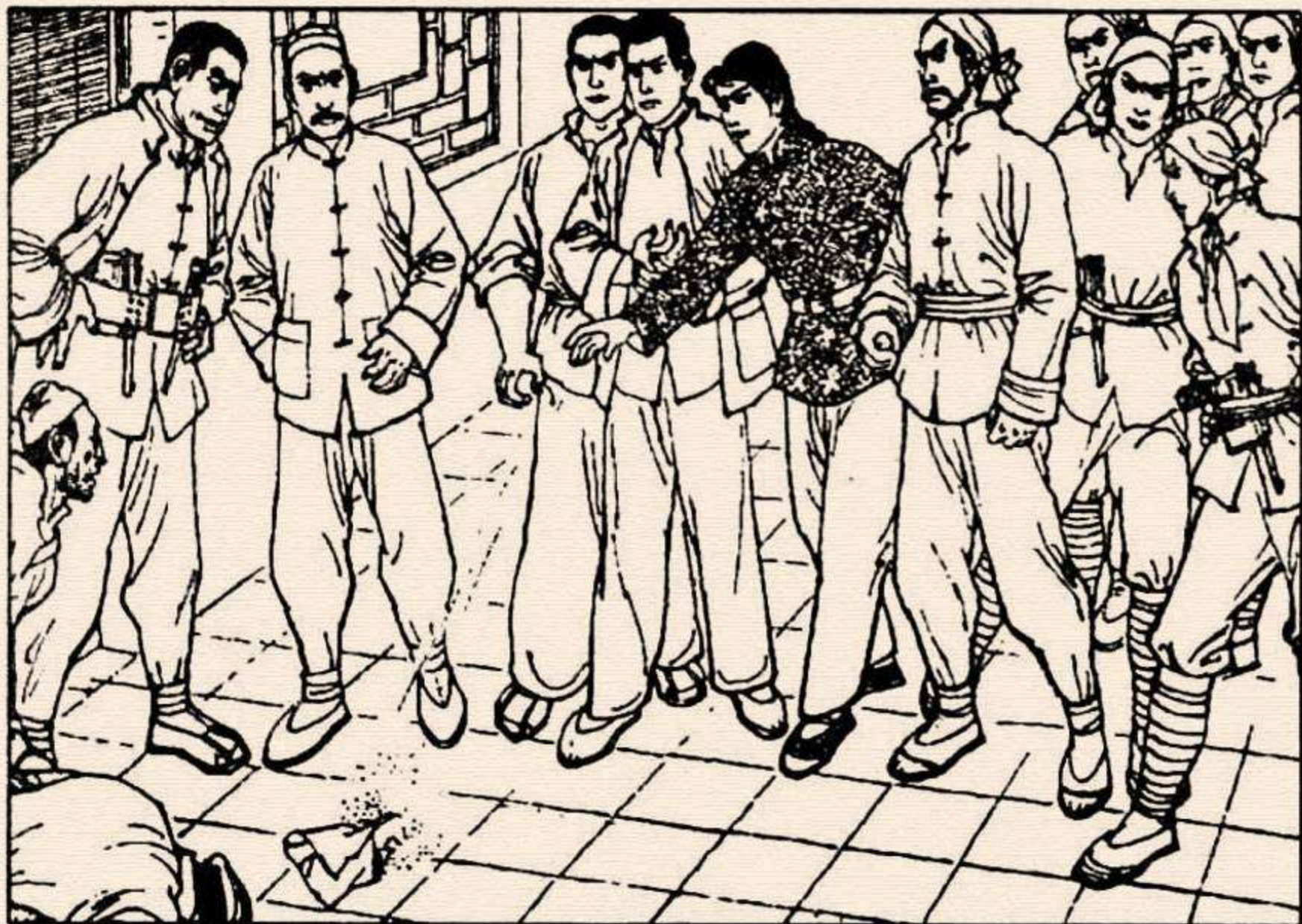
129 一夜无话，当鸡叫三遍后，只见老飙率九家兄弟跟在肖师兄后面走进来。不一会儿，门帘一挑，闪身进来了隆花和继超。吴宝仁和伙夫一见，便向隆花双膝跪下说：“姑娘，你可别受骗哪...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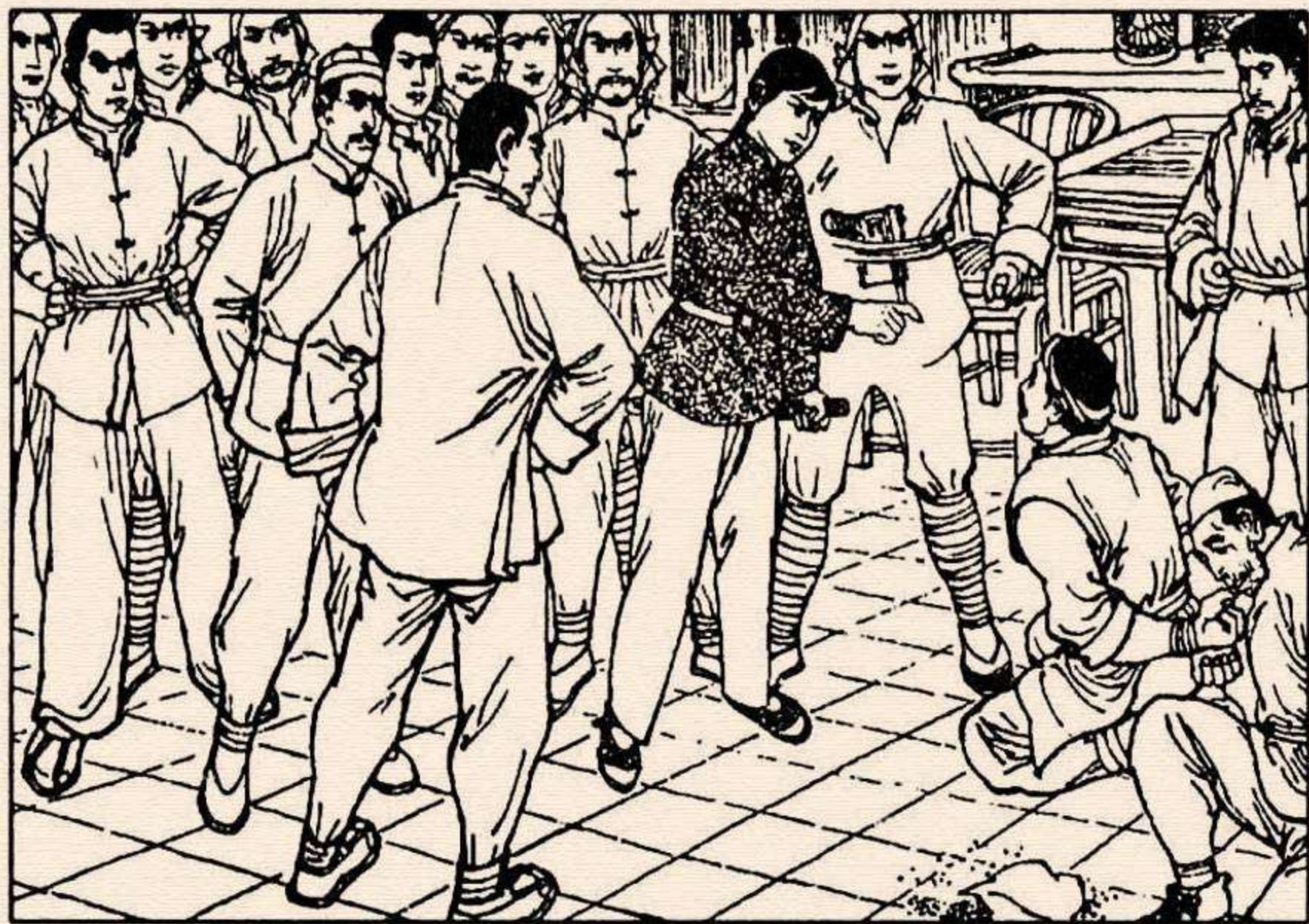
130隆花不语，怒冲冲一甩发辫，伸手抽剑走向我和老沙，高声说：“哥哥，你现在看见了吧，谁做贼心虚，谁就是奸细。”说着嚓嚓两剑，将我和老沙的绳子割断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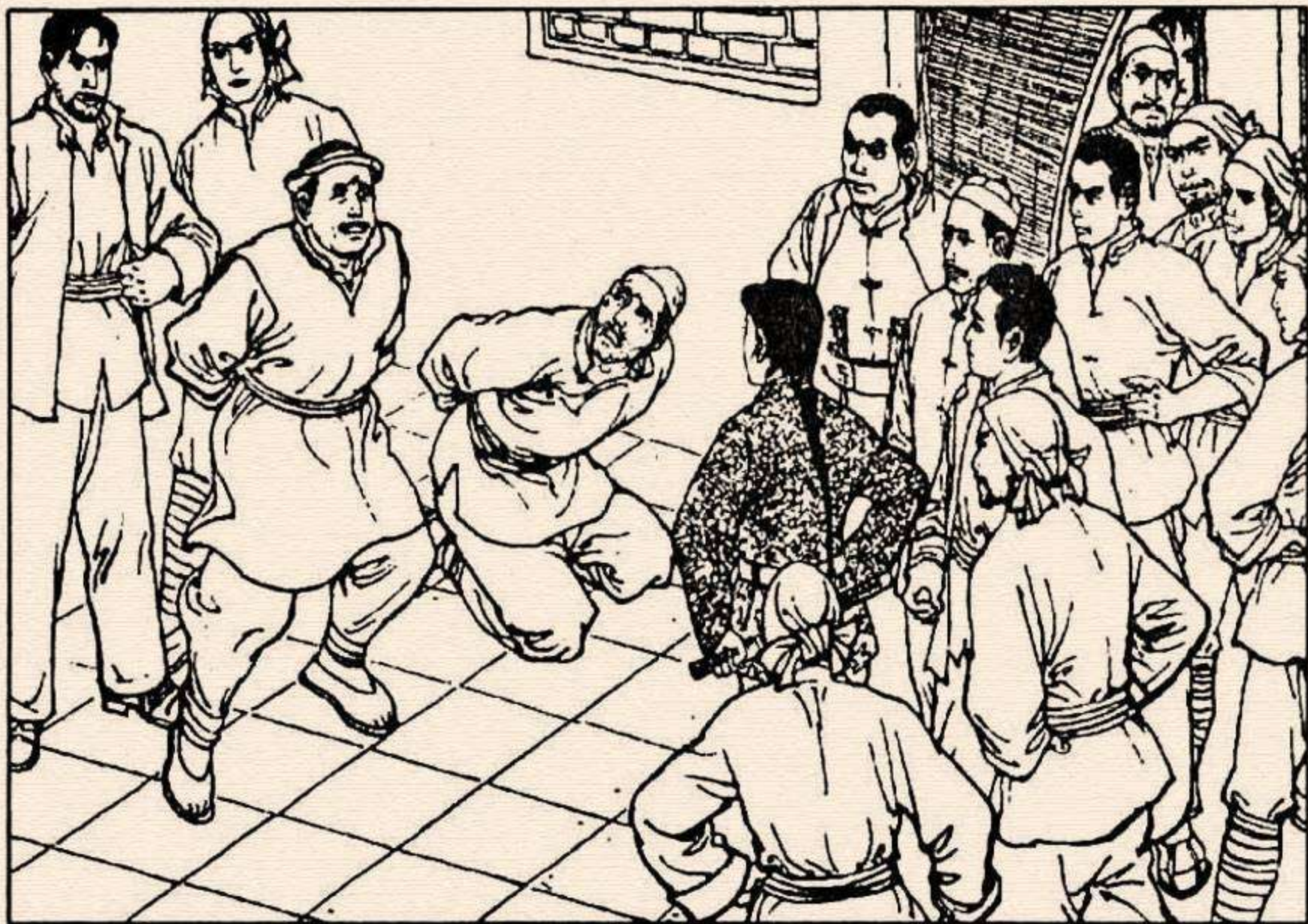
131 隆花从怀里掏出红砚，扔在地上，将庙里的发现，老沙的安排，细说了一遍。她满眼泪花地说：“要不是沙大哥和马师爷，众家哥哥在庙里就被害了。我求沙大哥和马师爷，看在我没爹没妈的份上，别记恨我哥哥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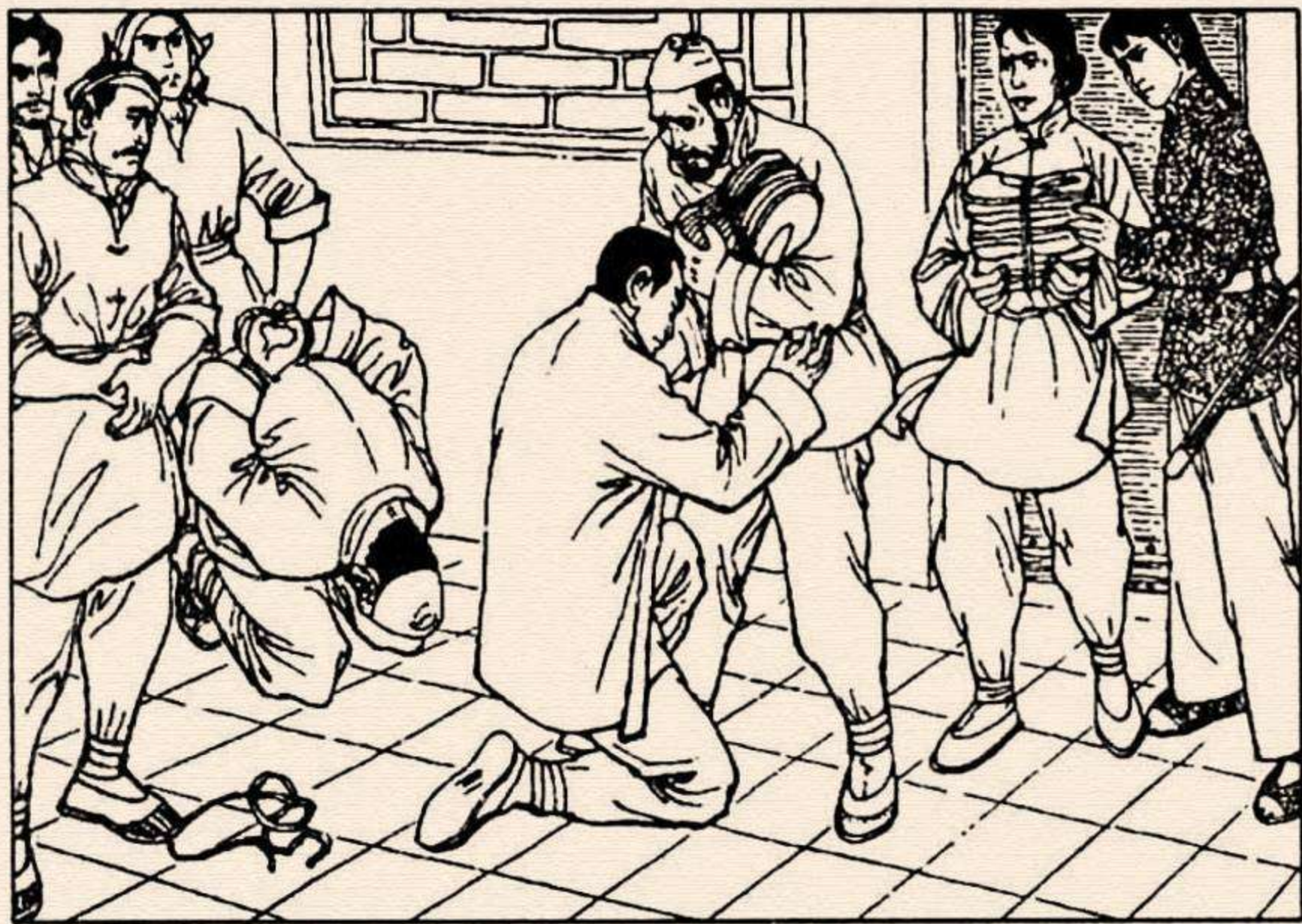
132 隆花一面替老飙恳求赔礼，一面又转身对伙夫说：“你是替死鬼，家有老婆孩子，只要你说了实话，我替你求情。”





133 伙夫哆嗦道：“吴宝仁是仇国基派来的人，他得了五千现大洋，许给我一千，让害指挥长。他还私吞了咱们缴的许多钱，让我给放在三个地方，还造谣说指挥长和隆花姑娘的坏话。这句句都是真的，求求留我一条狗命吧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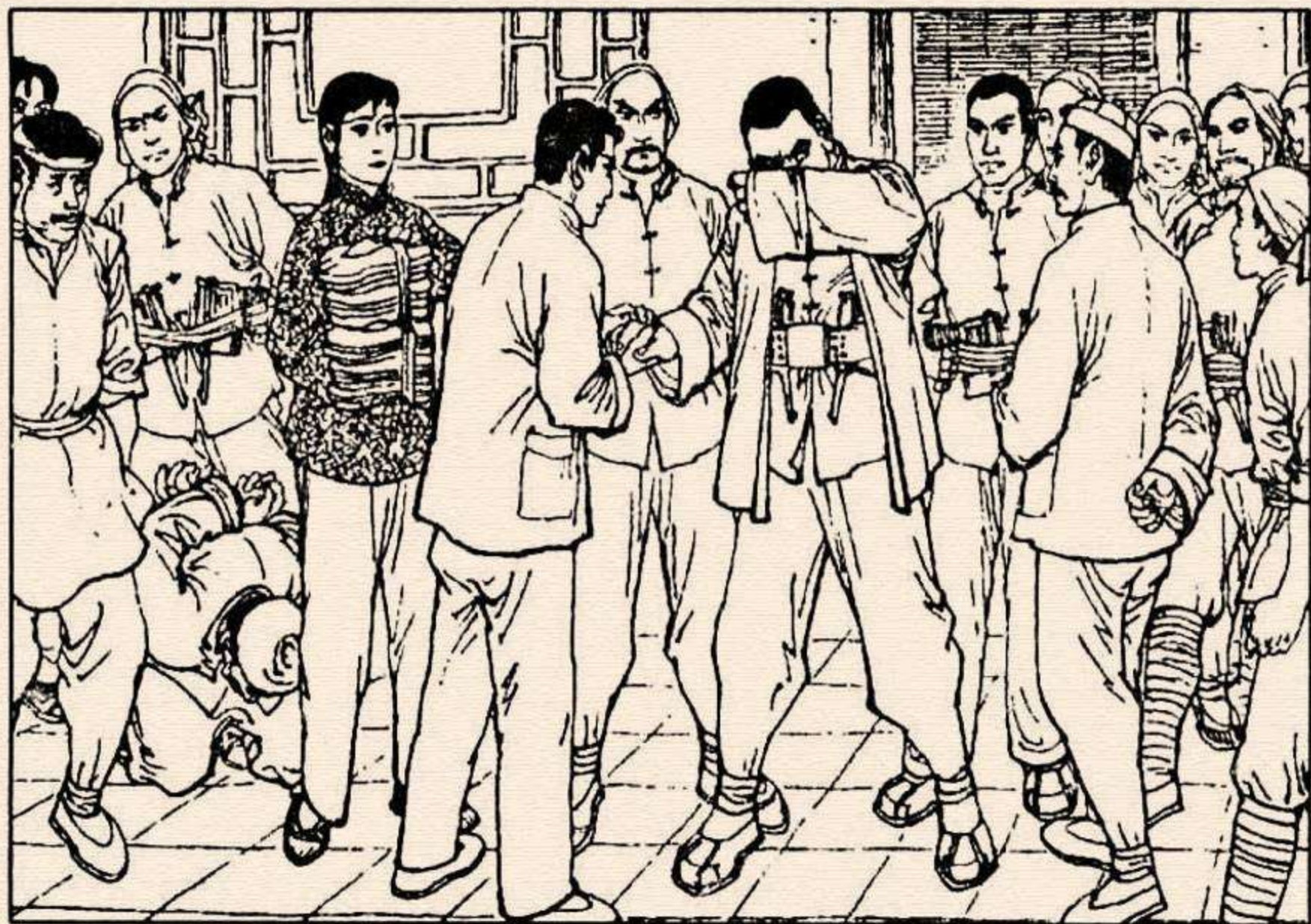
!34 这时，牛爷爷和妈妈抱着许多鞋走进来说：“指挥长，这鞋是给抗日救国的弟兄们穿的，收下吧，这是我师徒二人的一点心意。”老飙一听，一下跪在牛爷爷和妈妈面前：“爷爷，婶子，我对不起你们。处罚我吧，我跪下请罪了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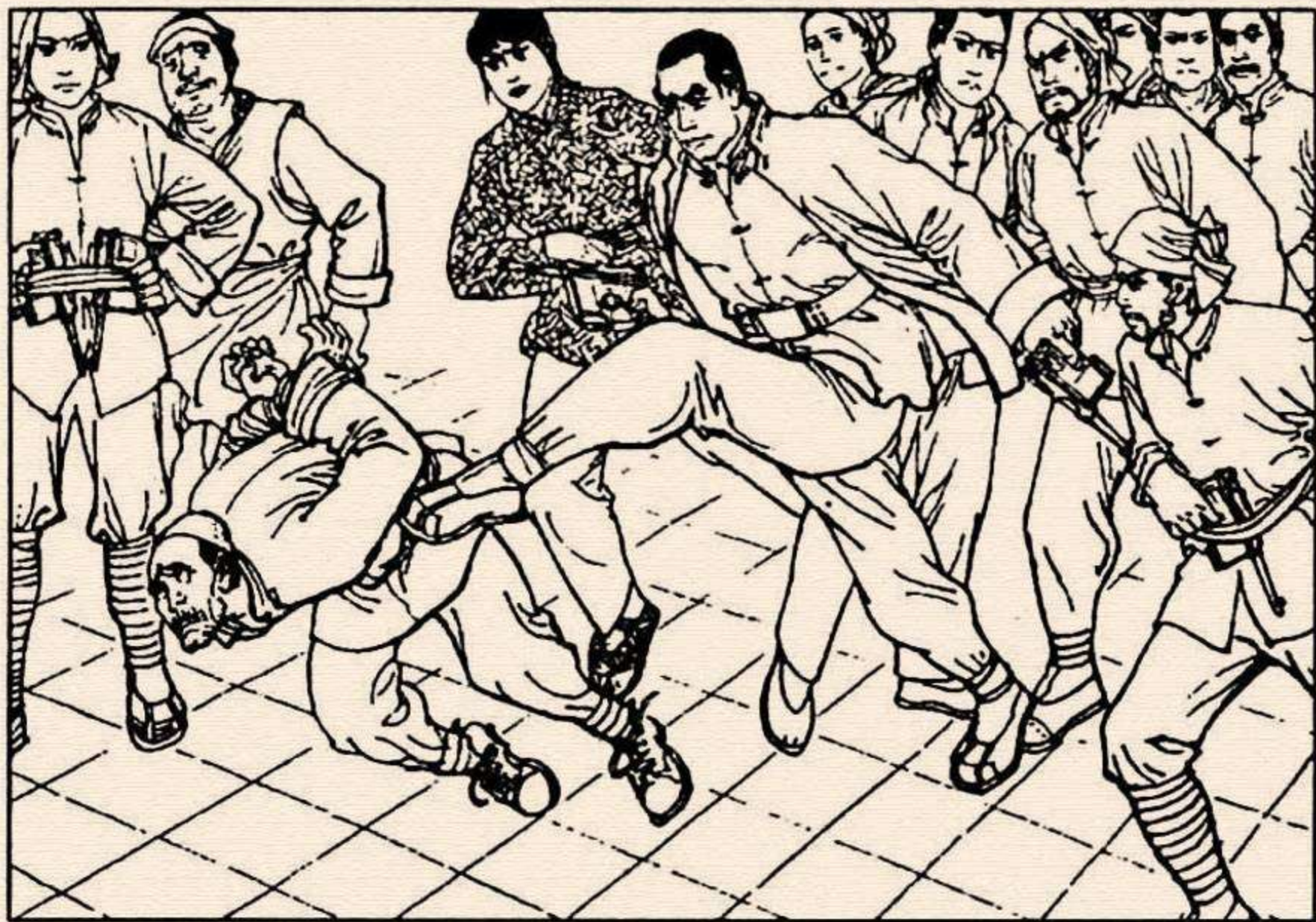
135 牛爷爷和妈妈将老飙拉起来说：“指挥长，事情过去就完了。今后，只要记住马定军和他的朋友都是好人，是一心抗日救国的穷家后代，我们就放心了。”说完就告辞走了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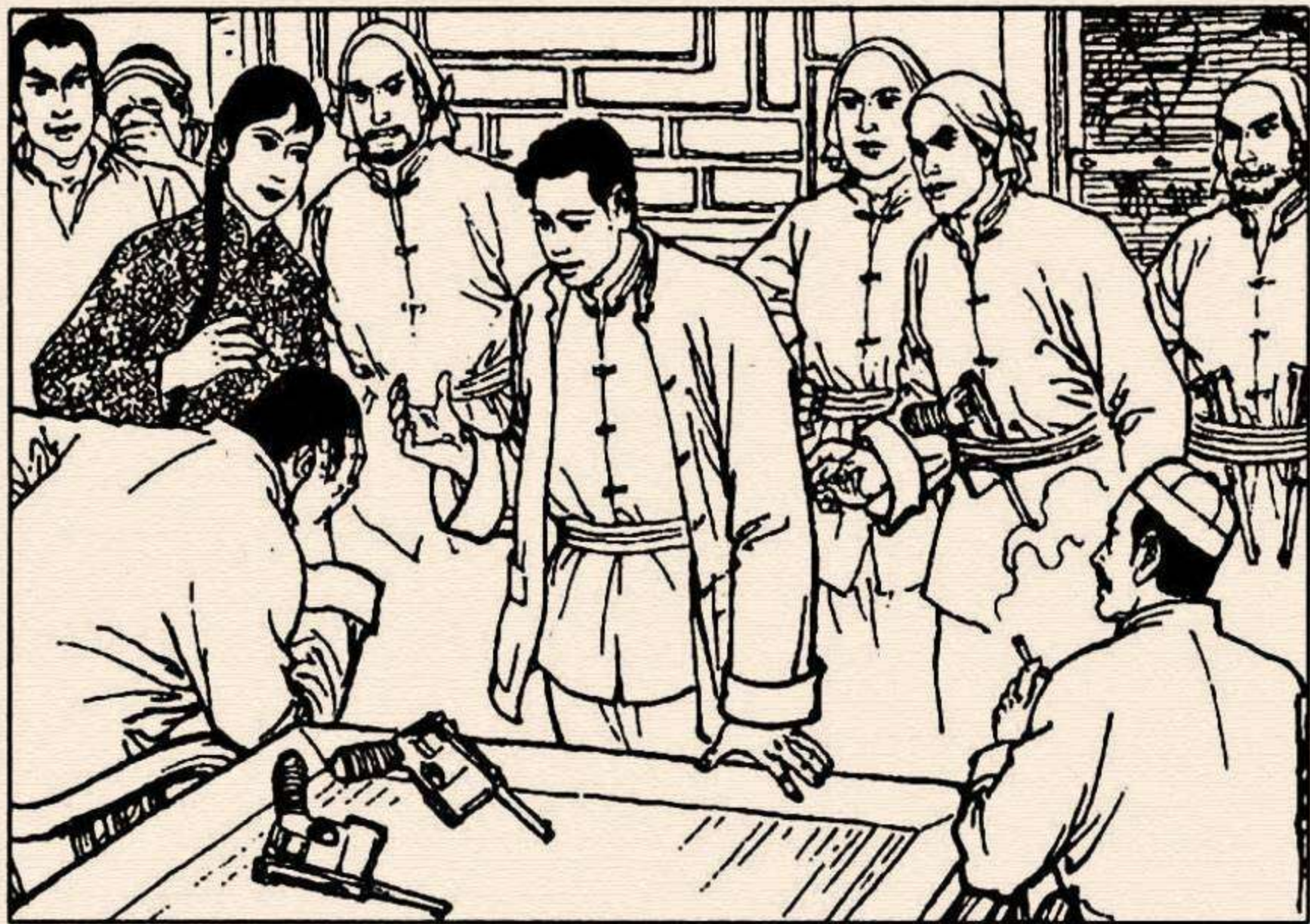
136 桥隆飙此时百感交集，一个劲儿用拳头捶打自己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泪汪汪地拉着我俩说：“恩人，好兄弟，我委屈你们了……”说着大哭起来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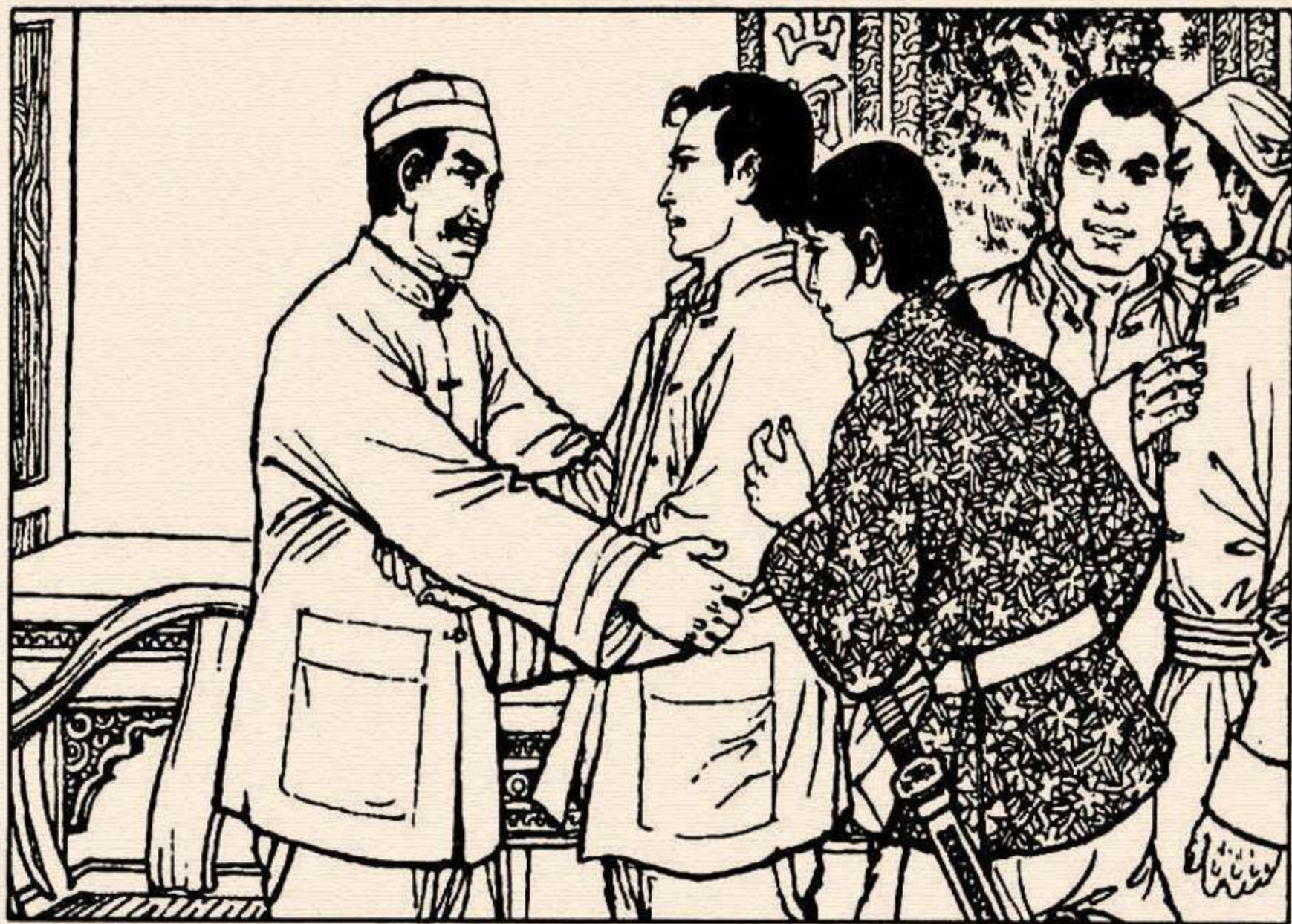
137 老飙回头朝吴宝仁猛踢一脚说：“我非亲手宰了你！”“大哥，我们来。”说着，九家弟兄像捏家兔一样把吴宝仁拖走了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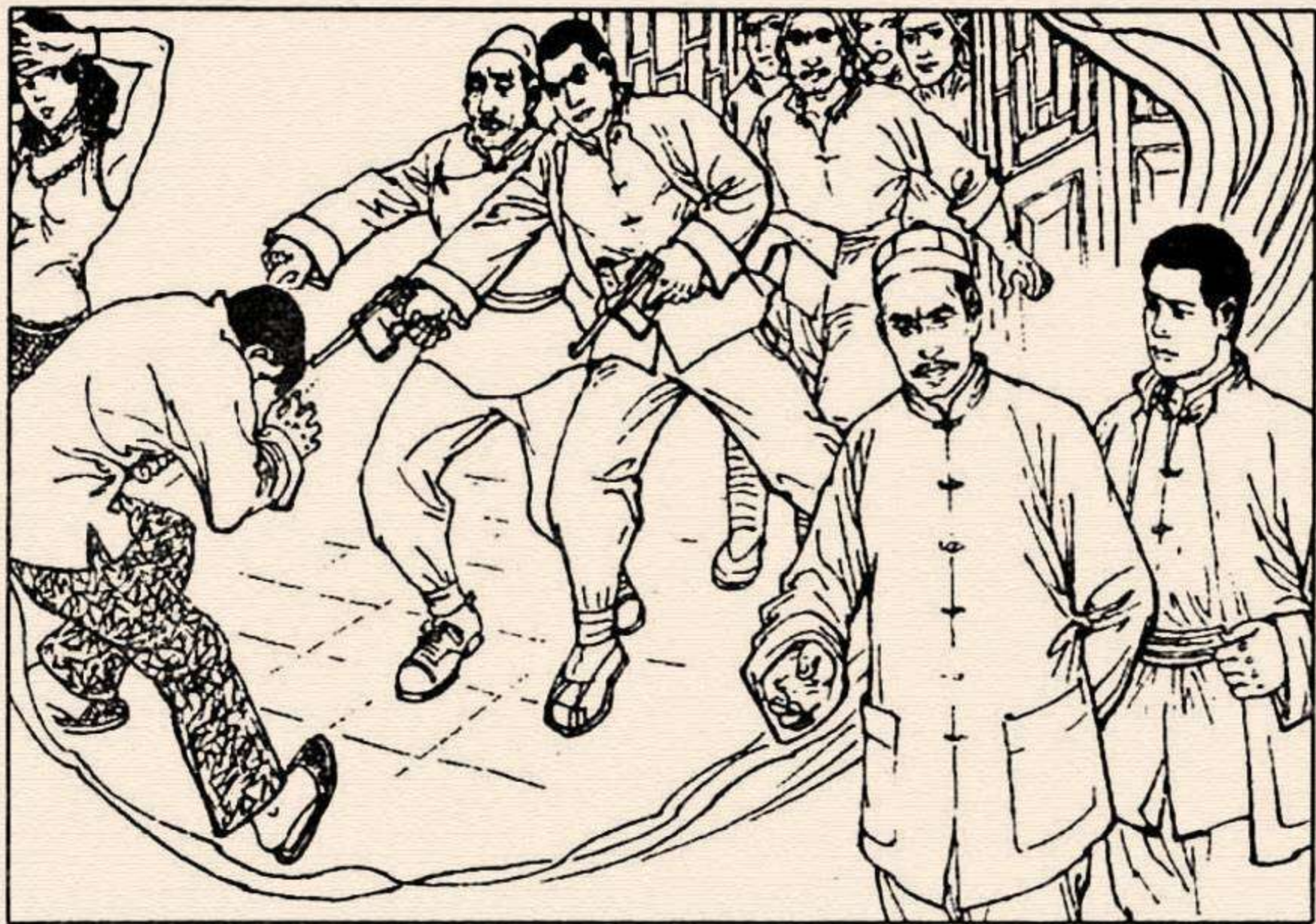
138 桥隆飙悔恨自责到了极点，我想这是争取改造他的良机，就说：“指挥长，人总会有偶然过失，咱们是杀出来的朋友，打出来的交情。我和老沙保你，因为你是一位忠勇的抗日好汉，我们意气相投，过去的事，谁也不许再提。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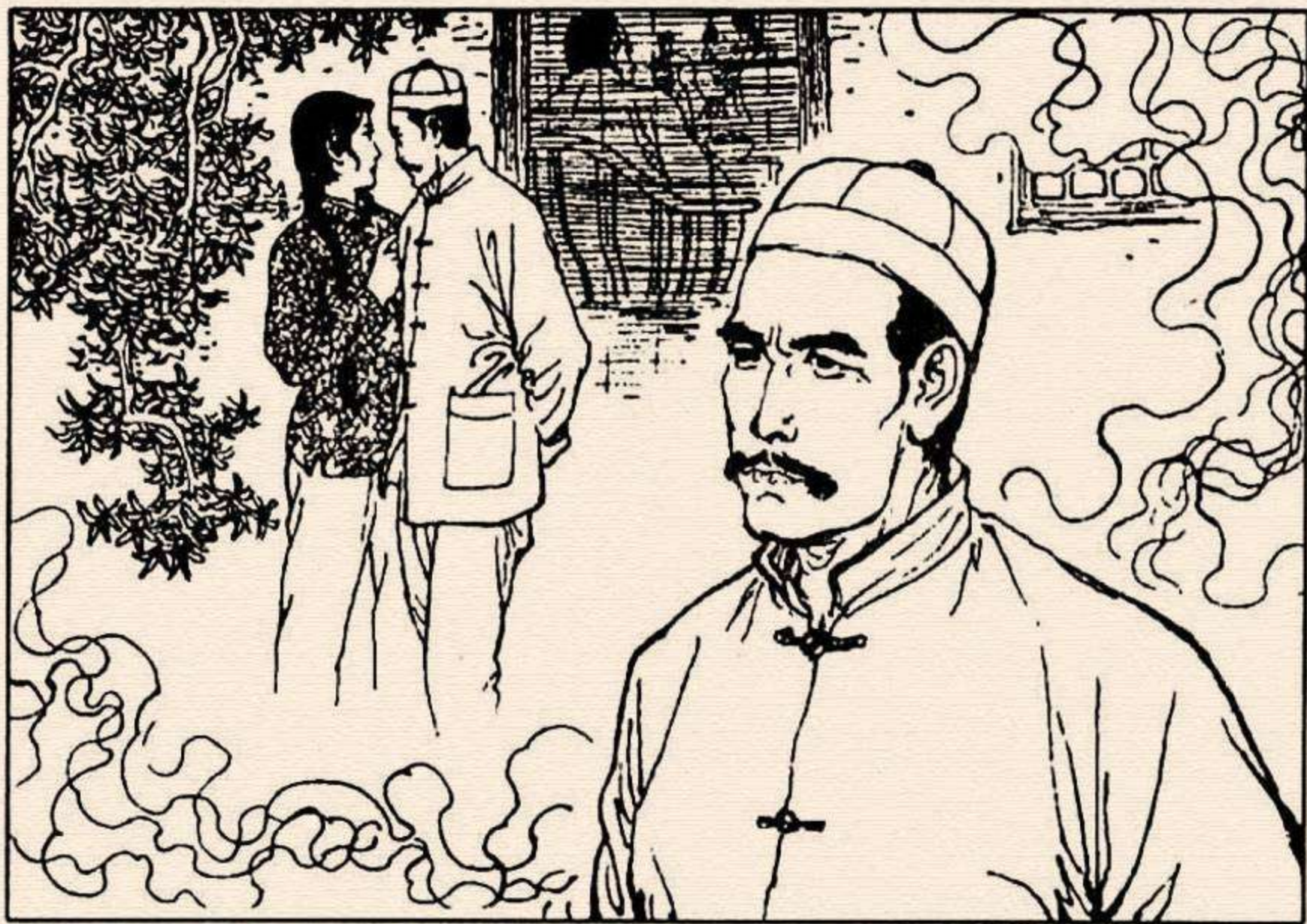
139 肖元山蓦地站起来说：“好个大仁大义的马师爷、沙老弟我们又得到了两位知心好友！飙老弟，我因为吴宝仁这个恶棍往往不能向你进嘉言于事先，细想起来我也对不起你呀。”





140 师兄对我说，他的爹娘是叫吴宝仁父兄给害死的，吴宝仁在仇国基家当管家，与其小老婆有私情， 谁知仇家大少爷竟是他的情敌。他就借老飙找仇国基报仇之心，假报消息，借刀杀了情敌，趁机打入了飙字军。





141 肖师兄带隆花到飙字军后认出了他，对吴宝仁的一些行为也有察觉，但因吴先来，老飙又重用他当“粮饷长”，就没急于揭破这些事情，只是因势利导，以观事态发展。我越听越觉得肖师兄也是我们争取老飙、改造飙字军的好帮手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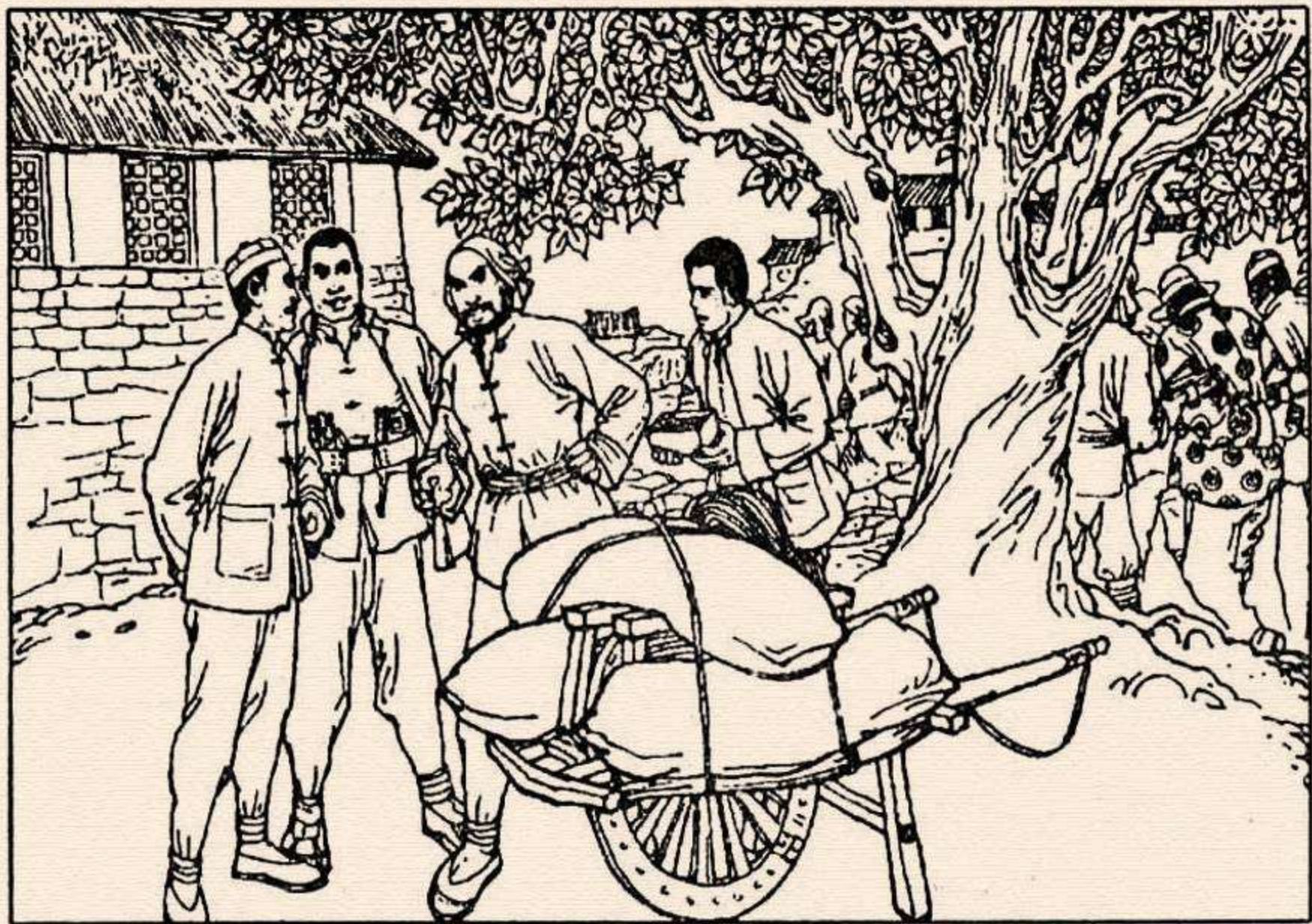
142 桥隆飙感慨地说：“平常易装相，危难见人心，我们大家是掏心换命的生死之交，让我们的沙老弟当粮饷长吧，咱飙字军没大官做，这算是点封赏吧。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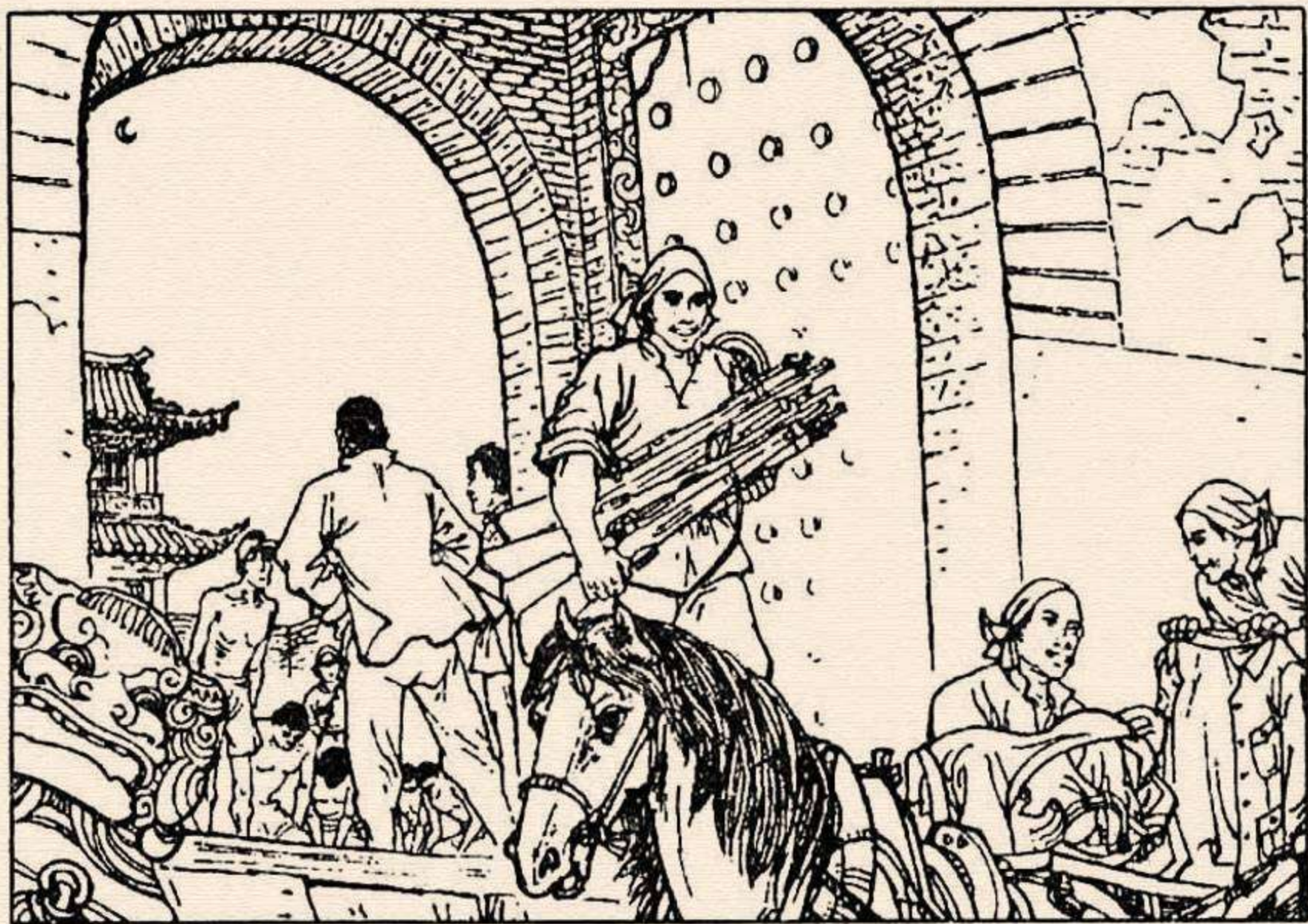
143 坏蛋虽除，可这场风波却破坏了袭击敌人老窝的计划。我们悄悄地转移到黄甲镇周围潜伏下来，准备奇袭伪镇公所，打一场全歼日伪军的大仗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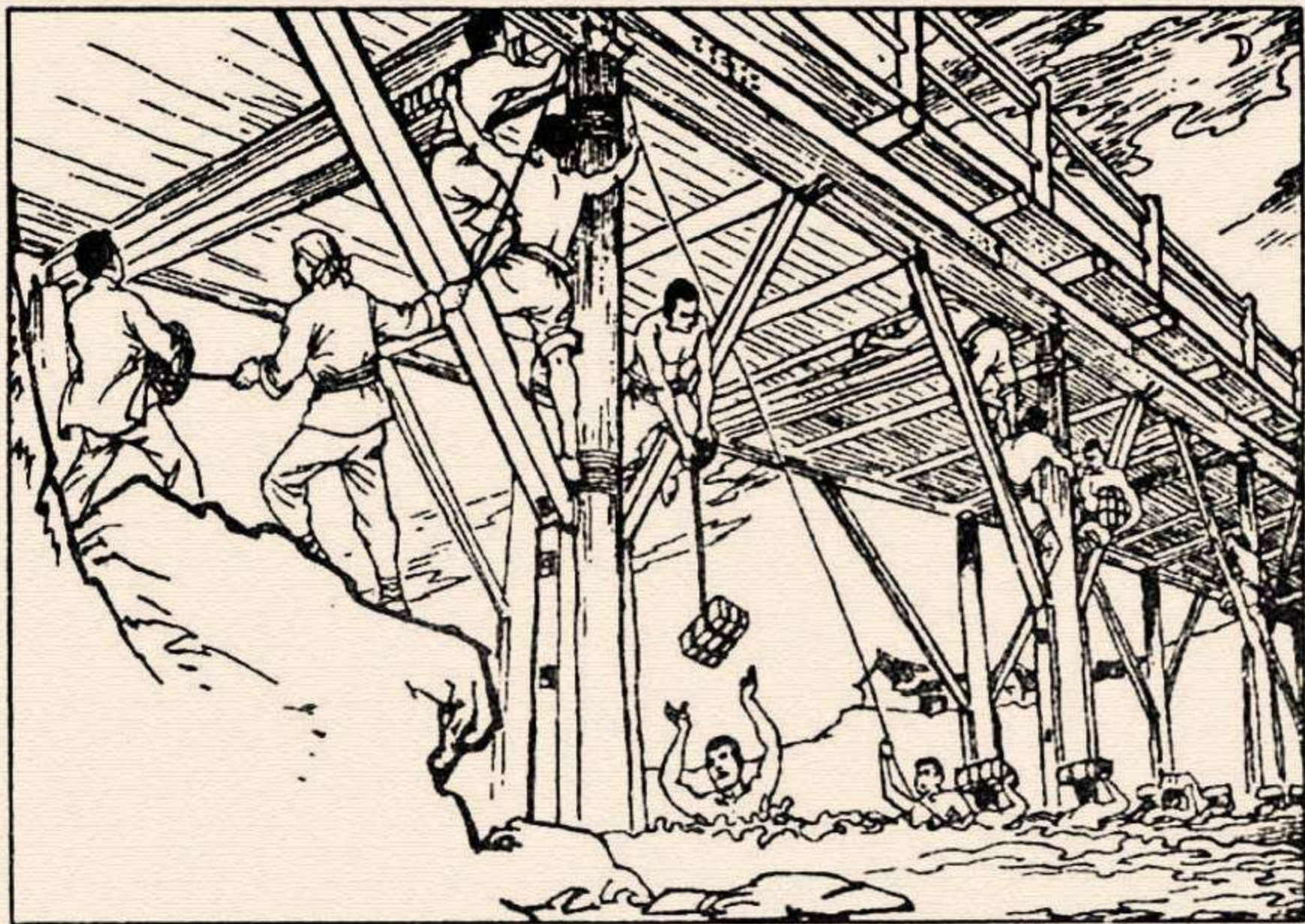
144 天亮前，分头捉来了伪镇长和伪新民会长。老沙按计划在伪新民会长家弄来了三大袋黑色炸药、五十个雷管，外加十丈导火索。





145 我和老瓢带人，随着给伪军送饭的大车，摸到了伪军住的大庙，五十多酣睡的敌人被乖乖缴了枪。各个只穿裤衩，缩颈弓腰跪了一大片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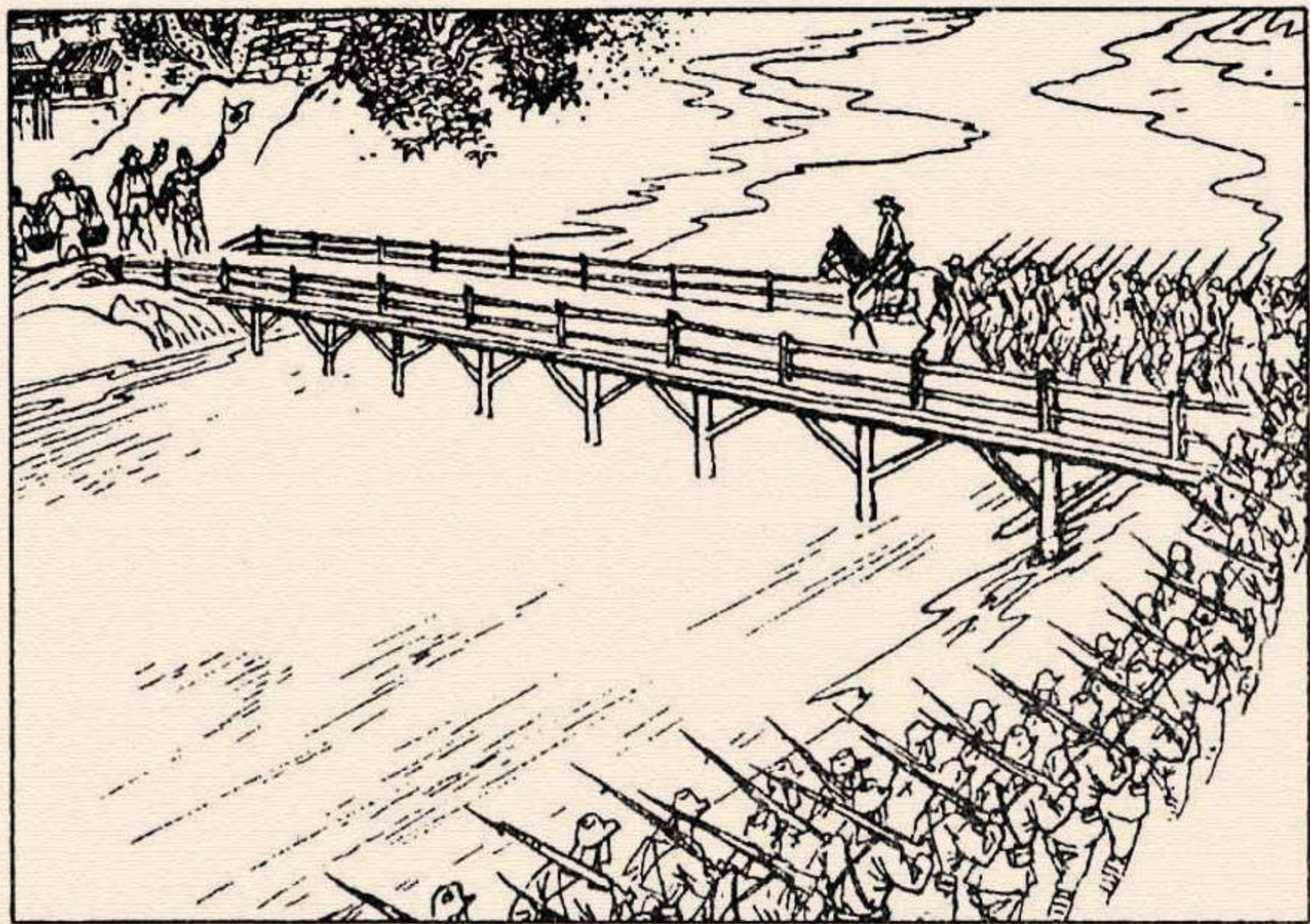
146 我向继超要了二十几个水性好、力气大的渔民战士，由我和老沙带领，到六十米长的黄甲桥下去放炸药。因为这里是鬼子每天出操和监修碉堡的必经之路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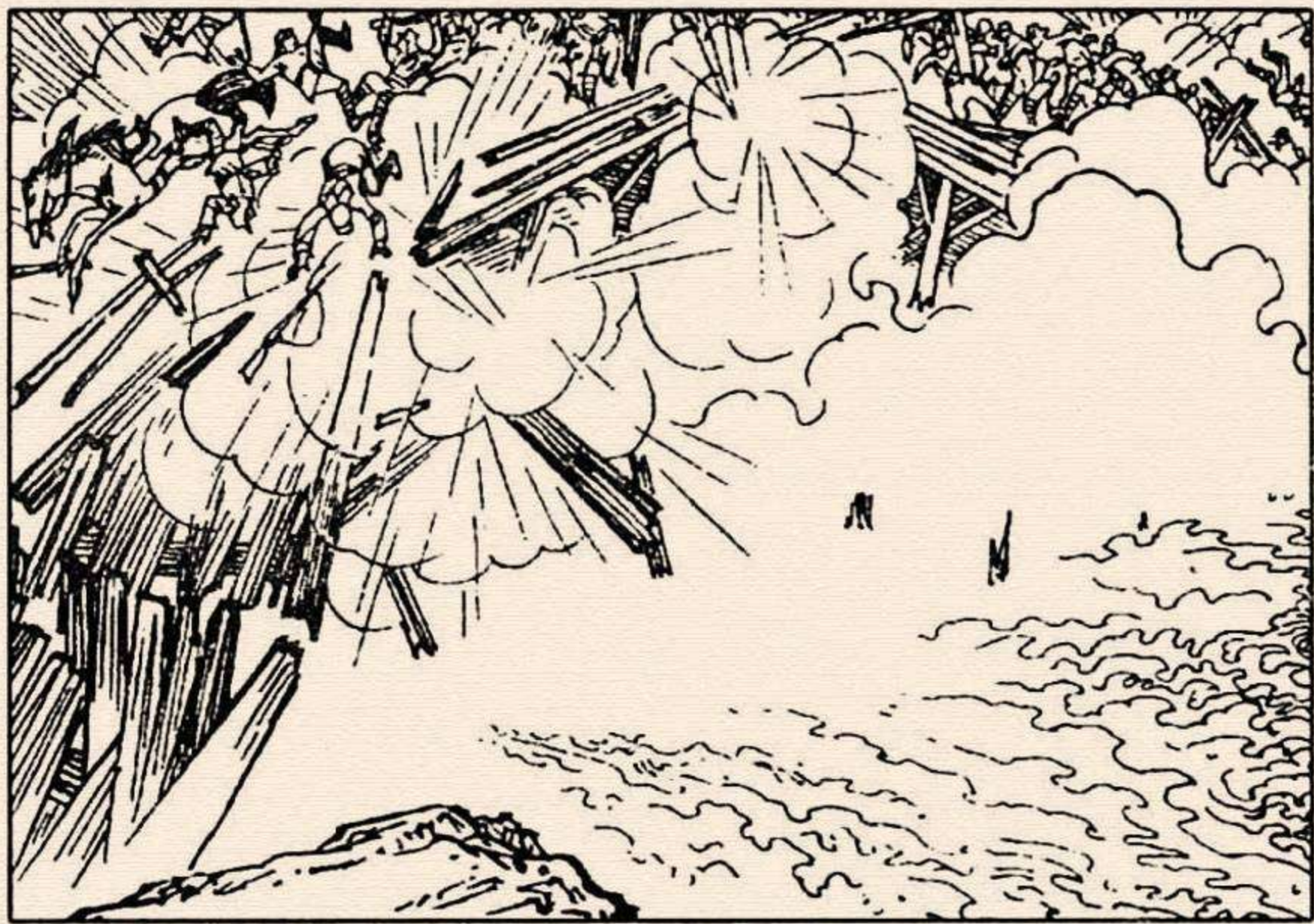
147 天亮后，继超六队的战士们全部换上伪军服装，“押着”群众照常修碉堡。老飙和肖师兄分别扮成伪镇长和新民会长，去迎接鬼子过桥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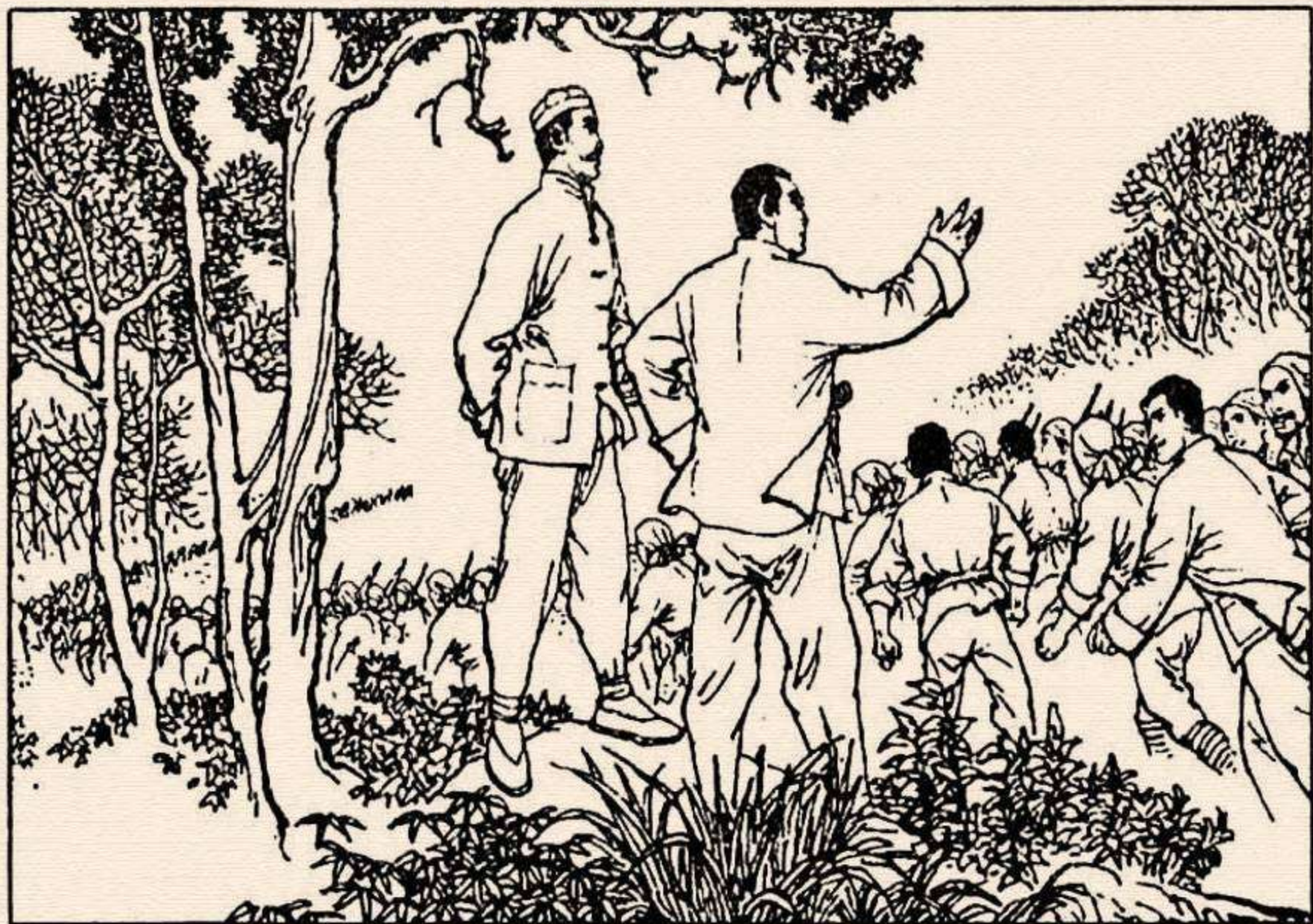
148 太阳一丈来高的时候，一百二十多名鬼子远远向桥上"来。老飙和肖师兄跑到桥北，举旗连摇三下，报告一切正常，平安无事。鬼子这才敢往桥上走，此时，我和老沙点起导火索，然后急往回走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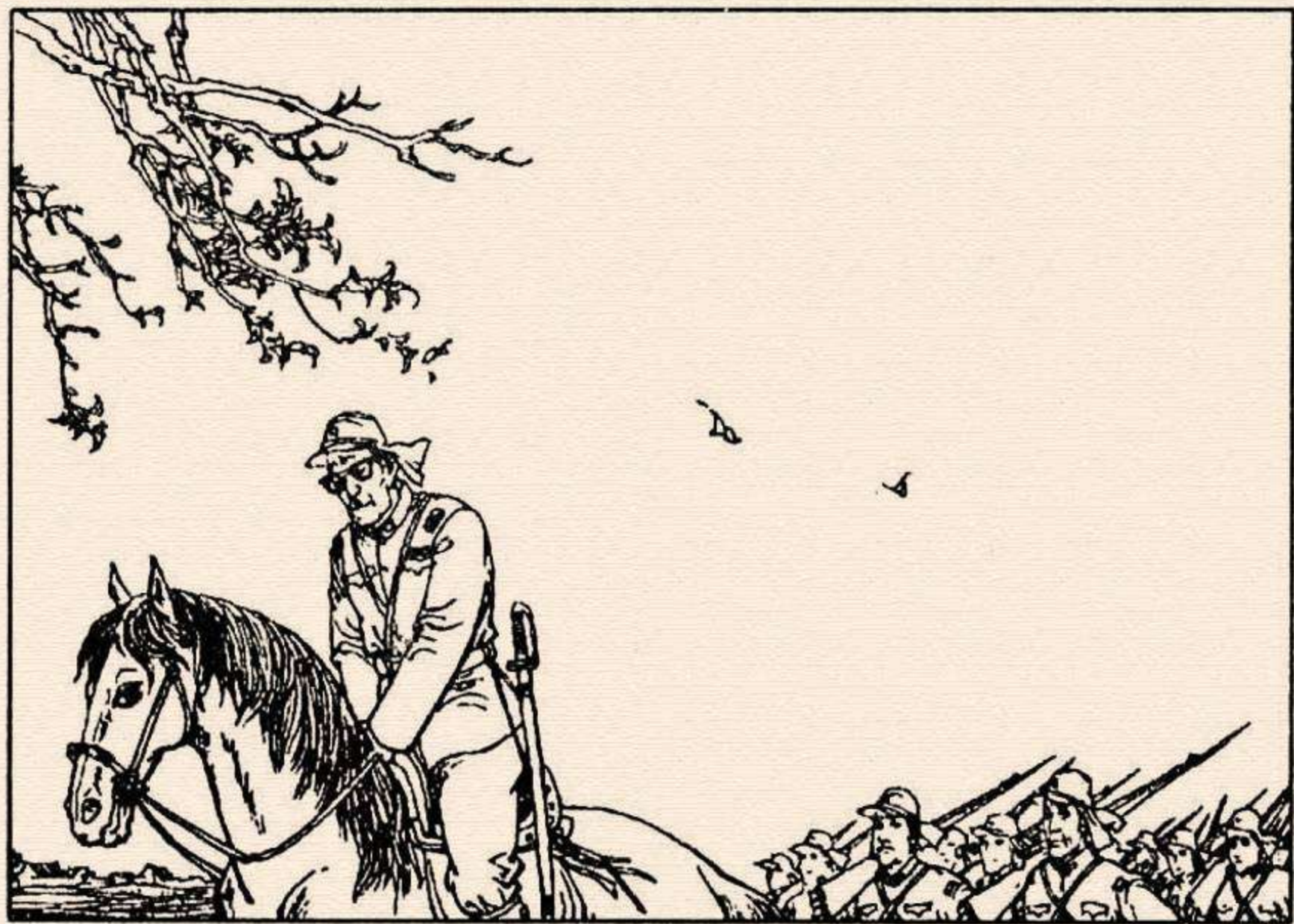
149 我们默数着，爆炸时间一到，便高喊：“卧倒——！张嘴——！”就听“轰隆”一声巨响。木桥碎片混杂着鬼子的血肉，被愤怒的黄甲河水狂卷而去。剩下的鬼子都被点了名。老飙让伪镇长等也一齐随他的日本主子上西天去了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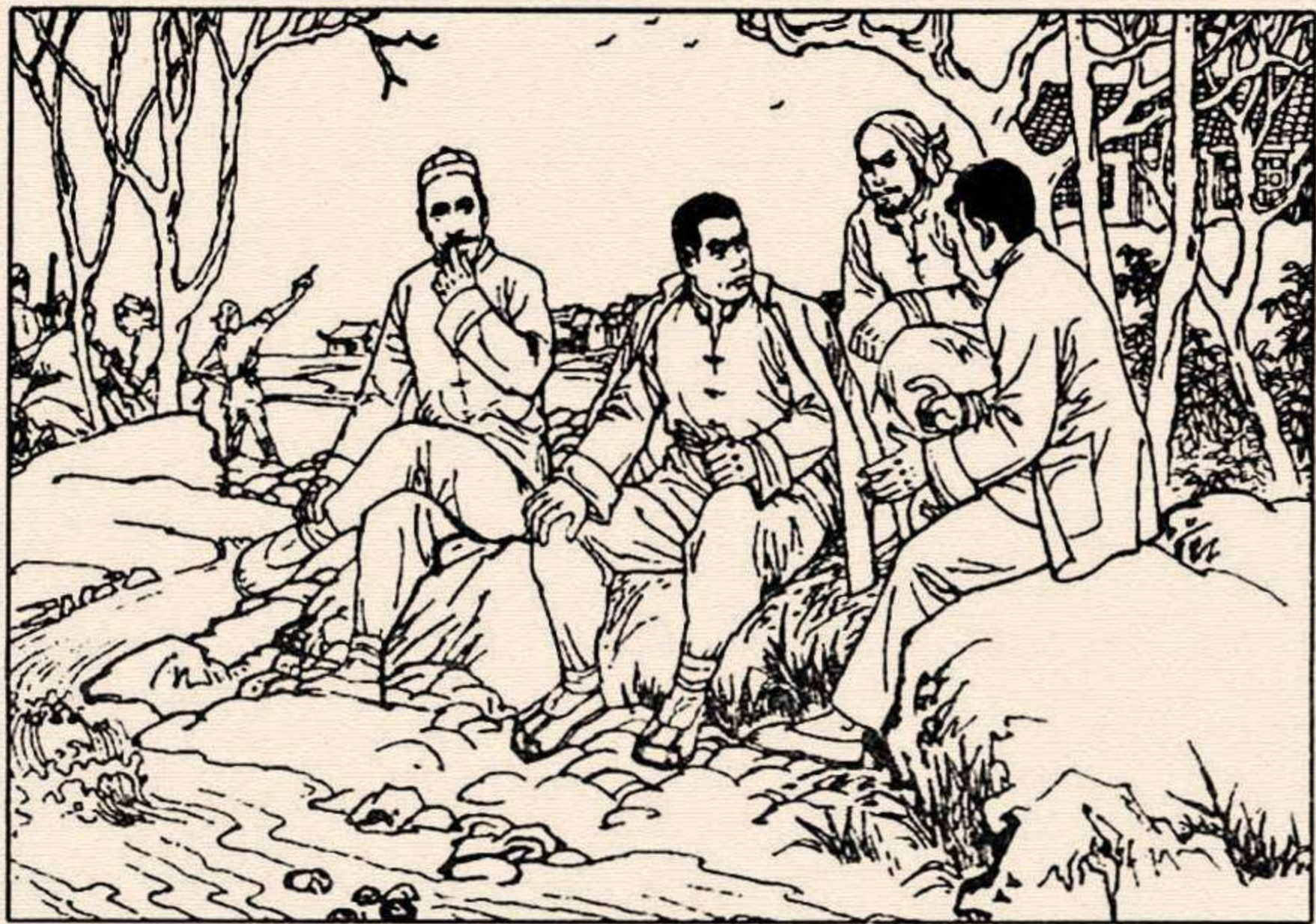
150 这一仗战果辉煌，整整消灭了日本兵一个中队。这里离平州城只十里。肖师兄说要急速“流水”！大家都喊：“对，开拔！”然后便虚张声势地撤走了。





151 庄稼收割已毕，树叶凋零，大地一片秋色。日寇大队长吉田率队从茅公岛赶回来，没有继续搜剿我们。我和老沙、师兄等产生了疑虑。可是，桥隆飙却兵胜生骄，全不在乎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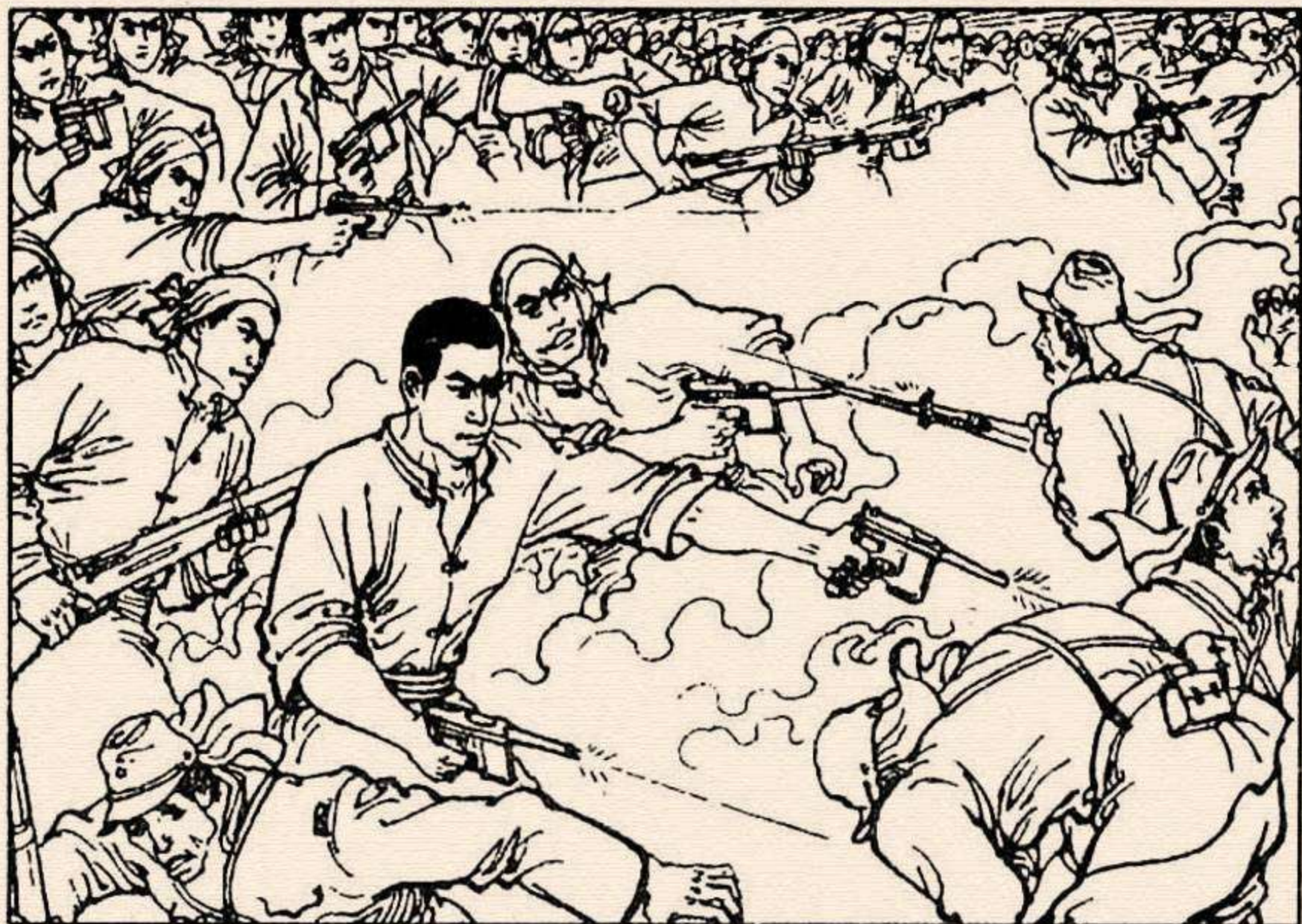
152 我和老沙、师兄等催他下令转移，说明目前我们的驻地正处平州、三古镇的中间，地势平坦。又在明处，不利于我们的活动。最后，老飙被大家说服了。





153 不料，就在当天拂晓，敌人已分六路将我们四面围困，敌众我寡，十分危险。面临重兵野战阵势， 飙字军慌乱了。驻在附近村的各队，纷纷向指挥部的驻地跑来。因为失去了主动权，飙、肖指挥就非常不得力了。





154 我只好挺身而出，指挥队伍在敌军的结合部打开缺口，老沙和继超，率战斗力最强的渔民队左右冲杀，包围网被撕破了。飙、肖在后，督促着其余几个小队全部冲了出来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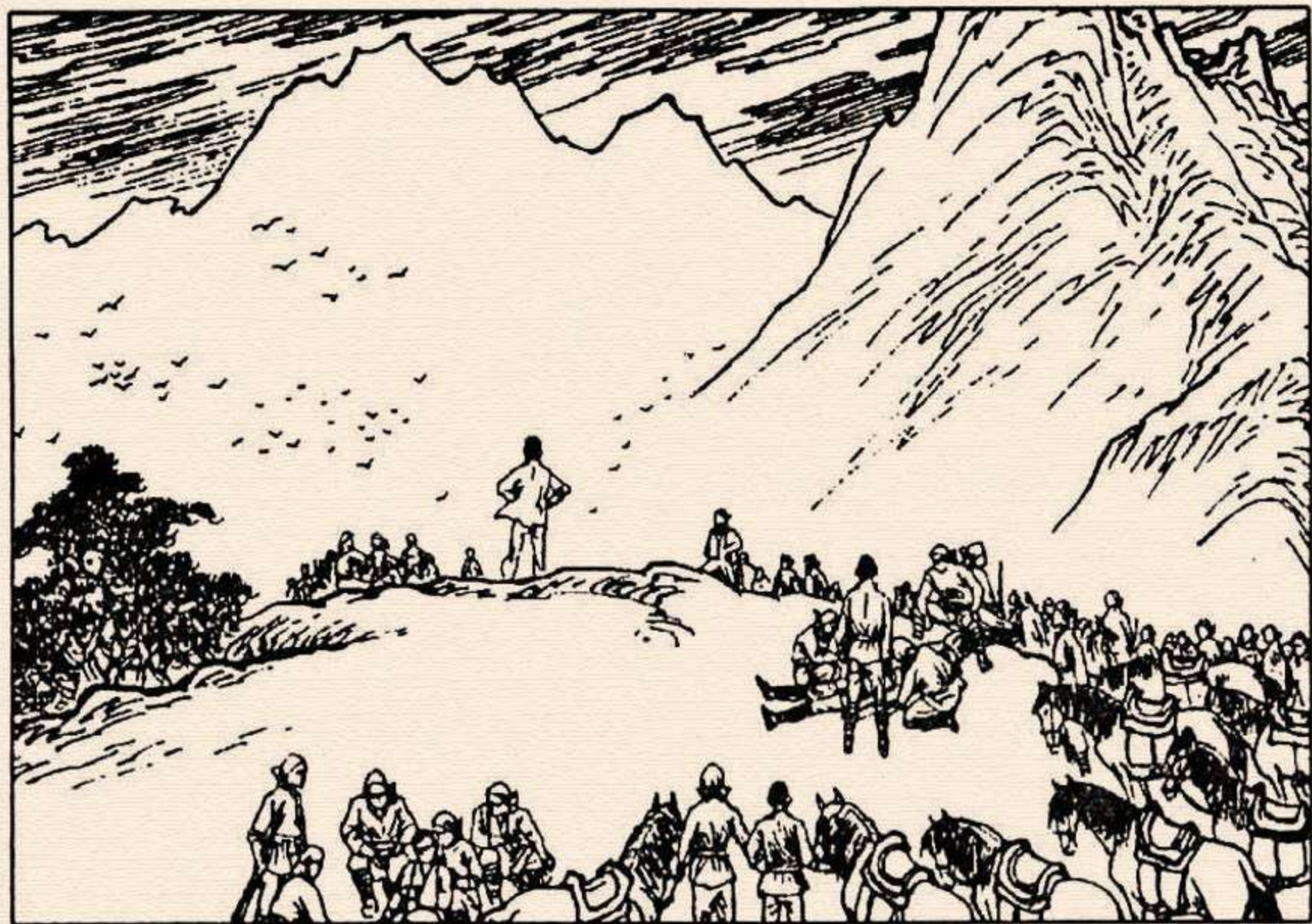
155 部队伤亡了一些弟兄，一队长、七队长和九队长牺牲了。桥隆飙一看，完全失去了冷静，他不顾敌我之悬殊和大家的劝阻，非要和敌人拼个鱼死网破不可。他跪在地下起誓：“我桥隆飙，不为死难弟兄报仇，誓不为人！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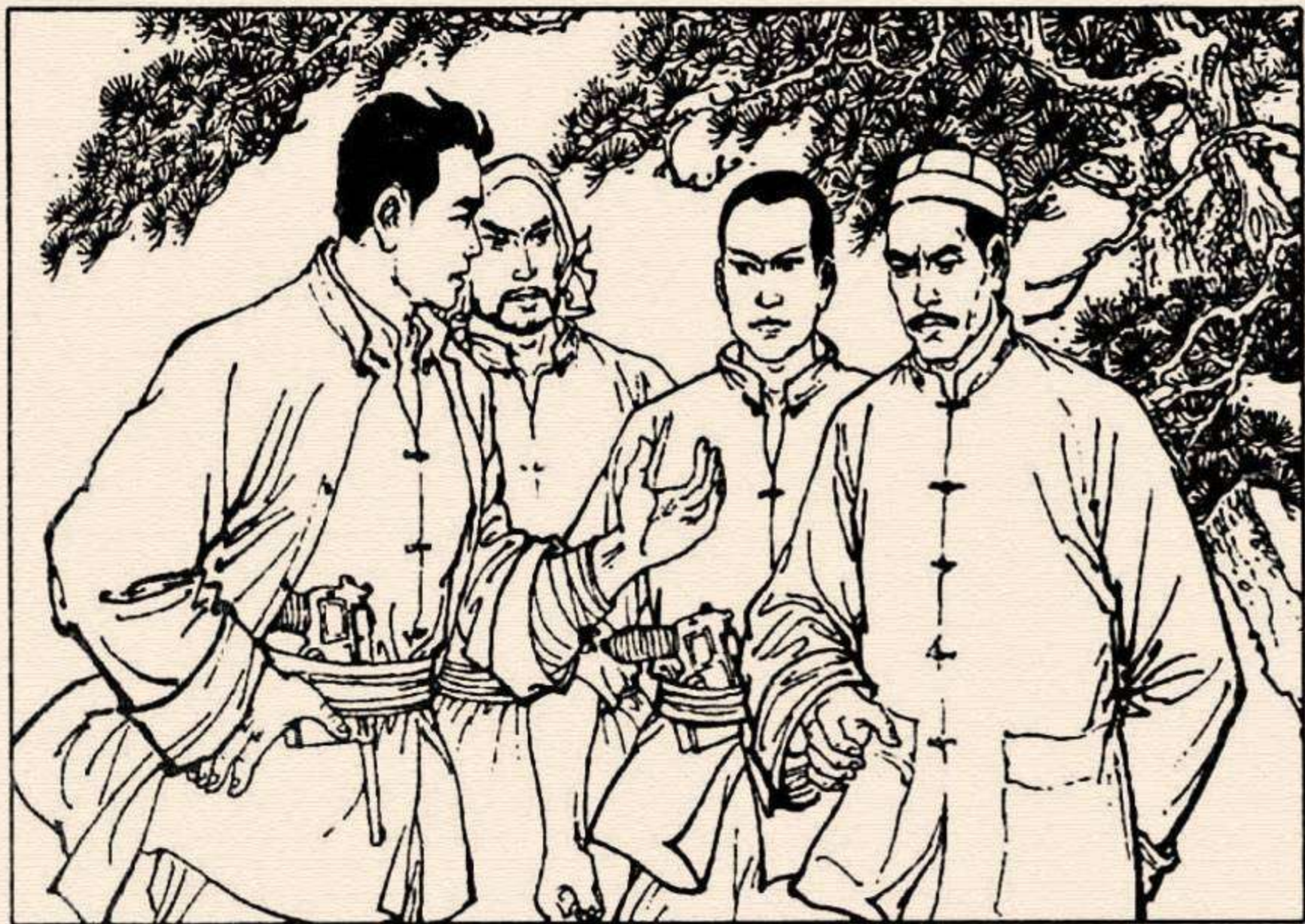
156 他采取孤注一掷的错误作法，在这一带和数倍于己的敌人周旋了半个多月，不仅他自己两处负伤，部队又伤亡了许多人。而敌人兵力却日益增多，情况十分不妙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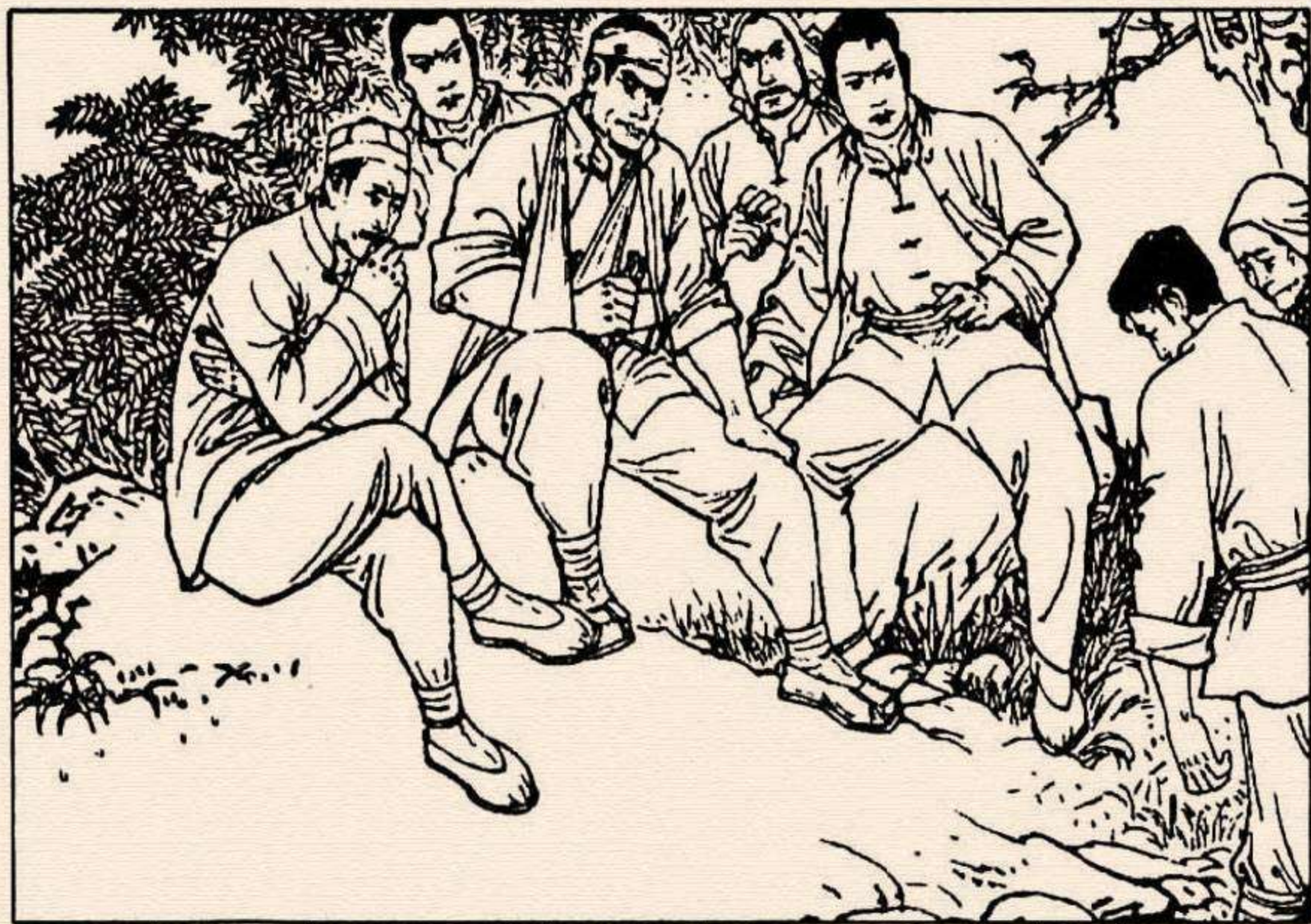
157 农历八月十五，乌云蔽月，遍地昏暗，敌人集结了两千多兵力，把我们围在邢山谷口，四面八方，水泄不通。除师兄外，我们几个都负了伤。在这生死关头，共产党员的责任是尽一切力量保住这支声威大震的抗日爱国力量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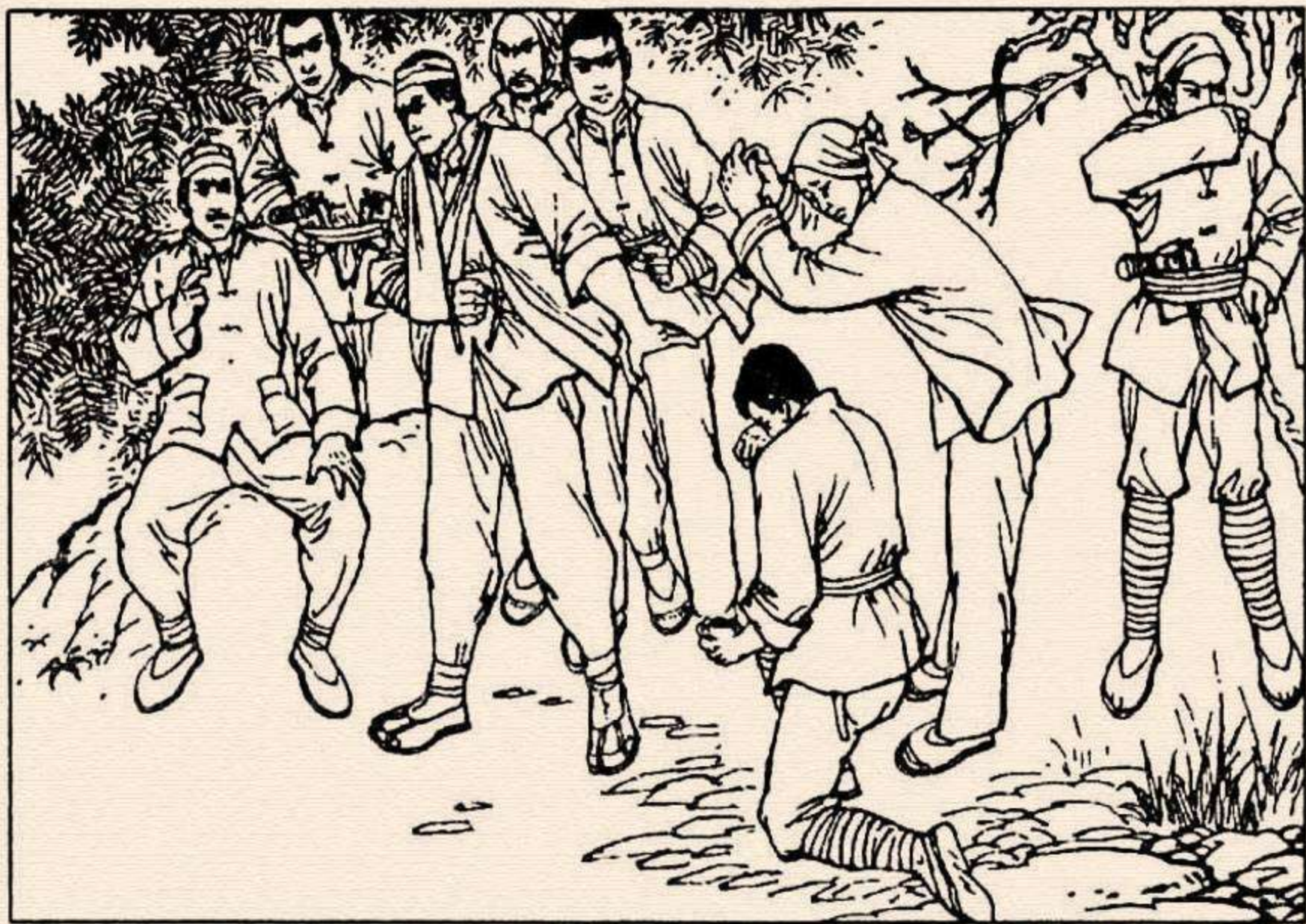
158 我和老沙先找了薛、肖二人，陈说了反对硬拼，权衡利害，力主突围的理由。他俩也认为是到了“兵至死地而后生”的时刻了。但去向何方？他们尚且犹豫。我说到羲铭镇去，那儿是各种势力的边缘区，暂作休整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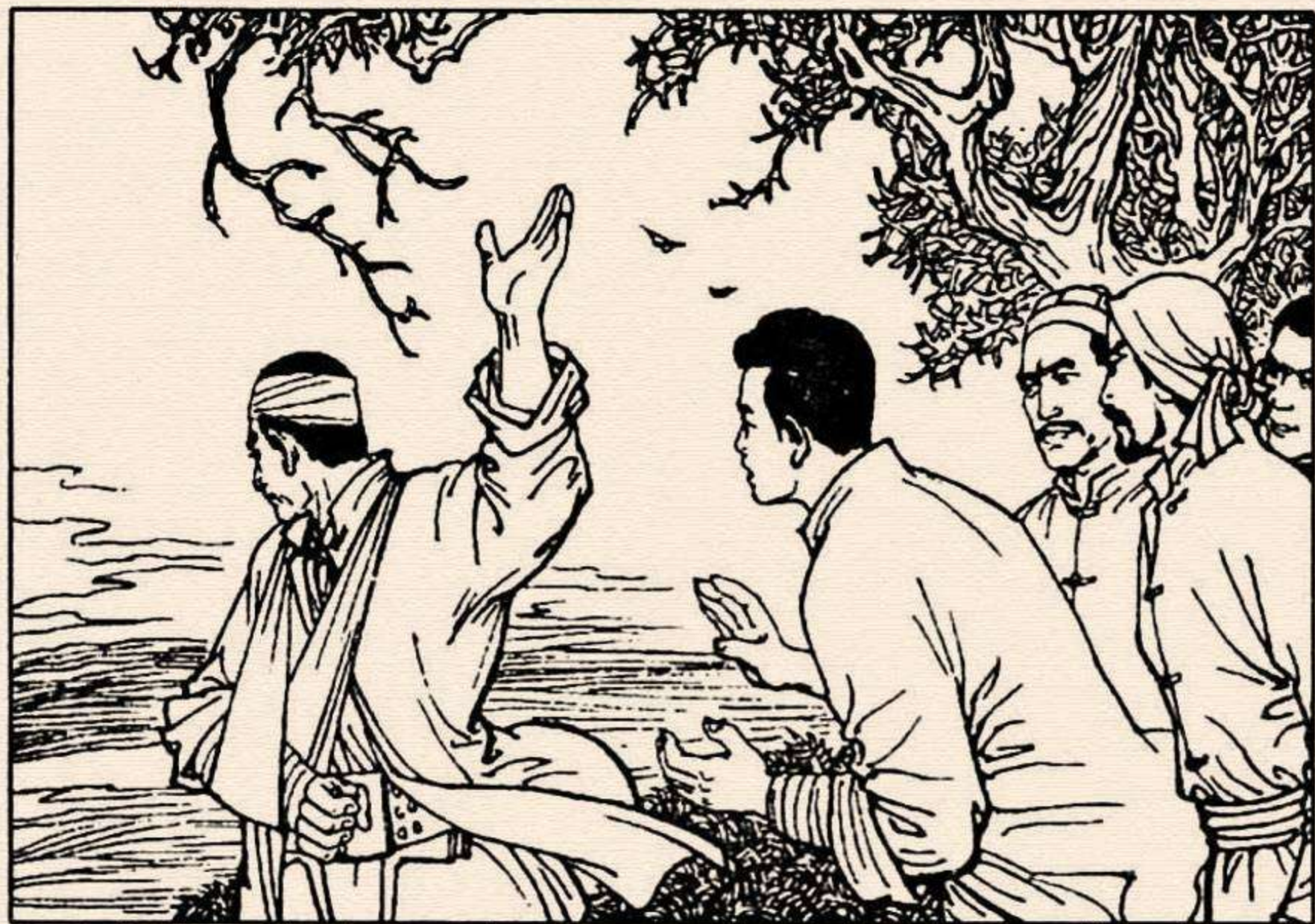
159 决定后，我们一齐去找老飙。可老飙认为：好汉不耻阵前死，为报仇誓不离三古镇，刀不离仇敌头。正在这时，抓回来两个逃跑的士兵。老飙看了也不发怒，却长叹一声流出了热泪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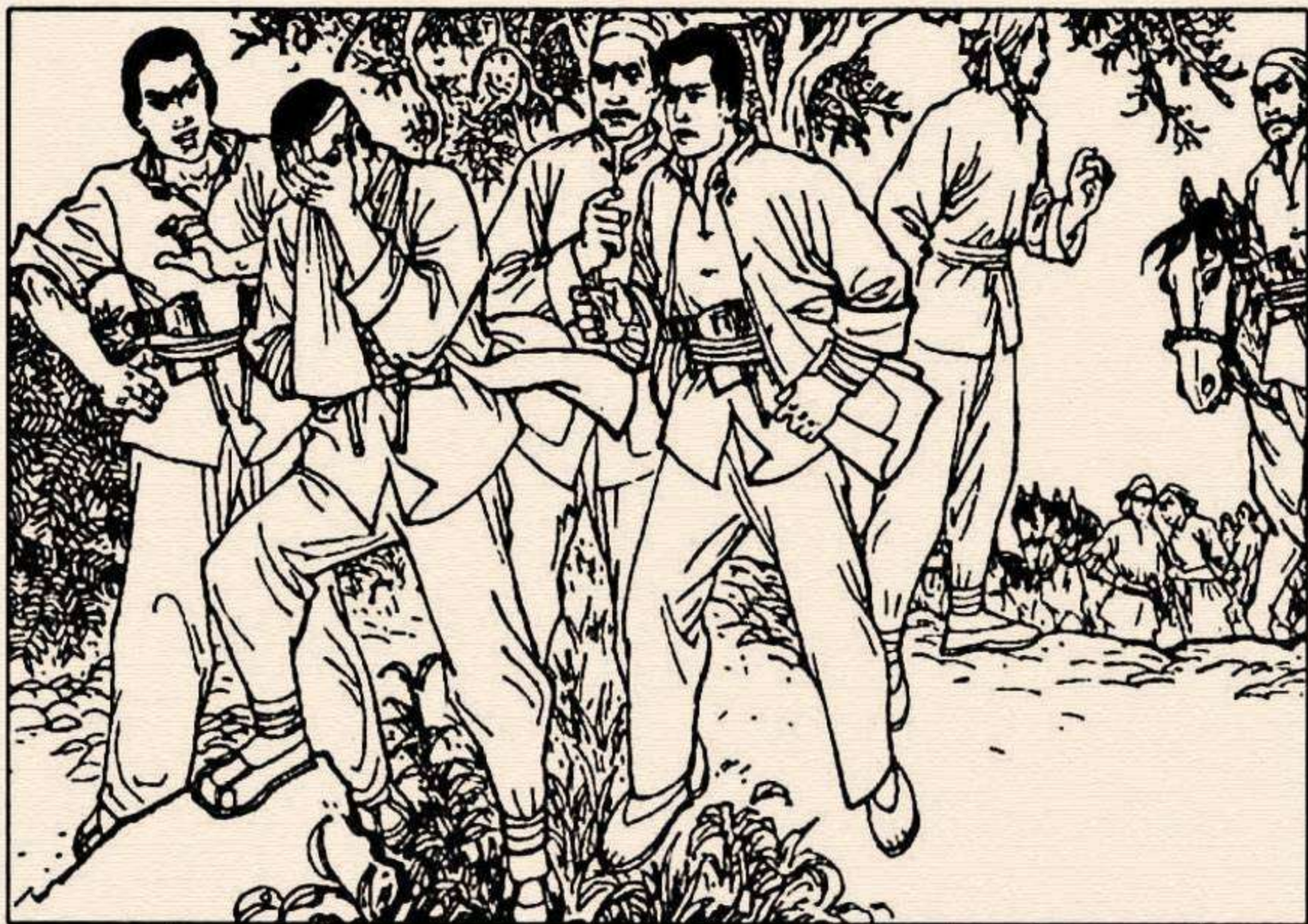
160 他走近士兵，每人给了几块大洋说：“念你二人随我拼杀一场，把这拿回去，虽不顶大用，添些农具，好好种地，孝敬父母，我对不起你们。只求你们别出卖自己弟兄，走！回家吧！”没想到那两个战士宁肯跟他拼死，也不走了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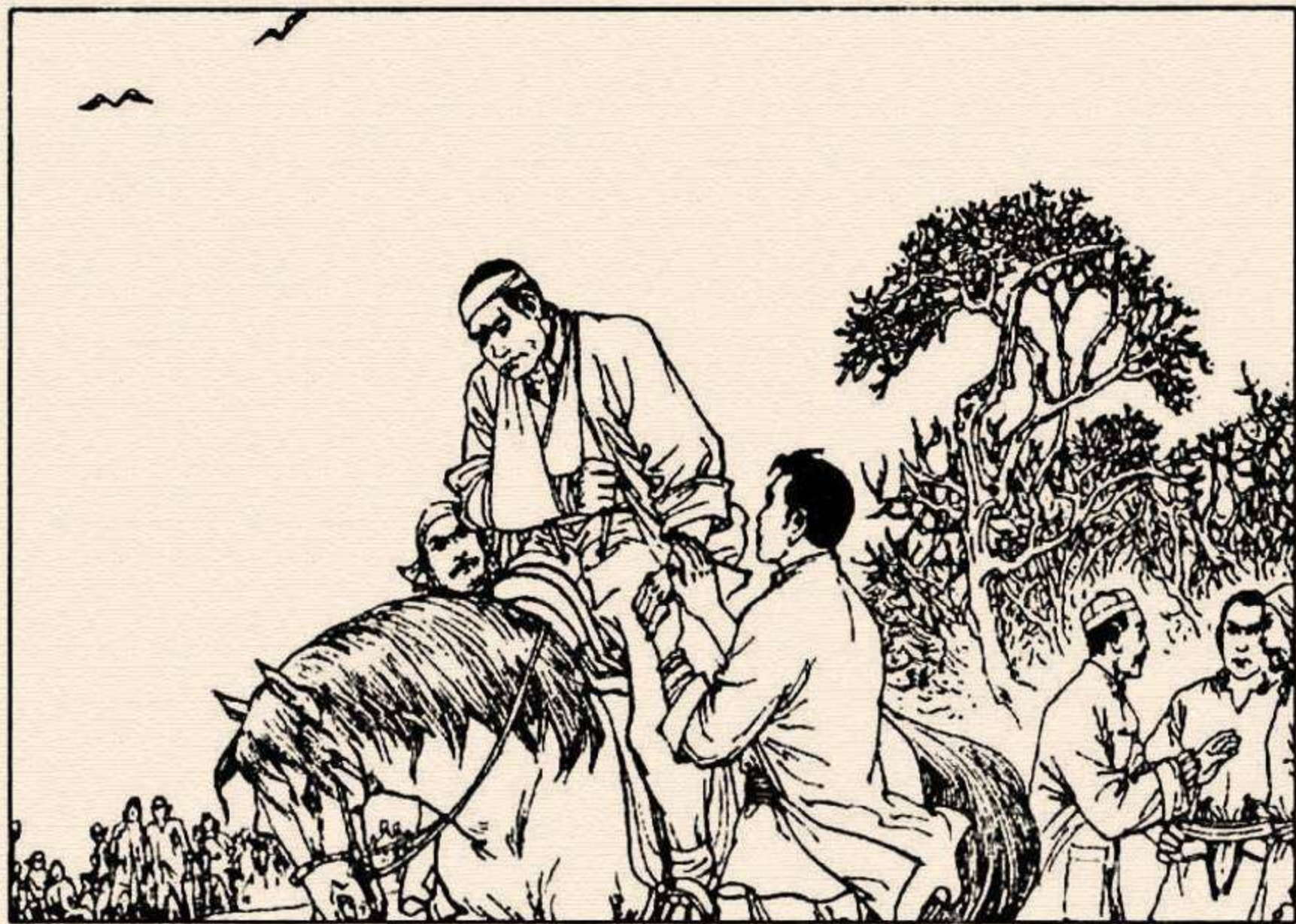
161 桥隆飙一挥手说：“师兄，下令让弟兄们各奔东西吧。你和继超去找隆花，看在我的份上，今后更不能丢掉她。”我们急得厉声说：“指挥长，不能这样，这是对人民的抛弃和犯罪呀。”





162 继超吼道：“住口！大哥，我宁死不离你左右，保你冲出去，结交百姓，重整人马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走！突围。”师兄向我示意，挟持老飙突围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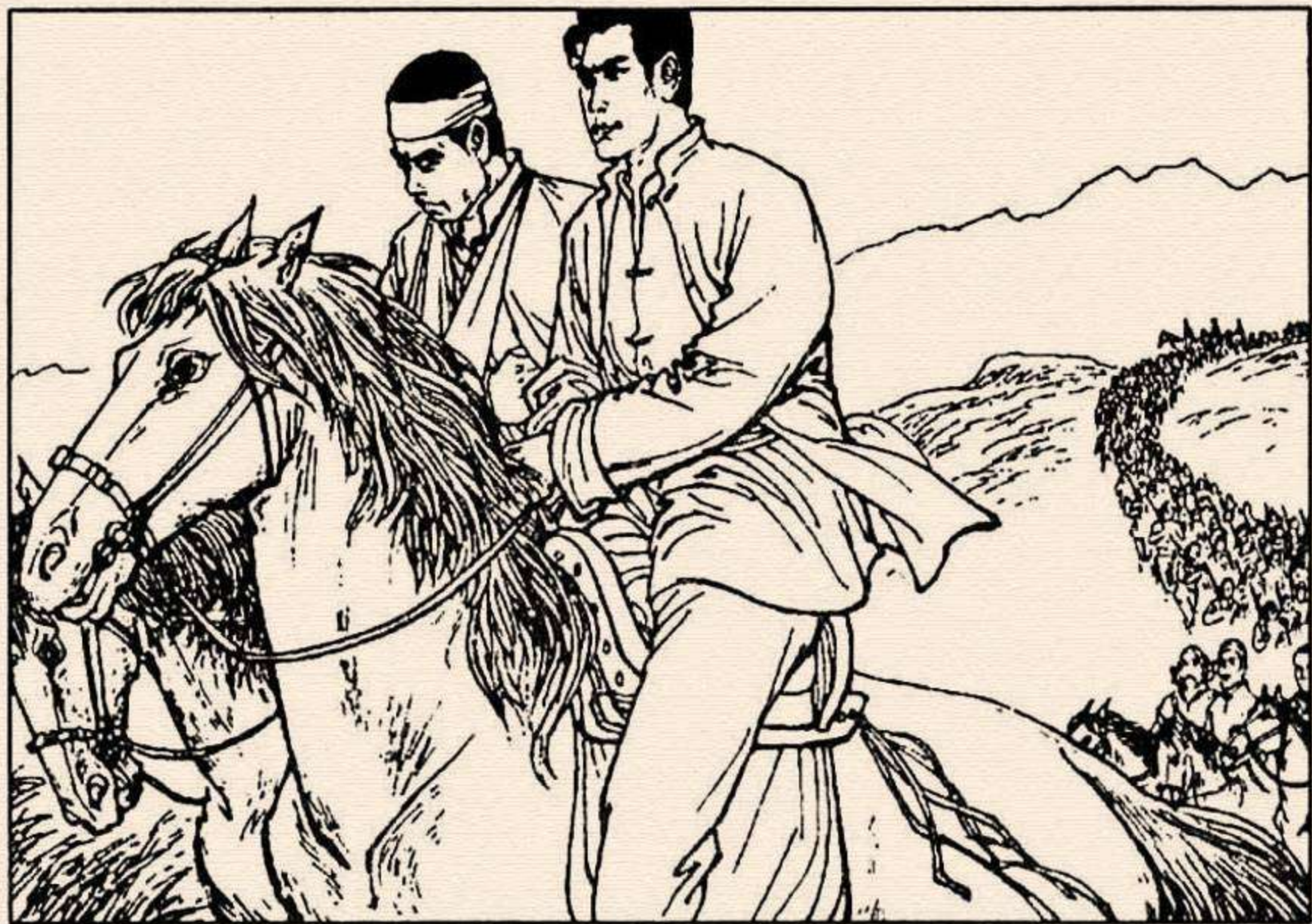
163 我拉着桥隆飙说：“我的好兄弟，咱们同心合力，保住我们的飙字军，以图东山再起。”师兄命护兵把老飙架上马去，让薛继超、老沙率队突围。





164 突围一开始，就碰在了敌人强力点上，薛、沙只好把队伍撤了一里多路，重新把马队带上去，在敌人散兵线上挥刀飞马，往返冲杀，突破包围，扩大突破口，老沙占领有利地势，压住了阵脚。





165 我保护桥隆飙，率队猛冲出去，急转方向，甩掉敌人，驱队向羲铭镇我根据地边缘区奔去。请看下集。





## 桥 隆 飙 (上)

原 著：曲 波

改 编：韩秀岚

绘 画：季源业 季津业

出 版·人：刘子瑞

责任编辑：陈国英 季源业 施振广

技术编辑：高 振 郑福生

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150号

邮编：300050 电话：(022)23283867

网址：www.tjrm.cn

全国新华书店 经销

印刷：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：787×1092mm

1/50

印张：3.36

2008年2月第1版

2008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ISBN978-7-5305-3618-6

印数：1-3000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每套24册) 定价：325.00元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桥隆飙. 上/韩秀岚改编; 季源业, 季津业绘. —天津: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08.1

(革命英雄颂)

ISBN 978-7-5305-3618-6

I. 桥… II. ①韩…②季…③季… III. 连环画—作品—中国—现代 IV. J228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11259号

ISBN 978-7-5305-3618-6



9 787530 536186 >





# 声 明

本电子连环画由自治州扫描、制作，仅供会员们学习研究或者欣赏目的。会员们在下载、观赏电子连环画之后，请自觉、及时地删除电子连环画，并不得擅自传播，更不能谋取私利，否则，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都由违反此规定的人承担。

谢  
谢  
观  
赏



我 帮 找 网

wobangzhao.com

视频教程·亲测神器·打包素材·高薪技术